

友文

號七第 卷一第 期七第 · 日五十月八 ·

隨筆

- 思想與面孔…………… 崔人老 2
- 可怕的黑眼鏡…………… 沈靜 2
- 管閒事…………… 文朗 3
- 影片題名小識…………… 修常 4
- 「你吃過飯了沒有？」…………… 荻崖 5

收回租界與文化再造…………… 陳端志 6

存華挫狄論…………… 猶崎觀一 8

中國青年問題…………… 高茵 10

適應共榮圈的墨子學說…………… 吳家煦 13

前清籌備駐外使館的經過(下)…………… 楊鴻烈 16

本刊第一次大徵文…………… 17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3)…………… 武克 18

上海和畜產…………… 村上顯親 23

畫刊

日東條首相出巡南方各地…………… 25

交還上海租界特輯…………… 26

十字軍考證…………… 徐慰慈 29

藏「書」雜記…………… 陳柱尊 32

祖國的孩子…………… 郭朋 34

詩…………… 歌青春·路易士 35

漫話堪輿…………… 蘇奇 36

七夕風俗志…………… 苓君 38

新生上海…………… 柳黛·董天野 39

不決…………… 林微音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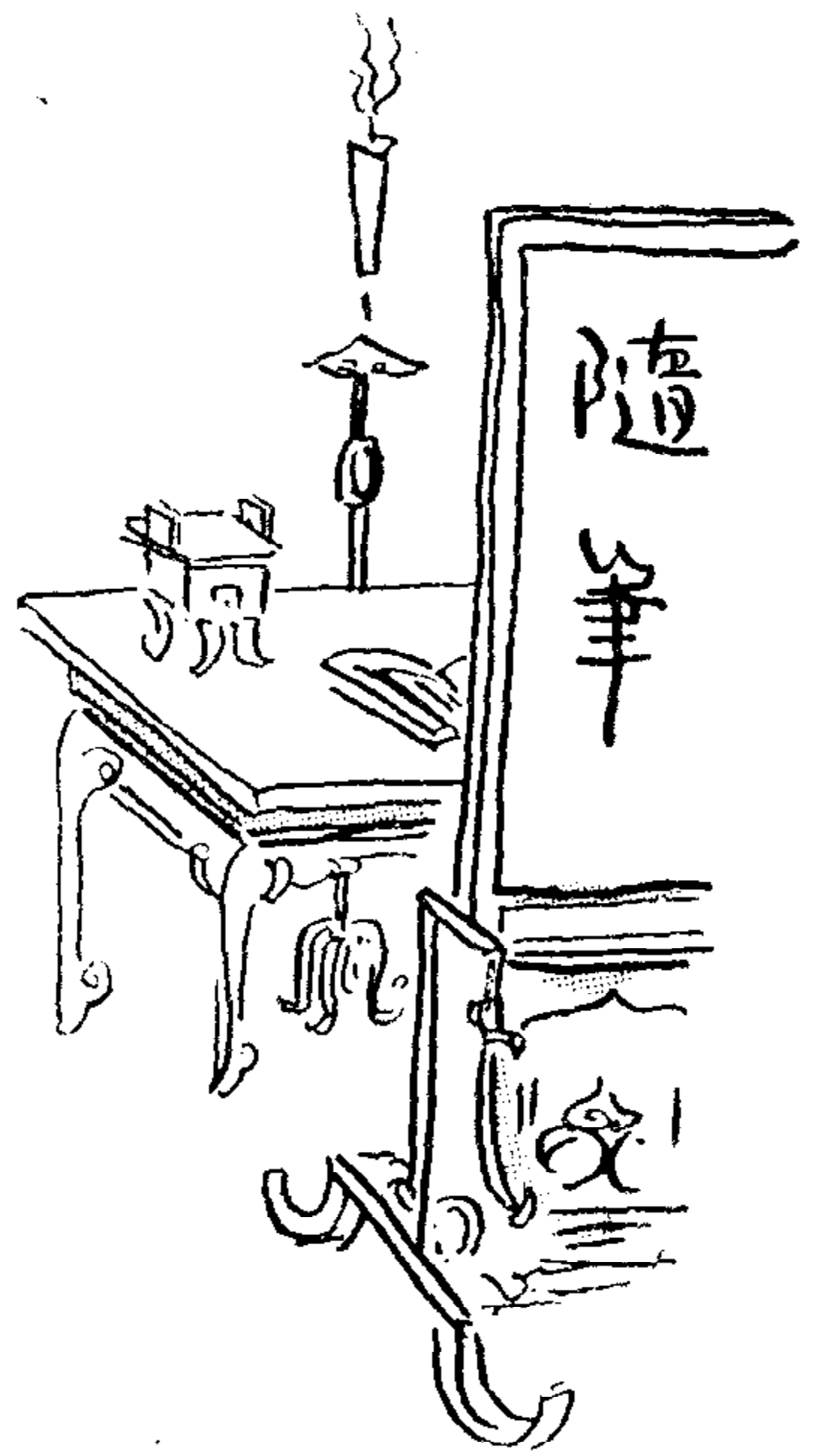
戀…………… 張蕾 45

星空(3)…………… 小畑柿三作 47

編輯室…………… 丁佐久譯 47

扉畫(向日葵)…………… 山下三郎 1

封面(嘉興風景)…………… 山下三郎 1



思想與面孔

崔人老

美不可以強求，除了面部有特殊缺陷可以用人工修正外；可是偏偏青年男女耗時耗資於化粧健身來求那不可得的美。科學化的美容在好萊塢是最發達了，銀幕上的跳跳躍躍的青年男女，那一個不面色紅白分明，體格端正？然而他們並不美。相反的，人力可求的是「俗」和「不俗」，而愛美的青年偏偏不注意及它。我們直覺的能辨出一張「俗」的面孔和「不俗」的面孔，世界上儘可有不俗雖然並不美的面孔，但是沒有一張俗的面孔可以夠得到美的。

假如美是先天的，那末「俗」和「不俗」是後天的，是一個人生活思想經驗的表顯。蘇格拉底和甘地不能說美，但是却也超然不俗，希佛萊和羅勃泰勒實在是俗，所以談不上美，不管女影迷們怎樣擁護他們。赫克斯來在他的書「目的與方法」內喜歡引用一句：「我們的一切是我們思想的結果。」不錯，我們的面孔也是我們思想的結果。相面先生以面相來判富貴，但是世界最顯然的事莫過於生意人有生意人的面孔，白相人有白相人的面孔，讀書人有讀書人的面孔。你思想的方向和思想運用的多少決定你的生活，同時偶然地也決定你的面孔。沒有思想，不運用思想就是近於白癡，思想於貪慾權勢方面就產生一種貪慾權勢的面孔，思想於真善美，

面部也能露出愛真善美的表情，而菩薩沉思的面孔最能表達出慈悲的心腸。思想的純潔使面孔不俗；而達到「美」，還需要兩個條件：自然的賦予和敏感。自然給你一副面架子而敏感却增加它的可愛和生動。有許多人祇有一個思想，不管這思想是如阿崇高，是上帝或是真理，結果俗是不俗了，而面孔是木木然的，像康德和馮友蘭先生一樣，不能算美。所謂「美目盼兮」，實在是靈魂深處靈活的流露，不能靠脂粉化粧出來的。世上一般男女，只管健身塗脂，思想浸於個人瑣屑小事，浮華，私欲中，對於自然的美，人類的藝術不能真正領略，對於人世間的痛苦漠不關心，試想，他們如何能美？更有少數天生極美的女人，因為執着於物質享樂，而變得俗氣了，這實在是極大的悲劇，因為面孔的變俗表示出靈魂的墮落。

有些人注重胎教，叫有孕的婦女看些美麗的圖畫和聽些美麗的音樂。但是假如這些婦女只能欣賞月份牌和電影歌曲，雖然勉強聽了些古典音樂和看了些藝術作品，這種「美」的教育如何會影響到胎中的子女？所以教育還是胎後的事；思想，敏感，不執着，是「不俗」的基本條件，也是「美」的基本條件。現在世界上流行崇拜電影明星，實在是極不幸的事，因為大多數明星的浮華

可怕的黑眼鏡

沈靜

和生活的無約束，很能從他們面孔看出，會影響到影迷的俗氣。在過去，人們崇拜菩薩，耶穌，和聖母瑪利，雖然是迷信，但因為他們的面部聖潔，却能引導人的思路潔正。

夏天戴黑眼鏡，看起來很時髦，男的也有，女的佔多數。男女身上最容易表情的便是眸子，畫師傳神也是在眼睛，眼睛畫得像，單畫一雙眼睛也能夠認得出是什麼人。你以為戴了黑眼鏡便像福爾摩斯偵探小說裏的神秘女郎麼？

不可能。一個近視眼的女子，休想得到「能鑒賞美的」男子的愛情。真正懂得什麼是美的男子，絕不願意娶一個患近視眼的女子。女子的眼變了近視，就對「美」字上休想挽回，她所有的美點，都隨之而入於墳墓。

我告訴你，不論什麼眼鏡，非萬不得已，都不戴為好。戴眼鏡，一雙很好的眼睛，可以變成近視。除非你覺得眼睛顯然有病，請數一數二的專家配光後，買價值非常高貴的鏡片。那些不經精密的配光，出普通價格買來的眼鏡，隨便戴戴，那就很快的會把你的眼睛送到近視的路上去。

黑眼鏡是鄉村女子做新娘時用的，因為她們怕羞，同時自己又要看人，看人時可不致使人看見。這一點，在都會女子和有時代精神的女子，又何必怕羞呢？快快不要學這可怕的時髦了。

很好的一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眸子，變成可憐的近視，「秋波」二字的神氣，不消說沒有了，目盼送笑更要減少了。

雖然許多學者，大都是近視眼，但對不起，近視眼的人看起東西來，我覺得那副很費力

雖然許多學者，大都是近視眼，但對不起，近視眼的人看起東西來，我覺得那副很費力

而四處找尋的樣子，總帶點蠢相。那是一副並不見得好看的神氣。你願意陷入那種苦惱的神氣裏麼？

總之，無論如何，不論什麼眼鏡，能夠不戴頂好。

我也曾看了不少書，在種種光線不好的場合，坐臥都看。但我始終不戴眼鏡，結果，到現在，很遠地方的小字都能看得見。

管閒事

文朗

我常常愛管人家的閒事，許多久經世故的長者都認爲這是不應該的。譬如我瞧見一個陌生的孩子拿着一根細長的樹枝同旁的小孩打着玩，我就要上前去禁止，「當心刺瞎了眼睛啊！」我會這樣的向他們喊，也不問他們的爸爸能不能領我的這份情，或者會厭罵我這人的多事。諸如這一類的情形很多，有一位時常和我在一塊兒的朋友在無意中就給他發現了好多次。他不曾責備我，反而說這是我愛孩子的天性，又說是我當了學校裏的訓導主任多接觸這一類的事件，所以印象較深，反應也就產生得較旁人來得快了。顯然，這彷彿是一種「多因律」的說法，至於他

友

文

(3)

得見。

我這種說法，配兀師和眼鏡店老闆一定很反對。但這是我實地的經驗，我一點也不虛偽。你們不相信，那你們一定會遭到很壞的結果，就是裝飾反被裝飾誤，自己弄壞了自己，使很好的很自然的美目，變成病態，那時候，你縱然後悔，也無法補救了。

的推測對不對我也不去管他，不過有一樁事在我這愛管閒事的人看來是做得頗爲「稱心如意」的。

一個夏天，我瞧見一個高等乞丐用最科學的方法討錢。其實，這個「討」字選得就不恰當，說實話，他就不會張着嘴大聲的喊「太太，老爺，做做好事……」的向任何一個人討過，可是大家都心甘情願的把錢賞給他，而且是三塊，五塊，十塊，二十塊的，他的手上捏着一厚疊鈔票。

我先讓你知道這人的外形：瘦瘦的臉，長長的身子，平頭，臉上沒有難看的鬚鬚，很清潔，上身穿着白細的麻紗汗衫，下身是白府綢的褲子。他將

他的身體坐在一條線毯上，左腿用布裹着，折在右腿的底下；右腿的伸直的，使別人看起來可以料想到他的右腿是健全的，左腿却有了毛病，不能走動。他的胸前睡着一個嬰兒，他用自己的一件短衫替這小兒包着下體；另外還有一個兩三歲，走路還不大穩定的小孩立在他的左旁。這孩子的頭髮刷過生髮油，梳的是西式。但是肢體弱得十分可憐。

四周看熱鬧的人很多，這位高尚的乞丐自言自語的說：「腿瘋癱了，事情也不能做，孩子的媽也病着……」意思是說他是失業的人，但他原來有能力做事，祇因一條腿成了殘廢，以致影響了他的前程。妻子病着，自然這也是間接受到失業的影響，加上孩子又無人照應，他祇得厚着面皮沿街乞討了。這種苦痛還不夠引起人們的同情嗎？

要是果真是癩三，也無人肯來顧問了，反正是無法救藥的不是？然而像他這種人，家境本來是不錯的，你瞧他的服裝和孩子的打扮就知道了！一旦流落到這種地步確是淒涼的，因此旁觀者就願意拿錢給他，而且決不會拿出一毛兩毛，你沒看見嗎？他身上的一件汗衫

也要值四五十塊錢呢！一兩毛好意思拿得出手？

我說他用的「最科學」的方法，便是說他借用心理學來乞討，使你不輕視他，祇會憐恤他；使你不把他當做一般的叫化子，祇把他看作為環境所迫，爲了妻兒不得不暫時這樣這樣做的人。這同我看見另一個摩登女丐，燙髮，擦胭脂，穿白的高跟皮鞋，不出半個鐘頭就討到了五六十塊錢的，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話不要舍遠，我還是回過頭來講這位先生吧。他手裏握有很多的鈔票，把屁股朝前移，每移兩三步，就將站着的孩子朝前拖，那孩子的心竟究竟是純潔的，不懂得調槍花，玩把戲，他實在不願意被人拖得走，便張着嘴哭了，哭得很悽慘，甚至於還會跳脚，似乎不勝吃力的神氣。他的「爸爸」一步步的朝前移，一面抓着那隻瘦細的黑臂膀用力拖，但是一點沒有做爸爸的慈愛，我看得很難過，非常的憐憫那孩子。跟着他們我走了不少的路，到了人少的地方，祇見那位高尚的乞丐跨上了黃包車，帶着兩個孩子，不知到那兒去了。

第二次我發現這人在大世界附近，他的兩腿直立，面前放着一副担子，兩頭的篋籃裏一邊坐一個將死的小孩，又有不少的人在給他錢！

第三次我瞧見他從黃包車上下來，帶着兩個孩子，仍和我第一次瞧見的時候一樣的表演，可憐他的遭遇的人又在賞賜給他。

我是極其希望看見別人肯施濟窮人的，可是，不知怎麼樣，對於這位先生却生了厭煩之心。我簡直有點兒恨他這種舉動！我相信我決不是看見他抓着大捲的鈔票因而眼紅。我之所以恨他乃是我看出了他的破綻。他不該騙人，尤其是不該借孩子來騙人。那孩子我想決不是他的骨肉。由於我幾次所瞧見的孩子面貌都不相同，他不會生有這許多；而且有的年齡却是相差不過幾個月的；料想他的夫人一年不致於懷兩胎。再說，他對於孩子的神情，毫無痛恤的成分表現出來，於是我懷疑：如是親生骨肉，他怎會如此的殘忍？總之，我斷定這可惡的流氓是借無知的孩子在騙錢了，而且騙的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至於騙來的錢他是否用來養活孩子抑或自己去作旁的勾當，我無從知道，但我能斷定這其中必有一種

秘密而可怕的計議存在。一個無從消失的問題在我腦中盤旋：這些孩子是從那兒弄來的？是不是拖死了就隨便的把他們扔棄？因此，第三次我見到他的時節，我把我的疑慮向一位巡警訴說了。巡警也覺得奇怪，說：「前一刻鐘我碰見他還在××路，怎麼一會兒又跑到這兒來了？」接着，巡警便上前去盤問他，他顯然是有些驚慌。大約是話說得有些不順當的地方，巡警帶着怒氣的在他背

影片題名小識

修常

後踢了好幾腳，無論如何要他站起。他先仍說自己是瘋癱，情願忍着痛。後來皮鞋的重量終於治愈了他的病症，他居然可以起立了，而且能跟巡警一同「到行裏去！」

以後的事我不清楚，可是從此我沒有再遇見這位高尚的乞丐却是真的。我希望這借無知的孩童來騙取財物的流氓的確是受到了他應得的懲罰，同時希望自己不會再碰着這一類的不能不管的閒事。

我雖然是一個「電影從業員」，但總記不清中國影片的題名，外國影片的原名我倒大都從來不會忘記，但中國文題名却還是記不清。譬如說：「落花恨」和「長恨天」，「斷腸風月」和「曉風殘月」，還有什麼「香閣風雲」，「夫婦之間」，「珠聯璧合」，「水性楊花」，「香衾春暖」，「浮雲掩月」等等，都似乎是普通名詞，沒有單獨的特性；這一羣題名似乎只有共同的通性，使人無從記住某名便是某片的題名。

爲什麼一部影片要題名爲「香衾春暖」，而不題之爲「春

色無邊」，或是「春暖花香」，或是「春海香雲」？其中似乎毫無必要原因。既然可以題之爲「香衾春暖」，其他舉出的幾個應該都可以用。

「斷腸風月」和「曉風殘月」那兩部悲劇，不但這兩題名都包含了「風月」二字，其題名的意思和給予人的印象似乎也大同小異；設以二者互換，亦無不可。這種題名，教人怎樣用日常處理各種事務的方法來記住。

劇則用「春」，「香」，等字來標榜。幾乎每一部影片的題名都只是這些字眼的拼湊，給予人一種沒有特點，（只有共通的特點）遠離實在事物，空虛的，象徵的（連象徵都不夠力量）迷糊不清的濫調，實在一點也沒有什麼東西告訴別人。

在這里，我們如來作一小小的統計，似乎很有趣；拿中聯出品的五十多部影片來作研究的對象，我們看，「花」這個字以及與「花」有同樣意義字會在幾部影片的題名中用過？其他常用的字又出現幾次？

關於「花」的：一、「落花恨」，二、「賣花女」，三、「牡丹花下」，四、「並蒂蓮」，五、「薔薇處處開」，六、「水性楊花」，七、「梅孃曲」，八、「桃李爭春」，九、「秋海棠」，十、「良宵花弄月」，十一、「三朵花」，凡十一次，其中六次是直接的「花」，同樣也有六次是某種花的名稱。（「牡丹花下」中用了「花」而又用「牡丹」，故云兩種用法各有六種。）

「月」字共用過四次，（「斷腸風月」，「曉風掩月」，「良宵花弄月」，「浮雲掩月」，其中「風月」同用計二次。

說風氣。林把蘭姆的「莎翁劇故事」改名爲「吟邊燕語」，聖比爾的「保爾與斐勒妮」一書改爲「離恨天」之類，典雅綺麗可稱已盡極至，但這樣的題名一多之後，誰能常常記得某名便是某書。然而林譯會風行一時，後來伍光建諸人還有用那樣方法題譯本的。

洋場文壇曾有一時風行過風花雪月的題名，其最著名的是「玉梨魂」以及後來的「啼笑因緣」等等。中國影片題名一部份由林譯小說和外片譯名而來，一部份却是這一派文風的餘流，而外國片的譯題似乎也很受了這一派的影響。上出租小說的書店去一翻書目，我們很可以看見許多類似的書名，恍然如看國產影片目錄一樣。

不管現在國片的題名之來源何自，我們却已目擊說部叢書早已在好幾年前絕版，譯小說的人沒有人再是那樣的譯題名（譯，不如說杜造）了；即使是鴛鴦蝴蝶派的女人現在也已改變作風，企圖用實在具體有意義的題名以冠他們的作品。而電影却停滯着。

人說，中國電影較其他文物落後十年，我始終覺得這話責人過嚴；但從影片題名看來，這話却又似乎並非沒有理由。

「你吃過飯了沒有？」

荻 崖

再發疑問。

一遇見自己朋友，開頭總得依照時間來一番客套，這在歐西是「早安」「日安」「晚安」，在我們友邦日本也有和這完全同一意義的「挨拶」(即客套)。但在咱們中國，除了

話還是不十分廣泛的應用，一般在普通運用的却是另外一種，所含蓄的意味也完全不同，那是對人家日常生活的關切。所謂人生大事，中國人最爲重視的是「衣食住行」裏的「食」字，這就是向友人問：「你吃過飯了沒有？」

「晚安」等問候語來向人問候了。即使有，也是在文章裏使用的；甚至我還疑心它是最近四十年來從外國語直譯而來的，並非是咱們的真正國粹。咱們日常和友人見面，這一種類似意義的客套語不是沒有，例如說「您好啊！」可是這

咱們同胞，無論在什麼地方，對於用語，向來是直截了當的，不像外國人那樣，說話喜歡兜彎子，遠路；咱們所憐憫不「安」的就是「吃飯」問題，以致在日常客套語中，都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不肯含糊一點。

自從偉大的戰事屢次暴發以來，日常生活問題，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而「吃飯」問題也水漲船高，幾乎使人透不過氣來，不但如此，還因了來源斷絕和米蛀蟲之類的種種緣故，弄得即使有錢也買不到米的狀態。「畫餅充飢」是一句話，充飢的終是「畫餅」

「吧，能「安」當於「吃飯」不成問題，而中國式「吃過飯了沒有」呢？祇要能「吃過飯」了，自然已「安」，應毋庸

臉充胖子還難受。

戶口米，不夠十日之糧，黑市米，非口袋裏有錢莫辦，於是，咱們薪水階級而家無黃臉婆——其實有黃臉婆的話更是不得了——的獨身傢伙，每餐就得上館子去解決「食」的問題。半月以來，租界中多數飯店酒家，因了命令而停止供給「飯食」，紛紛以麵食來代替，可是這在「食米」之民，終究是一件苦事，不到一會工夫，又要唱起空城計來了。

也有人說，停止供給「飯食」的不過是幾家大規模的酒家之類，到那兒去的那些些豪客富戶，酒菜已足夠他們醉飽有餘，停止供給「飯食」，絲毫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營養問題。誠然誠然，天下到底還是在有錢老闆的掌握中，還有什麼可

錢老闆的掌握中，還有什麼可

以說的？

有幾家酒樓，把飯用粽子的形式或是粉蒸肉的包法，悄悄

地供應給老顧客，作一個會心的微笑，小賬就會額外加倍；一面却板起面孔，說聲：「這是奉命，我們也沒有辦法！」

什麼有益公眾的好方法，一進到咱們中國，就會變成少數黑心人的生利工具；統制，配給，不多已成爲他們C·R·B的複利生產機械了嗎？白米雖然堆在倉庫裏發綠，也安能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上海赫司克而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 七四 五八九二 四〇一四一
第二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三 七 五二二三一
第三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 七七
漢口工場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 九四



收回租界與文化再造

陳端志

一 收回租界有破壞的與建設的兩方面

設為終極目標，不僅以主權的轉移勢力的消長為滿足，則在苦難中成長的新上海，才會有其更燦爛的前途。本文寫作的觀點，就是從建設方面來立論的。

一一 上海是文化運動的基地

上海租界的收回，和新上海的建設，不僅在外交、政治、經濟上，對於中國的前途，有着極大的重要性。在文化上，更有不可忽視的力量。

文化是社會經濟的上層建築，因為上海是商業的都市，是中國經濟的重鎮，是金融薈萃的處所，又因為處於外洋交通的要衝，對於近代物質文明，得風氣之先，感性特別靈敏，所以上海在無形中就形成中國文化的巨擘。即使是數千年來中國舊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礎的北京，也漸漸敵不過這新興文化的生力軍。其他各地，當然更是唯上海的馬首是瞻。

上海的出版界，無論是書籍，報紙，雜誌，都執着全國的牛耳。文化團體都設總部在上海，而後可以將其勢力伸展到全國而成立完密的文化網。電影、歌曲、戲劇，都以上海為製作的中心，文化人也大半是集中上海。尤其是各級學校的林立，更將上海的文化煊染成如火如荼之勢。據廿八年四月中國學生服務社的調查，上海租界上共有大學及專門學校七十五所，中等學校三百七十七所，初等學校四百六十所，其他九十六所，共計九百四十八所，學生三十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七人。按在民國二十五年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為一百〇八所，則上海兩租界彈丸之地，竟占全國

高等學校半數以上，真可算是奇蹟。各地青年，都憧憬着到上海去負笈，即使本鄉原有學校，也寧可捨棄。上海租界每年吐納着這巨量的青年學生，從每一個角落裏搜集而來，加上一番陶冶，又散佈到每一個角落裏去，這對於整個中國的文化，更起着微妙的發酵作用。

上海因為有着上述先天的優越條件，所以一切文化運動要在上海發端，而後可以有雄厚的實力和廣大地盤。因為文化運動的揭發，第一要有鬥爭的工具，第二要有鬥爭的隊伍。此兩者只有上海是具備的。如今，在肅清英美文化侵略的意義上，在建立大東亞文化及新中國文化的意義上，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必然即將開始，而租界收回後的上海，無疑的將成為這文化運動的基地。

二三 上海是萬惡之區亦是首善之地

再從另一個角度上觀察，上海是公認為萬惡之源的，但是東方道義精神的表現，在上海却也特別顯著，為任何地方所不及。這種精神，雖然百年來經過不少的磨折，可是至今仍是屹立不動，隨時借着機會，在那裏爆發，於黑暗的環境中，閃耀着輝煌的光彩。無論是愛國思想，正義表示，和人類互助的德性，常可以見到高出一切的發揮，較遠的例，如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時的壯烈場面，最近的事實，如對於張金海案的公憤，對華北賑災工作的熱烈，都可表示這種最寶貴的東方道義精神，是蘊藏在上海每個市民的心頭，有着不可侮的潛在力，縱然環境惡劣到怎樣地步，而這種道義精神從來不會消失。

東方道義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東方文化的主流。它和西方的功利主義文化，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自從西方東漸後，西方文化挾其政治勢力經濟勢力做後盾，斬關直入，橫流沖決，使東方道義精神

文

友

收回上海租界，已經成為最近一個月來時局話題的重心，面臨於這偉大的歷史場面之前，無論中外，無論朝野，都把它加以鄭重的考慮和檢討。因為百年來操縱於英美人勢力下的上海，由於政治上、地理上、經濟上的種種條件，且不管其陰暗面如何，若就外形上觀察，則已經發展為高度文明的都市，不但在中國是發生着領導的作用，就是在整個東亞，也是一顆光彩繚然的明星。現在由於英美敵性的清除，使之適合於大東亞的性格，尤其是租界收回之後，完成上海市政的一元化，這與其從直覺上感到高度的欣慰，毋甯在責任上保持深刻的警惕。因為要在向無準備的上海，於短時期內全部改換他的面目，使之適應新的事態，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假如收回以後的租界，因為技術上或是人事上處理的不當，使其素質較之以往日趨低落，不但要貽人譏誚，而且在整個國力的估計上也是一種不幸的損失，所以就收回租界這個問題而論，應該從每一個角度，作審慎周詳的設計和行動，而後方可說是有意義的舉措。

從行動方面來檢討收回租界的工作，實同時有着破壞的一面和建設的一面。前者就是一切敵性的芟除，畸形現象的消滅，以及污點的滌雪；後者則是就原有的優良基礎，謀新上海的建設。兩者間有着聯帶的關係，而前者尤應視作後者的預備工作。以積極性的建

，爲之黯然失色，到處充滿着功利的色彩，而尤以上海爲最甚。但是兩種文化勢力的衝突，在最初獲得勝利的，不一定便是優秀文化，這在歷史上固不乏先例。西方文化是霸道的，東方文化是王道的，在人類幸福的立場上觀察，只有東方文化的發揚，方可獲致全世界的安寧。這種責任，是每個東方人的身上。而上海因爲受着西方文化的侵略最烈，所以其反動的勢力也最大，有如人身的白血球，抵抗外來病菌的侵襲，每一次鬥爭，雖然會使人體發生熱度，但終究可以把病菌殺滅。上海人的東方道義精神的發揚，有類於白血球的殺菌作用，在平時是潛伏着，但緊要關頭，都可以發揮它的性能，這種精神，不但應該保持，而且應該強調起來，作爲全國乃至全東亞的楷模。

四 矛盾中育成東方道義精神

上海租界何以能孕育成爲文化的重鎮，並培養高度的東方道義精神，有些人以爲這是因了上海的人多，嚮多，尤其是物質享受多，但這只是皮相的看法，上海之可以成爲文化與高度道義精神，完全是由於矛盾的社會組織和矛盾的經濟機構磨練反射而成。譬如學校的林立，出版業的發達，主要的還是由於上海的無政府，無統制狀態，使得亭子間裏可以開大學，又如道義精神的煥發，也完全由於屈伏在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與異族的統治下，平時痛深創巨，一遇機會，便要迸裂。租界收回以後，這種矛盾的現象，當然要隨着澈底消滅。但是，寄生於這矛盾現象下的文化重心和高度東方道義精神，是否也會跟着喪失呢？這當然是極可能的，假如我們任其倫落，則不但上海將失去其靈魂，減退其領導的地位，就是全國也將失去了指針，而蒙受極大的損失。當然，我們是不願其如此的，對於上海文化的這兩種瑰寶，我們無疑的應該維持和發揚。那末，在此租界收回之際，建立新的條件，以從事於文化的再造，實在是一件重大的工作。

文化是一種潛在的普遍的深厚的力量，所以文化的再造，也決不是單純的制度上的變革所能奏效，更不用政治力量所能轉移，或幾個自命的人的少許工作所能爲力。因爲保持文化中心已經不易，保持高度的東方道義精神，更屬爲難，必須要觀察過去，瞻矚將來，對於一切客觀的條件，都應該有適宜的運用，使上海文化的優點，在更佳營養中，獲得健全的滋長。

在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到來的時候，其舉措的當否，有關於全局的得失。值此上海租界收回的前夜，如果在文化工作方面輕重不當，則不但不會有新的成果，也許連原有的長處也會喪失，這是頗可擔憂的。這裏，願就上海文化再造的課題，提供一些必要的原則。筆者認爲，上海文化之會成爲新興的契機，或衰落的起步，其關鍵是盡在於此。

五 上海文化再造的一變

(一) 保持特別風格 上海租界在文化上，自有其特別的風格。這種風格，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滲合着外來文化而形成的結晶，雖然有其殖民地化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其反侵略的一面。今後，殖民地化的色彩，當然會隨租界的廢除而消泯。但租界文化向來獨有之優點，應該盡量保存，向來不能在租界上演出的文化劣點，也切不可任其流入。使租界文化的特別風格，可以保存，而東方道義精神，也就可在這環境中磨練。

(二) 維持領導地位 上海在過去，所以成爲全國文化的領導，是因爲他有着許多先天的有別於條件。這不但使上海形成其偉大，而使全國文化都蒙受其益。中日事變發生後，由於若干所謂第一流文化人的逃避，使上海的文化，一度淪入於黑暗時期。文化重心也有轉移之勢，已傾向到純粹商界領導的地步，幸而這種趨勢現在又已逐步好轉，上海的文化又已逐步趨於蓬勃的氣象。希望這種趨勢，在租界收回後，能

加以扶植，使上海保持其領導的地位，在文化崗位上，盡更大的貢獻。

(三) 發展新舊事業 對於原有的文化事業，除了必要的整頓及改革外，主管方面應加以善意的維護和誘導，並予以獎勵，使其保持權威的地位。至於新的文化事業，也應幫助其發展。我們須知道，文化是不會飽和的，愈熱鬧，便愈進化。在龐大無比的上海市區，應該用分析和歸納的方法，檢討文化的各部門，而創辦各種新的中心事業。

(四) 調整機關名稱 租界收回以後，過去英美侵略主義所遺留的殘渣，應該澈底清除，租界的痕跡，亦應完全消滅。這不但在市政設施上如此，在文化設施上尤應如此。一切文化機關團體的名稱，都不應再有顯示租界性質的形式，以免發生不良的印象。

(五) 建立文化體制 上海向來是雜燴式的社會，因此反映在文化上，也是雜燴式的文化。這在上海租界的本然機構上，是一種原始的性格。現在隨着租界的收回而使行政一元化，那末在文化上也有建立統一的新體制的必要。這種體制是應該博採衆長，力矯偏頗，既不復古，也不驚新。而以適應時代，爭取進步爲目標。

(六) 注意社會教育 上海的學校教育已有優良的基礎，只須加以相當的輔導。上海的社會教育却向來沒有人注意，譬如最重要的娛樂問題，上海娛樂甲天下，但多半是小有害身心，大則傾家蕩產。在消極方面如何去監督和取締積極方面如何建立正當娛樂場所，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又如社會風化的改良，使市民不至於走入放僻邪侈的道路，而建立刻苦耐勞勇猛精進的新人格，也應該澈底注意。

以上所舉，顯然僅是綱目，而且也只是文化再造工作的一變，但在這租界行政轉變之際，如果對於這幾個要點能把握住，則上海文化的前途，不難走上一條正路，而健全的成長起來。



存華挫狄論

檜崎觀一

佐藤信淵先生的卓見

距今一世紀前，正確地說：是適當九十四年前的日本嘉永二年。那時便已有豫見今日的形勢，喝破謂倘一旦中國覆滅，禍將不旋踵而及於日本，故宜「鞏固中國的存在，挫折夷狄（指英國）」的文獻嚴然存在。中國人固不必說，恐怕連日本人還有許多不甚熟悉吧。

這便是日本的經濟學泰斗，且研究世界事情，精通新式兵法兵器的佐藤信淵先生的巨著「存華挫狄論」。嘉永二年是清朝的宣宗道光廿九年，鴉片戰爭完了後僅七年。多感熱情的日本人佐藤信淵先生，看到中國在鴉片戰爭一役內一敗塗地，心頭不勝悲憤痛惜。以東亞的大國自任，並且他國也深信不疑的中國，會失敗在這戰爭裏，究竟原因安在呢？

中國據自國的領土，備有數多的軍隊和豐富的糧食，誠如所謂以逸待勞，可是竟敗於東亞之敵——英夷——的手裏，雖云不可思議，其實還是爲了兩國文明發達的程度，相差過巨。中國用木造的帆船，來對付英國使用蒸汽機行動的鐵艦。並且英國的大砲小鎗，都是極新穎精銳的，而中國的鎗砲，不僅性能陳舊粗笨，數量也少得可憐。因這文明的相差而發生的武器精粗懸殊，構成了英國戰勝中國的第一個原因。同時昇平已久，朝野都趾高氣揚，在防戰上沒有周到的準備，這是致敗的第二個原因。從物質精神兩面來觀察，我們早就可以預料到彼我的勝敗了。精通西洋的戰術兵器的信淵先生，研究這鴉片戰爭，列舉了十六條中國

致敗的原因，從而感到日本在自衛上應該趕緊使用新式兵器，鞏固海防以備外夷，並且還得視情形如何而援助中國；於是便寫成了這「存華挫夷論」。

先生在「存華挫狄論」的序文中這樣說：

「雖云天地無私，無奈四大洲之心不同。蓋亞細亞人崇禮行義，各確然守其境界，寡侵伐他國，奪取他人之物之念；故鮮有遠出海外，業利慾者也。又歐羅巴人好利縱慾，欺奪之念深而貪婪無厭。專事侵略，乘大船遍航四海與諸國通交易。其初入他邦時，必先獻方物，以結和親，互市產物。苟何知其國武備不張，即襲而取之。其不能奪取時，即姑伺釁端，以俟可取之時。凡創事開端以後，即使子孫永久繼其志，終欲成其所欲，此歐羅巴人之性也。故歐羅巴人之心，全與豺狼相同，不可不嚴密防備者也。夫西班牙、丹麥、法蘭西、英吉利等諸國，各放縱其性，蠶食絕遠之國土，以爲屬洲，收其他之物產，賦稅，以富其本國，強行兵勢，愈益擴張其業。又阿非利加與阿美利加二大洲，雖土地廣遼，而多未開之處，且又因其人寡欲魯鈍，武備不修，故過半已爲彼等併合，成爲彼等之屬洲。又亞細亞大陸，國土開於最初，多聖賢降臨，禮樂刑政，尙多隆盛，彼等不能縱貪慾殘暴之性，行併吞之策。因之先經略太平洋之諸島，武備不振之國大抵均爲彼等蠶食。然於武備嚴重之國，則獻方物，結和親，以姑竣其釁。其貪婪無厭之性質，寧不可畏。」

古來自稱中華，稱他爲夷狄之中國，今爲滿清國，其境土之廣，較歐羅巴全體猶大。閩州有人民一億五百四

十萬，軍卒三百八十萬，西洋人呼之謂大支那。物產豐富。國家殷富，天下第一之大邦也。

又莫臥兒國（印度帝國）亦爲歷代傳統之帝國。地方數千里，朝貢之諸侯甚多，稱王號者三十五國，人民有一億三千餘萬。貴重物產極爲豐富，隆盛甲於萬邦之大國也。西洋人呼之爲大莫臥兒。故西洋諸國，亦於此中國與莫臥兒二大邦，或上表貢方物，或稱臣乞貿易。然莫臥兒帝恃其國之盛大，晏然殿樂怠傲，忘治國專要之事，疏略攘外之武備。英吉利國官商等竊得其情，乃率軍艦來侵孟加拉海邊之地，以試其鋒。莫臥兒帝乃下知諸侯，使爲防禦。英夷等見諸侯之兵亦不斷，乃自明知，安永（清高宗時）時起，更益增派重兵伐之，大破諸侯之兵，攻取數處。其他西洋諸夷聞此，乃各帥大兵以來，侵寇莫臥兒沿海諸邑，諸侯連年防禦，財用告盡，百姓困窮，無能如何。雖數十次馳騎乞援於帝國，無如帝亦因貧窮，終未能救，且外寇之來益多，於是諸侯王皆叛。又屬州中有滿刺甸國者，乘亂起兵攻帝都，擄其帝，帝都亞格刺城，陪都德里城皆爲奪取，終滅大莫臥兒。此寬永十二年（清文宗咸豐九年）事也。故雖歷史傳統國之帝王，武備疏略時，亦至身爲敵擄，失落社稷，可不警惕乎！

及大莫兒之衰滅，西洋諸夷等皆各大舉以來，占據諸地，故莫臥兒之大地，別而爲新舊二部。舊部爲滿刺甸及諸侯等三等。新部則成英吉利，荷蘭，法蘭西，葡萄牙，西班牙等五國之屬州。此中英吉利自最初起即併孟加拉，伐理薩，皮哈爾，孟買，果阿，馬德刺斯對處，所得土地最廣。定加爾各答城爲總督府，英夷統治印度屬州之大都督，即居於此，支配領內二千萬之人民。故由本國派遣騎兵四千，步兵七萬，且備載大砲四十門乃至一百二十門之軍艦一百二十四艘，其他中船以下數千艘，鎮護土地。英夷既得此地，國富兵強，十倍於中古之策，先以鴉片煙草欺清人，且探知清國不精究武事，即以林則徐沒收焚却鴉片爲端釁，由天保十年（清宣宗道光十九年）起侵寇清國，僅三年之間，蹂躪三千里之

州郡攻落八十餘城，靡爛江南四省之人民。大支那雖為世界為第一大邦，但泰平百年餘，武備衰弱與英夷戰，每戰大敗，合戰百餘次，未能有一戰獲勝，未能守一城。終至不備納巨金，日趨廣東，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港乞和，始得一事。

因按大莫臥兒之滅亡，實為東洋諸國之第一大患，清國斷不能再蹈此覆轍。苟能發憤於敗衄失地的恥辱，君臣合一其力，臥薪嘗膽，整軍經武，選滿清之子弟，起復讎之義師，攘逐蠻夷，恢復失地，則不僅為雪中華汚穢之勳功，誠為東洋諸國之大慶也。古人有言曰：「唇亡齒寒」，自今以後，如清國愈益衰微，以至不能自振，則西夷貪婪無道，禍恐將踵於本邦；可不慮乎？是以愚老（按：此係自稱）竊欲清國復興，永為本邦之西屏。故於答某國候問本邦海防武備之策時，作此「存華挫狄論」。

其精通世界形勢，於一百年前早已洞悉英國的貪慾無道。論斷所謂清國為雪敗衄之辱起見，應臥薪嘗膽，乘機起復讎之義師，在這地方真如所謂明眼達識，洞燭如炬。而為了中國打算，言懇意誠，確乎是當時稀見的一節大文章。

本書以上述的序文為始，先後凡五卷，先生詳述其得意的海防論，紹西洋兵器的精粹，比較兵法的優劣，達數萬言。尤其是在第四卷內，檢討為何中國會於鴉片戰爭中失敗。悲憤填膺，舉出了政府的失策十六條。第五卷的末尾下着結論說：

「清國為中國視為夷狄之滿州族所創，是以由中華民國觀之，呼英吉利為夷狄，同時滿洲族亦夷狄。然今愚老，（按：係自稱）之欲挫英夷，存滿清者，因滿清統一中國後，仁明之君，數世繼出，行奉天之治是以中國人民大為蕃息，可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賞其功之意，且彼滿清雖為當今世界之大邦，然未有如蒙古之忽必烈作侵凌我邦之行。但近來侈然自大，不務攘外之武事，故英夷侮之，率舟師來侵，屢戰而屢敗中國。滿清遂納金割地，乞和如前述。若中國更益衰微，則西夷將益以侵

犯為事，禍必東漸以至本邦。故愚老欲勸滿清之君臣苦心焦慮，賑資弔死，上下同辛苦，練兵數年，乃起復讎之戰兵，征伐英夷，使其大破，悉恢復失地，嚴加逐攘，使無遺類於東洋，永為本邦之西屏也。是為著「存華挫狄論」之主意也。」

先生的意見，是說清國是滿洲人，即韃靼民族的奴爾哈赤（清太祖）所創的國家；韃靼民族中國人看來，也是外夷之一。可是清朝相繼出現了像康熙乾隆那樣的明君，布行德政。所以不可以夷狄視之。因而激勵着說：如果滿清在戰敗後能覺悟過來，上下一體，整軍經武，在數年之後擊攘英夷，使其在東洋無遺類存在，便是東亞的幸運。雖然沒有明言倘清國驟起與英國戰時，日本應採取何種措置；但以中國為日本的西方屏障的先生，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坐視日本的西方屏障崩壞下去，一定是打算給與適當的援助的。但因當時的德川幕府奉行鎖國主義，採取不涉他國方針，所以為了諱避政府而未曾明白言及。清國當此可以轉禍為福的重大轉機而未能急起直追，悠悠地空費了六十餘年，對英夷以外的西夷都着着讓步，反而引狼入室，仍舊一貫地繼續着失敗下去到三十年前，革命黨撲滅清的大旗之下，推翻了老朽的清朝，建設起中華民國。這固然是由於漢民族的覺醒，可惜中華民國在三十年間，也未嘗雪除過什麼鴉片戰爭以後的國恥國辱，恢復起國權來。尤其如蔣介石，跪拜於不共戴天的讎敵英國之前，激發了東亞一大不詳事件的此次事變。他倘使知道了百年之前，曾有像信淵先生這樣的他人做過這本書，真該愧死了吧！佐藤信淵先生還有一篇叫作「宇內混同秘密策」的大著，上面敘述大陸經營的大經綸，這是先生在假託大陸的形勢，高揚勤王討幕的意志。並且「宇內混同秘密策」是「存華挫狄論」二十年前的著述，其時還在鴉片戰爭的十幾年以前，所以先生的本意，顯然不在於前者而在於後者。不單如此，先生在將這「存華挫

狄論」留作學生大作後，翌三年即棄世長逝。

今年一月，發生南京政府的參戰問題，汪主席嚴呼向英美宣戰，日本政府則以撤廢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及北京公使館區域，並以其條件為答酬，這是使中國兩國的結合親善更加鞏固，堪稱劃時代的盛事。信淵先生在地下，又將作何感想呢？

關於佐藤信淵先生的傳記，因為中國人素來就少人知道，所以在最後來述一個大略，便即擱筆。佐藤信淵，通稱百祐，字元海，椿園，松庵，又號融齋。係原平時代有名的豪勇武士佐藤繼信的遠孫。明和六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生於出羽國（現秋田縣）雄勝郡西首內。十三歲隨父征蝦夷（現北海道）。十六歲父沒後，即單身負笈赴江戶（現東京），就宇田川玄隨，大槪習水慣蘭學，就井上潛修經濟，並學地理，天文，農學，礦學，測量學等諸科，一時頗著秀才之名。又據傳曾業醫，尤長外科，文化年後（清仁宗嘉慶年間），知外夷漸窺伺日本邊境深感海防必要，於是即專事講究兵學軍事。於自走火船（汽船）及西洋砲術之研究，尤使世人驚嘆。以佐藤一家，累世皆出碩學。信淵先生高祖父信利（號歡庵），曾祖父信榮（號文庵），祖父信景（號不昧軒），父信季（號玄明窩），均為一代碩學，信淵家學淵源，集五代家學之大成，著書有三百餘卷。天性博覽強記，識見高邁，遠察後世，卓絕當世，因之史家推崇先生為日本經濟學的泰斗，時代的先覺者；觀其生平，確乎並非過獎。嘉永三年（清宣宗道光三年）六月，以八十二歲的高齡易簀。其重要的著作有：經濟要錄，開國要論，復古法，農政本論，防海策，物價餘論，天柱記，鑄造化育論，權貨法，坑場法律，聖統祕錄，西洋列國史略，世略混同祕策，西洋藥物考，兵法一家言，自走火船造製論，水陸戰法錄，鐵砲窮理論，東西火攻辨，存華挫狄論等。

中國青年問題

高 茵

文

友

中國青年問題，有許多地方是和外國青年問題不同的；它實在較外國的複雜得多，簡直可以當爲一種專門問題來研究。尤其是在現階段，它更顯得嚴重而尖銳。我們常常聽到青年人感歎苦悶，由重慶逃到延安，又由延安歸來南京，或由和平區逃到內地，又由內地歸到和平區來，苦悶之情，每隨多跑一步而加增一分。「天下烏鴉一般黑」，如果單把來當作經驗論，是沒有什麼不行的；但對這經驗論加過批判工作之後，便可見得其苦悶並不是因了一些簡單的事情。這原因也不一定單由於政治不能給他幸福，而是各方面都使他難過。

所謂各方面怎樣解釋呢？這得一究其病源，成見責備，全用不着。第一：是歷史的壓力。我們承認中國國民革命的由發軔以至初期革命的成功，可以說三分之二以上是青年們的力量造成的。其所以能有如此收穫，不是單靠一時氣血的狂想，而是透過了幾千年專制史，百十年來民族生存的危亡而來的一種精神和理智，此種理解和精神，自然足以產生偉大的民族革命運動。民族革命運動是要求推翻舊的不幸，創造新的理想生活，是沒有澈頭澈尾的革命工作，不能具有妥協性的。可是滿清打倒了，舊軍閥政體打倒了，而從革命者層中却出現了新軍閥新政體的統治階級，不特是與舊勢力妥協了，並且向百十年來的民族大仇敵投降了！以社會形勢論，即使不要求有第三次革命，至少也得使此新統治階段改變其作風。這種要求，民國十五年以來便一直存在，與主義並不一定不可分離，可從國民黨也有左右折衷三派一點上證明之。一般民衆對此要求，自然短少理智深刻之論，是完全以生活經驗爲主體的；又是智力較一般民衆高，活力仍相當盛旺的青年層，就不會那樣「良善」了。所謂不良善者，不一定與推翻政府有關，仍然是一種澈底革命的精神。此種精神被禁錮了十七八年，時至今日，仍有增長。此種精神能善導之接受而妥善配合之，救國建國，真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力量；若不能善導而甚又摧殘之，那就十分危險。我們返觀現

實，注意這一點的人，可說極少，甚至許多人提出國家民族大道理來要想抑遏此種精神，這是一種不能了解青年民族兩問題已合而爲一的錯誤見地。要研究中國青年問題，首先得清楚了這點，才可想到其他。

第二，是政治的壓力（不一定是壓迫）。如上說，革命青年層中出現了新的軍閥和政體，代表了舊的統治階級而成爲新的封建，首先遭受影響的是那種人呢？這自然是抱着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青年人。本來在軍事期中要防止反動，抑遏意志的自由是無可非議的，統治階級也當然是要出現的。只不過問題是在新的統治階級是否繼續求革命的澈底完成，是否有代表舊統治階級的一切方法和形式，是否按照公定的政論去幹而已。封建思想與自由個人思想同是人類中最易生長的思想，尤其習慣已深，窮困已極的中國人，官僚政治之出現，並不足怪。細究幾十年來各種政黨各種主義的活動，如果必要強調其不可偏安，尅不相容，那是更會引人陷入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困境的；如果我們將各政黨各主義的活動，認爲無非是求經濟生活（包括文化）上的方法論，則可見得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中國社會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等的國民革命，其目的並無若何衝突之點。所以中國青年人幾十年來，在政治支配之下，是受一種共通的壓力，但不一定是壓迫。軍閥政體的誣捏，虐待和屠殺，可以列爲「政存於人」的習慣之一的結果，軍閥政體，

原來不知道什麼是革命的。這種應付（不必稱爲抵抗或反擊）政治壓力的思想能行動，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佈於全國，因此種壓力，亦佈於全國之故。青年人受了這種壓力，便極容易產生兩種分別：一種是不甘屈服，繼續其革命的素志，不過大部份理論已因種種原因而往往忘記了對國恥的一部份。向內發展，行動上時難免對於經驗論者做過份的批判，以此種過份的批判，結果是似乎無路可通，於是其中又分出三種人來，一是盲目的幹，二是沉着的幹，三是發生懷疑。到後來盲目的懷疑的佔多數，於是各式各樣的主義和政黨，便成爲四面八方的吸盤，共產黨中所以極多「智識」青年者以此。我們與其說是可恨的，不如說是可哀的！與其說非消滅他們不可，不如說國家沒有給他們適合教育的現實生活。這都是一種責任。病急亂投醫，保護者應至少負一部份責任，被支配於政治壓力的依然前進的青年羣，是免不了這樣狂想，衰弱，幼稚的。第二種人是妥協的，屈服的。硬碰硬不開，軟碰硬不動，索性聽天由命者有之，爲衣食計，妥協者有之，爲搗亂計，投降升官發財者有之，爲清高計，不聞不問者亦有之。

這種現象的存在，不獨使社會不安，由於衝突而非協力的結果，更能使社會向後轉！此一病源如不澈底從根救起，建國前途，殊屬未可樂觀。因爲他們上不能受政府的歡迎，下不能受一般民衆的信仰，飄流中間，便成爲消費大於生

產的份子。尤其戰亂當中，民生處處困苦，更為深刻嚴重。研究中國青年問題，青年的中國的青年問題，非對此予以質的改造不行，徒然責備是無用的。

有此兩大壓力，中國青年問題之不易解決，尤非一知半解的外國人所能替我們想辦法，自屬必然。有人問：中國青年到底「想」些什麼？這不能以一句話答覆得清楚的；有人問：中國青年要一條怎樣的出路？這也是複雜的，不過這條路已給青年人自己找得，而且已走過一程，但現在是退了回來，要重新攷慮走的方法而已；有人問：中國青年有否準備新世界的迎接呢？這一問，如果是會清楚地研究過中國青年幾十年來艱苦的鬥爭，則這問似乎是多餘的。這裏，我想提供一點意見。

友

有人問：中國青年同情重慶還是南京呢？是否與日本人同具協力建設大東亞之感呢？

這種問話的答覆，如果單看了八股的文章和談話，我以為決不能得出它的真實，自稱為決心的，未必有深刻的了解。我想問題不是同情不同情的問題，不是同感不同感的問題，而是事實問題。什麼事實呢？

第一：大亞洲主義的思想，我們是確乎早就認識得清清楚楚的，不是在今日才幹的「投機生意」。我們且不必引證先進們的論理，即以事實而論，現在還在抗戰的重慶治下的人們，也都能正確地講述對大亞洲主義的信仰，與我們和平區內人民所講的並不會不同。這種思

想是與革命初時同時發軔的，因為我們早就知道一矢易折，衆矢難撓的道理。中國民族革命的興起，源於民族之被同地理生活環境的異族和不同地理生活環境的異族所壓迫，我們知非聯合滿漢回藏蒙各族來創造新的生命不可，也就知道非聯合同地理生活環境的異族共同反抗別洲來的侵略者不可，這是最初的大亞洲主義的理論的意識。我們是知道的，說世仇，日本的世仇不及英美法等國大，因此我們原沒有和日本過不去的必然性。其後大亞洲主義不被提起，原因殊多，要以我們不能承受日本以前對華政策為最當然的交惡主因。其實我們又何嘗有所偏愛於英美呢？不過漸進者易致慮，亟進者難商量，人類的下意識，是不能斷定我們甘為英美走狗證據的而已。

第二：中國人在平時，軍閥政閥們血酸素過份亢進時，割地盤，國中分國的事情是會有的，但這只不過是軍閥政閥的爭皇座，與老百姓無關。老百姓不特不會同情分疆裂土者，而且幾十年來內戰的苦難，更是含恨軍閥政閥入骨，而認分治為國家不祥之兆。中國人民對國家觀念是一致的，認定是統一是必應的。因此南京人民和重慶人民，我們看來，同是無罪的同胞，同是最親愛的骨肉。這一點親愛，使向來欲謀分割中國的軍閥政閥倒台，事例不勝枚舉。誠然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們也不能作騎牆觀念，同意若干人的意見，但確實「重慶也是我們的政府」這種想

的人是很多的，在同胞骨肉不可分。這點想法上，我以為不必強判其是非，人民對政府的信仰，是根據他能否救國立國，能否予人民以合理的生活而定。這時候的中國正是多事之秋，苦難重重，和平可以救國，固然同情和平，抗戰而可以救國，自然也同情抗戰；使抗戰終無法救國，而和平可行，我想重慶人民也是信仰南京的；使和平而不能救國，則抗戰總可存不屈服之名，自然連南京人民也會同情重慶了。

所以我想，建設大亞洲主義的新東亞，我們的理念，信仰，決心，並不會比日本人低下，重慶南京之信仰誰寄，祇要加強了和平的事實表現，充分顯現中日合作的真義事實，中國人自然是信仰南京的。年來歸到和平旗下的民衆和軍隊，一天一天增多；租界交還治外法權的撤消，民衆的熱誠是真鑿不假的。所以我想這些問題，不是同感同情問題，而是事實問題，我想日本人也應早就認定了這點了。

中國是一個大家庭，家族觀念的存在可說有好有壞，在所謂國難當頭的時候，便會顯出他的奇好作用。戰國時，各家族觀念即已顯出「重周」的精神，各據為王，人們曾不以為與周室可比，其間因有關於「德政」，其實則因乎此一家骨肉之不可分。然而自金以來，「外患」日多，每逢外患，每論此一家內闔牆如何，其起而共禦外侮，史倒也就多着。不過向來沒有一個民族結合的名目，雖有其實，論者便每忽之。去年作者

自粵來滬，得讀一種「革新俱樂部」出版，張鳴先生所著的叫「大漢國建設」的小冊子，以為中國民族積不相容，強其聯合，必無好果，而主張各族自建其國家。此種理論，我們不便苟同。因為民族的「積不相容」，原是封建勢力不統一意向對外，這些事實，不可不信，尤其數十年來民族主義理論的得其實踐，五族之血，早已混同，更無山使各族獨立，各族可清楚區別的可能。這是題外的一些引說，但由此我們可以想起，要想在中國分為幾個小集團政治區域，是可能的，但是不會健全的，如要分立成幾個國家，則絕無可行之點。重慶與南京雖似分而為二，但人民之間的認定，則仍是一家。軍閥政閥的割據，自必失敗，而其失敗，又並不影響我們的前途，這點我想常常偏視中國內戰的外國人，是應特別認識的。近年華北問題，實說，國人的感覺，並不好，尤易引起直感的中國人的誤會。

此外有一點還值得提出，作為我們到底「想」些什麼，希望些什麼的第三個答覆。上面兩個答覆，一個是希望人們了解青年人不苦悶，第二個希望使青年人得於人們了解同情之中再創其「人格」，重振其革命精神與力量，早日恢復中國之統一，謀國家民族之獨立解放，同時為大亞洲主義之理想而奮鬥。至於第三個希望，則可說是生活的改造。生活的改造，自以經濟文化為兩大目標。這兩點是年來中國青年更其焦急，極難

寧靜的苦悶。

從第一點來說，中國從沒有過本格的經濟主張，雖然由於外人勢力過大，建立不起民族經濟本體，但至少民生主義的方法論，是沒有多少人去注意到的，地方長官的所謂建設計劃，不過是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自以為是的方法而已。這問題說起來話太長，這裏不便多論。我們所要說的，是冀能產生個新的經濟生活局面，解決困苦的生計。這點與政治，社會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我們的苦悶，上面已略說過。至於第二點文化方面，我們會感到如下的幾點。

一：是「榮」的被誤解。談起中國古代文化，無不被人認為「榮」，而究其實，則不過是極短的一些年代，到現代求其影響，可謂影跡全無。我以為為經驗批判，固有它該有的地位；但所謂「精神文明」過份了的中國人，未必能從批判上得到些什麼，往往結果只能得到一個誇大的結論。對於現在與將來，全不過問的過去。榮，我想是自己給自己的層層縛束。如果我們認為一個拼命走向死亡之途而不稍顧的人，也是一種進步的話，則近年來和平區內的文化人，就都是十分勇敢的鬥士了。「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繼五四運動之後來過一次大論戰，結果是在題目上大鬧了一場，也並無什麼實質的收穫，不過因這影響而對封建的，自由人思想的等等，加過一回大掃蕩，則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它的前進。然而和運以來的和平區內却怎樣呢？捐起「復興文藝」的招牌而盡量復古

的人固多，甚至趕緊把封建的一切恢復起來的人也有着，這在華北一帶，顯得更為熱鬧。使年青的中國大大地打擊了一下，真叫我們啼笑皆非。

二：是文學上質的低落。文學質的低落，其過在於一：復古運動使然；二：工具缺乏使然。所謂工具缺乏，比方以「普羅」文學言。大約在這時候提過重振普羅文學這口號，說不定會有殺身之禍的，要說以民族主義為目標，也自易被人誤解為替重慶說話。實則普羅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的形式，內容，是否只為共黨及抗戰者所專有，而不可以利用為和平運動的建設工具呢？此點從沒有人提過。這種誤解，一方固然未得日本的諒解，一方也由於現代文化人的懦弱，怕麻煩，只求苟安。我以為為滿口文化溝通呀，建設新中國新東亞文化呀之類說來說去都是不着邊際（沒有法論，甚至是有沒有批判的）的大理論，決不能挽救今日文學上文化上質的低落，要解決此點，唯有先將復古者掃蕩，同時運用經過選擇改善的各種工具來創造新的形式和內容，才有希望。

三：是不幸的轉變。這點說起來未免有點駭人聽聞。我承認日本比我們進步，許多足以給我們做參攷。但不獨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國有一國實際的所需，並且日本文化的進步，也決不是從復古，享樂和畏懼中得來的，我們決不能以為日本的全部皆可借用於中國，甚至不去了解日本進步的方法。可是許多人就因為以前有一個英美蘇聯做主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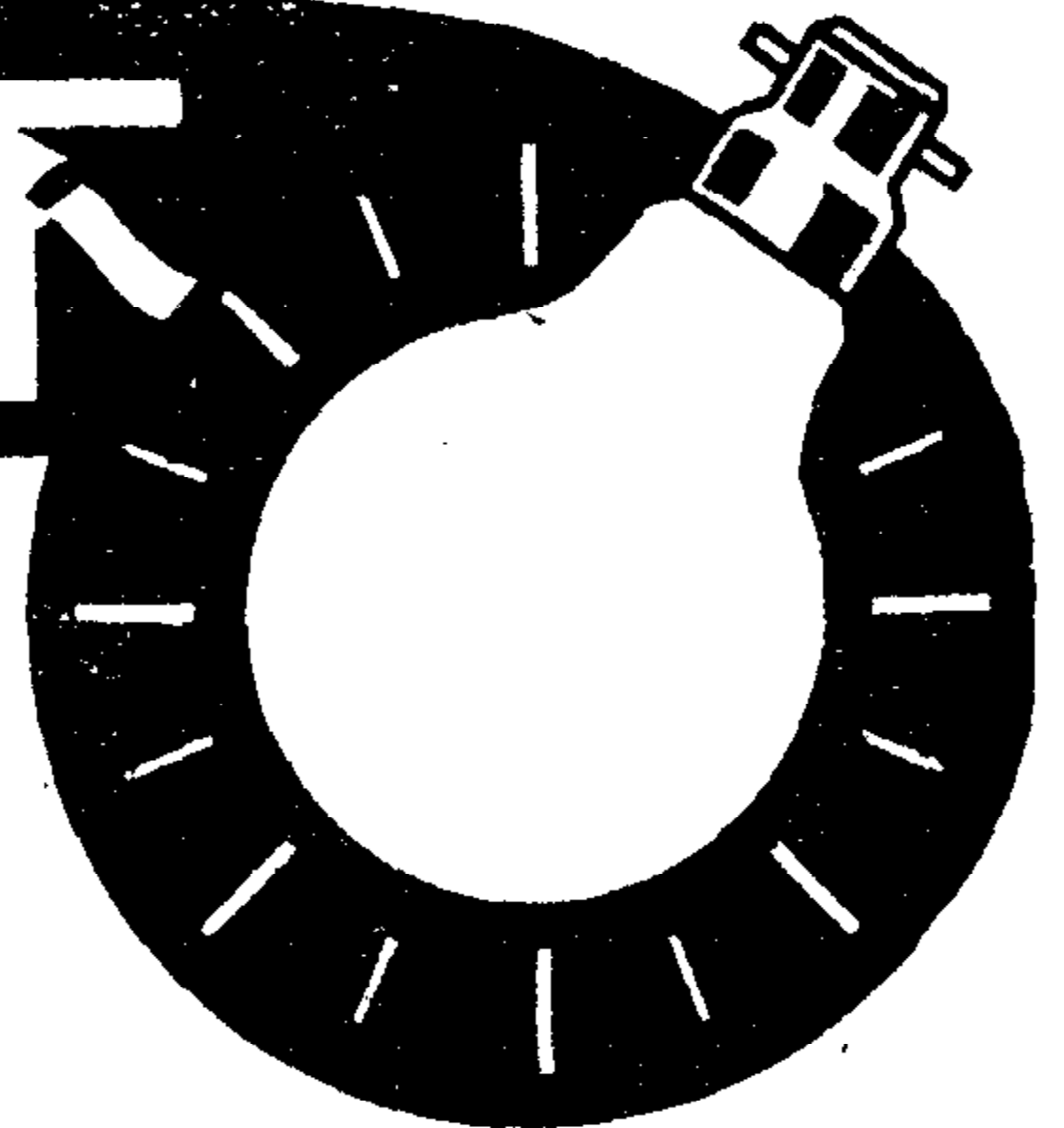
在少不得要重新找一個，這種奴隸根性，我想日本人看來，也是要齒冷的。然而許多文化人就不顧一切，猶如當年捧英美蘇聯時一樣，這樣不獨於中國無益處，對於日本，也是一種侮辱。近年來中日文協會幹了些什麼工作呢？真有點莫測高深。我以為談文化溝通，當先注重批判，此點認識沒有，便不能談民族間的文化問題。

這三點現象，不過是衆多之一，怕說起來，話太多了。我這樣說來，不免有幼稚之譏，但目前中國文化問題，確有此現象之青年人的苦悶和希望，斷乎不都是盲目的了。我想研究中國青年問題的人們，應該在這裏認真點注意才是。

中國前些時是牛蹄走在航空公路上，現在則是走在泥沼裏，青年人一般的焦急，是求中國的迅速進步，爭取了時代生存的空間。我以為要「解決」今日嚴重的青年問題，要着手的，大約有幾件事：第一：不使他們盲從共產及其他主義，也不要使他們迷信三民主義，該對學校青年，公務員，職業青年，普通青年，比較政治的思想訓練；第二：開發各種產業，改革教育方法，防止青年「過剩」之弊；第三：厲行法治精神，禁止貪官污吏之虐待青年，毋復演軍閥政閥時代的屠殺，對青年罪犯，感化為上，體罰為不得已時始用之，以研究代替過抑，以善導代替過制；四：扶助各種青年團體的成立，使盡其對上協助政府，對下領導民衆的職責。此四者不過舉其大端，但能如此，已足予現問題的嚴重性，減輕多少，尤其於重振其革命精神和力量上，於國家民族前途，於東亞前途，都有莫大的補益。因為民國十五年以前的那種精神和力量，十七八年以來，已經受到無比的打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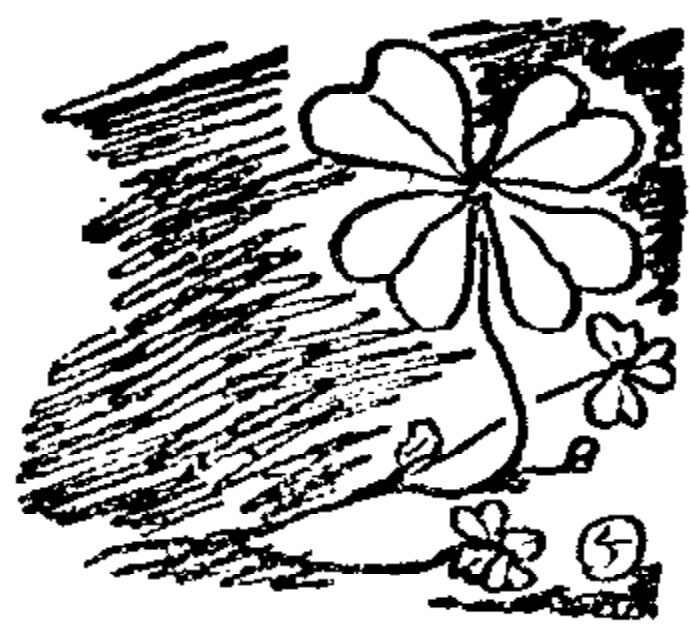
省發光
電光度
耐用
明准
瞭確

不夜牌燈泡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營業所 上海廣東路二〇九號東亞海運大樓五樓
電話 二一六二九〇番
工場 上海楊浦平涼路九〇九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電話 二一五二番（呼）



適應共榮圈的墨子學說

吳家煦

緒言

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各國社會的不景氣，貧富的階級日甚，暗潮洶湧，險象環生，這全是西方功利主義的流毒，惟有東方道義精神是「反功利主義」。可以保障人類的安全，消弭世界的戰禍，使社會寧靜，民衆健樂。現在功利主義隨着英，美勢力衰落，漸見消滅了。凡我東亞集團內的每一個人，應該

把道義精神推行開來！提高國格，增進民德，全繫於此。講到道義精神，誠然包涵在孔子遺教內，其實就是儒家學說的中心，孔子不過集其大成，傳諸後世罷哩。春秋是中國古代學術鼎盛時代，諸子爭鳴，合而成儒家學說，以孔子，孟子爲之長，後世視爲儒家的代表。所以孔孟學說，經人闡發的很多。其實諸子之中，有個了不起的人物，叫做墨子，是當時一個大哲學家，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佔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他不僅是大思想家，還是一個苦幹的實行家；並且不是偏於玄妙的理想家，竟是腳踏實地的證驗家。他的學說有重大的影響於國家社會，在當時風靡天下，墨

家居九流之一，與儒家互爭思想界的霸權。「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又云：「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可見墨子與孔子分庭抗禮，非可倖致，必其學說有盜於世道人心，彌足珍貴呢。而墨子之一生目的，也和孔子不謀而合，無非以行道救國，利濟民生爲主旨。但孔，墨二人思想的出發點，以及學說之重點，却判然各別，今以孔墨的異點，列表比較如下：

從孔，墨二人的異點，比較看來，似乎二人有着根本的差異。所以孟子把墨子與楊子一例看待，斥之爲異端邪說，視之爲洪水猛獸，甚至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我們平心而論，墨者，聖人之徒也。我們平心而論，楊與墨不能相提並論！楊氏爲我，純然是個人主義，他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何能與「利他主義」之墨氏比擬，可惜中國自墨子在生時代一直到現在，儘多的楊子一流人物，若能人人像墨子的持「兼愛主義」，「摩頂放踵

(孔子)		(墨子)	
1 以「義」爲道德標準		1 以「利」爲道德標準	
2 正名		2 崇實	
3 主張親疏等第的愛		3 主張均等的兼愛	
4 從動機判斷是非		4 從結果判斷是非	
5 是無所爲而爲 <small>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small>		5 是有所爲而爲 <small>務必有利於國家人民而後爲之</small>	
6 罕言利		6 主功利	
7 不談鬼神 <small>孔子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small>		7 倡明鬼	
8 信天命 <small>以富貴壽夭爲在於天命</small>		8 主非命	
9 以禮樂爲治		9 立非樂，節用，節葬之說	

，利天下爲之」，中國早已富強了！莊子說：「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又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種律已嚴，待人厚的苦幹精神，值得欽佩到五體投地，孟子當能盡量地排斥墨子，未免有些門戶之見啊。總之，墨子學說的給與國家社會人民的影響，和孔子是殊途同歸的；尤其在今日大東亞共榮圈的大前提之下，墨子的立身，行爲，思想，方法以及他的學說，全可以奉爲共榮圈的模範人物，使人「是則是效」，而墨學的主張，更是旗幟鮮明，有着密切的需要，是現時代東亞人士之對症發藥的適應劑。

一 墨子修身治學之一斑

墨子的立身，行爲，思想，方法等，值得令人欽佩而效法的地方很多。茲列舉其修身治學之一斑於左：

墨子以學與行並重，故「修身」篇云：「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不祇學行並重而止，尤其要對於應有的行爲，必須始終一貫的力行！又云：「譖匿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此種敦品勵行處，與孔子之語顏淵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完全一致。至於保持其立身行爲之純潔篤厚，更應慎交擇友！「所染」篇云「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

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所以墨子一生躬行實踐，以利天下。是「言顧行，行顧言」的苦幹實幹人物，大可爲現代國民的模範，他的主張「兼愛」與「非攻」，決不以發表言論爲止境。

文

墨子的治學，也可以供現代人的取法。他的學術思想，以及研究學問的方法，富於科學實驗的精神。他做事是主張實行的；所以研究學問，不願憑虛懸想，亦必務實。汪主席倡提「真知力行」，墨子却是一個真知力行者，墨子學說裏：如「一少於二而加於五」，「平同高也，中同長也」，「景之大小說在地缶遠近」，「力形之所以奮也」等，都是在理算範圍，在中國古代，而能具備歐美的科學思想，墨子以外，殆所罕見。他若能生於今日，一定是了不起的科學發明家，墨子的「備梯」，「備突」，「備穴」等法，就是現代的機械工程，水鳶能飛，雲梯能拒，墨子在當時，可算是一個科學家，不過古代沒有科學的名稱罷了。墨學內的「經上，下」諸篇，可謂「名學」之先導，與歐洲的「邏輯」，印度的「因明」，媲美輝映。

友

他的學說之立論，無不取首尾一貫的論理形式，其說云：「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從定也」；說見「非命」篇，意謂任何言論，都應合於邏輯呢。那末墨學的邏輯方法怎樣？「非命」篇中，便繼續說云：「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三法亦稱「三表」。其「考之」的一法，便是論理學的「演繹法」，「原之」，「用之」的二法，便是論理學的「歸納法」，墨子學說之全部論證，幾乎無不出此方式。斥懸想，務實際的墨子，應當這樣的啊！

一一 適應共榮圈的墨子學說

墨子學說的篇數，依據「漢書」藝文志，有七十一篇，因多散佚，今存五十三篇，都十五卷。但本文僅擇適應大東亞共榮圈的學說，扼要提出，所以不是墨學的全部，不過前章既述墨子的修身治學，本章再提敘重要的有關學說，那末墨學的梗概，也可以知道了。作者在緒言章中，指稱墨學是現時代東亞人士之對症發藥的適應劑，雖然友邦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任何方面，有顯著的進化，無需藉墨學之力，治療病態，可是日本以外的各國，尤其是我中國，

非服用這墨學爲適應劑不可！今分別述之如後：

(一) 兼愛主義——中日兩國含有不可分離的利害關係，在事變之後，兩國有識之士，全都明白了！同時覺悟着以前彼此的誤會，發明了共存共榮的真諦。從今以後，必須從狹隘的愛國主義，擴展爲廣泛的集團愛國主義，就是從自愛其國家，擴展爲互愛其國家。凡是同在東亞共榮圈內的各國，要精神上彼此融洽，物質上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以互愛，互信，互助，結合成比鋼鐵還堅固的東亞共存體；那末這東亞共存體內各個國家，得到解放，得到強盛，然後東亞秩序的建設，至此可以完成。墨子學說新是根本以「兼愛」爲出發點的。所謂：「兼相愛，交相利。」墨子推究當時爭鬪之原因，全爲人，我之界日深，則功利墨按（子亦主功利，與此不同，詳下）之見日甚；人自人，我自我，非但利害不相共，必至損人以利己；人人自私自利，於是互相殘殺之事，便發生了。其根原則起於不相愛。「兼愛」篇云：「……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

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又云：「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此何難之有？」墨子學說是以「兼愛」爲基礎的，在上面已說過；此兼愛主義豈不是中日和平的福音？又是大東亞共榮圈的藥石嗎？

(二) 非攻主義——墨子的「非攻主義」，近乎「非戰主義」，不過非戰是簡直不要有戰爭，非攻却含有彈性的；因爲甲方不要戰，難免乙方不來侵略，既然來侵略，那末爲保衛自己起見，便不能不起而應戰。例如大東亞戰爭，並不是日本要引起戰爭，因爲保衛東亞，防止英美的侵略，不能不出於一戰；我國的參戰，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墨子主張非攻，是不要侵略人家，蓋進攻是明明白白的侵略戰爭了。這非攻主義非常適當，非常有分寸。牠的骨幹是和平，可是要「有備無患」的和平，武裝的和平。譬如日本希望實現東亞和平，必須掃清和平的障礙——英美的侵略勢力——因此大東亞戰爭並沒有違反墨子的非攻主義。相反地經此一度戰爭，可以保持東亞百年長治的和平了。故墨學的非攻，典應現代潮流，吻合東亞人的心理。墨子謂諸侯所以相信縱橫家言，互相攻伐，無非博戰勝之名，以及攻取之利罷了。不知毀名喪利，全是攻戰之罪呢。墨學於名，利二端，剖晰利害，極爲明確。「非攻」篇云：「今有竊人桃

李；孺人雞犬；取人牛羊者，他的虧人愈多，罪亦愈厚。天下皆知而非之，指稱為不仁不義。又罪大莫如殺人；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所以殺人愈多，其不仁不義益甚，其罪益大。就是從法律着想，也是如此的。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又云：「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之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地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又云：「不仁不智者，夫差與智伯是也。以夫差智伯之強，皆以好戰而至喪身亡國；今以攻戰為利，蓋嘗鑿夫差智伯之事乎！」墨子雖不主攻戰，但無道之國，亂暴害民，則謂可以誅伐，不得謂之攻。「非攻」篇云：「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墨子對於戰爭的又一解釋，更適用於大東亞戰爭哩。

(三) 節用主義——當今日世界混戰的時代，軍事的消費；生產的減縮；物價的激增；通貨的膨脹，是全世界各國的共有現象。不祇是戰敗國如此，就是戰勝國也不能逃此公例；又不祇是資源缺乏的國家如此，就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也要受到這影響。所以當此不景氣的洪水，氾濫全球時，任何國家，惟有積極地「開發生產」；消極地「節約消費」。而墨子却在數千年前，早已見到這一點。他的學說：積極的是「務生聚」，「興實業」；消極的是「節用」。而彙合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則歸本於「兼愛、非攻」主義。兼愛與非攻的重點，無非在國家與民衆。國家之所由成，不外乎民衆的集合，故古人有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怎樣纔是「本固」呢？要百姓充足！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就是這道理呀！墨子以足民為國家富強之本。謂民不足則立國不強，與利不富。其癥結仍在戰爭，他說：「行師久役，內怨外曠，則死者寡；攻城野戰，殺人枕藉，則死者衆。其他因戰爭而厚斂、徭役、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因戰爭而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此民之所以不足也。故求富強，必先聚民，生聚為富強之本；至於國之所以貧，無非曠土多，游民衆，有地不能足食，有民不能務業。故墨子云：「五穀者，民之所仰也，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故欲富強

，必變盜賊為良民，務耕稼樹藝以謀實利，便是興實業以致富強。」可知墨學是注重國家富強，以民生實利為主，換一句現今的流行名詞，就是「開發生產」，也就是墨子節用主義的積極一面；而墨學的「節用」篇，純然檢討消極一面，在現會的流行名詞，備強「流詞，叫做「節約消費」。當墨子的時代，人們中了周末文勝的弊病，朝野上下，習於奢侈，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宮室舟車，務求華美，民間既要於風俗之靡，遂爭為淫佚之行，結果則家不足而內亂起，國不足而外禍興。於是墨子倡「節用」之說，力矯其弊。「節用」篇云：「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又云：「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輶、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飲食、衣服之法；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劍、甲、車、舟之利；制為「節葬」之法曰：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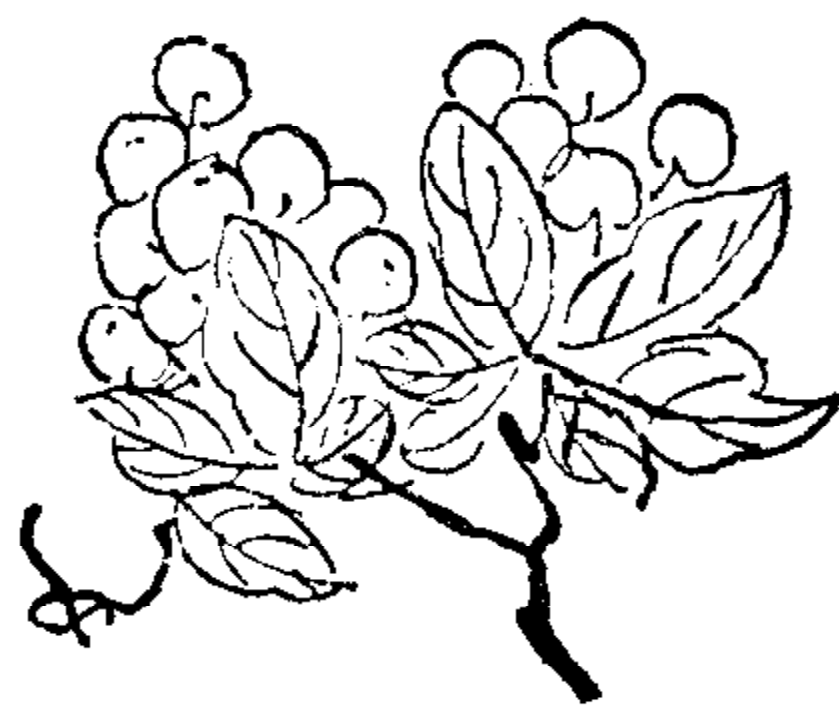
這是墨子從人生衣、食、住、行、用具、喪葬各項，提倡節約；以為萬事之殉物欲，淫耳目，惑心志，棄本逐末，費財勞力，不加利於民者；不但是貧困之道，實在是一切禍亂的媒介。欲求國家富強，必禁奢侈！這種「節約消費」，正是現時代各國應取的方法！不祇是我國當實行墨子學說呢。

作者喜治子學，尤崇拜墨學，覺得在現代實有提倡的必要。但限於篇幅，不能把墨子學說的全部份，介紹給共榮圈內各國的每一個人。祇得先取墨學要點之適應於大東亞前途者，抽繹而發揮之，草成本文。

或有人駁我，說道：子既排斥西方功利主義，而提倡墨學，矛盾已極。須知墨子也是奉的功利主義啊。我說：這話不錯，我也承認墨學主張功利主義。不過他的功利主義，與西方功利主義，絕對不同；西方功利主義是個人的，狹義的；墨子的功利主義是人民全體的，廣義的。換一句說：西方功利主義純粹是利己主義，應該排斥！墨子的功利主義純粹是利他主義，應該提倡！今日的大東亞共榮圈，希望人人持利他主義，前途便無限光明了。

結語

x x x



前清籌辦駐外使館的經過 (下)

楊 鴻 烈

官爭執。」此次交涉能解決得這樣順利，也是因清廷恰好有使臣在倫敦可以據理直爭。蒲安臣等到了俄國，據初使泰西記說在同治九年正月十八日，「是夕歸寓，蒲使即稱不快，使者視之，據稱兩脇作痛，嗽而兼喘，隨帶醫生診之云：『病由肝鬱，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無如中國治法，西人未信，而所携藥物不全，無從援手。其妻子延西醫調治，治法未悉，而旁觀者清，徒深焦灼，不料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蓋蒲使長於海面商政，而至俄國則以中國毗連陸地，將萬千里，而又處情形辦法非一，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未當，又將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於二十四日身故，使者目擊情形，深為悼惜。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之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於異國，惜哉！」清史稿邦交志也會以春秋的筆法書曰：『同治九年四月中國出使大臣蒲安臣在俄病卒，』不知他在正月二十四日即已「作古」。還有孫家毅的使西書略雖會說：『庚午春第二日北行抵俄羅斯國正值天寒地凍，海立冰凝，行人涉水而度，』但對蒲安臣的死亡竟不着一字，所謂書略，真未免太過簡略！蒲安臣逝世之後，中國使團的行動就如同治九年閏十月恭親王等的奏文所述：

中國使團一行離開美國就轉赴歐洲，先到英國倫敦，據恭親王等奏說：『辦理美國事件完竣，（同治七年）八月初四日由美國行抵英國；十一月二十日，由英國行抵法國，皆於見其國君時，親遞國書，因法國辯論之事較多，至上年（同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始由法國起程前往瑞丹和三國，復由和國折赴布國，其見君主遞國書各節亦與英美法諸國略同。』孫家毅對蒲安臣滯留法國頗為不滿，但另據宜壘的初使泰西記，蒲安臣似也不是只徒事遊樂，「虛靡華幣」的，如他們到倫敦的時候，正值國內江蘇省揚州地方傷害英國教士，地方官吏不加究辦，致其水師領帶兵船前往江寧，於是蒲安臣就和英國的新任外部利大臣議定：『凡中國與英國辦理交涉事務，定須遵守條約，如各處有意外燒殺搶奪等事，設有兵船之處止准臨時自行保護；保護不及，應由各口領事官查明實在情形呈報駐北京欽差，行知中國總理衙門，定奪辦法；俟衙門定有辦法，再為行知本國；如中國辦理仍有未協之處亦應行文本國定奪，不得攪調兵船向地方

友 文

總而言之，這約在國際法學上，無論從中外國人的立場看來，都應該一致認是「很為公允」，並且着手起草的人又不是那個代表中國宣傳的蒲安臣，乃是美國的國務卿西華德，但一向不肯以平等對待我的帝國主義者却批評此約並沒有解決中美兩國之困難，西華德在後來甚至對人說他自己也很不滿意。其實在他起草的時候是全憑他的理智並就現實環境情形斟酌妥善，後來因種族情感攪入，纔使他懊悔以平等待我。其實據佛斯特美國在東方的外交一書說：『美國因清廷遲延一些批准此約，就很不感不安。在格蘭特總統任內國務卿福許Hays訓令駐節北京的美國公使須努力活動使中國當局早日批准此約。』

中美兩國「一急一緩」恰相對照，但此約畢竟在這年由清廷批准並照會美國駐華署公使衛廉士說：『查續立條約八款均與兩國有益，既經批准，自宜早辦以昭迅速，而符貴國克敦和好之誼，經本衙於十月十五日奏准，恭請蓋用御寶，並奉旨派本大臣辦理互換條約事宜。查勞前大臣現今回國，所有全權大臣

事務均歸貴大臣辦理，換約事宜，應歸貴大臣接辦。』署美國公使也照覆說：『查我兩國續立條約議定年餘，不宜再遲我國君主（？）之批准，但係特派前勞大臣，他臣代辦，殊非常規，然來文既以早換為是，本大臣亦能破例相從，現時冊內書名畫押，祇得本大臣為勞大臣代筆。』據美國在東方的外交一書說：『此約經清政府批准之後，國務卿福許所說的話很可以代表美國政府極力能使中國破除「閉關自守」的陋習並「開步前進」to march forward為至堪欣慰的事。海斯總統President Hays在這約簽字後十年送說帖給國會還提及此約裏的重要規定：『能使大清政府遵守移民出境自為的原則，而後和美國的文化和宗教日趨接近，並使中國民眾從吸收了那對人類幸福極為重要的美國的藝術與工業和政教等而得到很大的實際效果。』由此可見美國政府當初的態度而後來很嚴厲的排斥華工的舉動，真彷彿「恍若隔世」！但我們中國人還應永久感謝蒲安臣在此約「不辱使命」所盡的「大公無私」的熱心與毅力。

「據稱該大臣等辦理俄國事務於正

第一 次 大 徵 文

論 文

小 說

漫 畫

題目：一、新東亞的建設與中國。
二、論戰時國民生活。

字數：六千字左右。

入選：各題正選與副選各一篇。

酬金：正選壹仟元，副選六百元。

題目：自定。

內容：須具有新時代精神。

字數：一萬字左右。

入選：正選一篇副選二篇。

酬金：正選一千六百元，副選每篇一千元。

題材自定，惟以現實為主體。

格式：單幅。

入選：十幅。

酬金：每幅六十元。

應 徵 規 則

- 一、文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文稿限用方格原稿紙。
- 一、稿後須註明真實姓名，年齡，性別，職業及詳細通訊處，發表時筆名聽便。
- 一、應徵之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
- 一、截止期：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郵戳為準）。
- 一、發表：十一月一日號本刊順序發表。
- 一、稿寄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函外註明「應徵稿件」字樣。

社 編 輯 部

文 友

月十七日面遞國書後，適值前使臣蒲安臣病故，一切均須布置，至三月二十日，始起程馳往比國，二十六日行抵比利時國都，四月初五日由該國司禮大臣偕往，將國書敬遞，禮節與別國略同。該國事竣，即於十五日起行，折回法國，二十八日由法國巴里都邑，前往義國，該國已派員越境來迎，五月初七日至義國福婁蘭斯都邑，十一日見其國君，敬遞國書，禮節亦同比國。二十三日，由義國起程，復回法國巴里，六月初八日忽新聞紙內傳言天津滋事，該國人情洶洶，旋聞中國現已妥辦，訛傳暫息。遂於七月初一日起程前往日國，亦有該國委員越境迎接，初五日行抵日國馬得利都邑，據云該國君主伊薩伯勒於二年前退位，現公舉伊國將軍色拉歐

為代君辦理國事，志剛等即照會伊國外部衙門，告以奉有國書，理應敬遞，旋據函稱，本月初九日伊代君主在拉葛郎哈鄉宮接受國書，是日有司禮官偕往，該大臣即將國書敬遞，十五日起程仍回巴里。該大臣等自美國以次遞往有約各國，至日斯巴尼亞凡十一國，出使之事一律完竣，即於八月初一日起程，至九月二十四日行抵上海，茲於十月二十六日偕同左協里柏卓安右協里德善並學生供事人等，悉行回京。

這樣看來，是蒲安臣率領清吏出使歐美各國見習「外交儀節」為目前設置駐外使館的準備，同時並向有約各國解釋清廷的困難，希望勿再有苛求等，除在美國稍有成績而外，便「全歸失敗」！尤有可笑的事，即當時清廷狂於滿漢的「種族成見」，以為「外交秘密」，不可授權與疎遠的漢人，所以前次派遣的斌椿和這次的志剛都是「內府人員」，而同文館在初設的時候，生徒也不錄取漢人，經過這兩次「試使」的經驗，纔有改用漢人的動向。王之春各國通商始末記（即國朝柔遠記）的同治十三年「遣使駐外洋各國」條有說：「會國藩李鴻章王凱奏均議奏請遣使外洋，上初以事屬創行，未報。台灣事定，鴻章再疏略云：「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而中國並其近者亦置之，殊非長駕遠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管束我國商民，藉可聯絡，此舉未可再緩，擬請飭下總理衙門王大臣遴選熟悉洋情練達兵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員，請旨賞給崇銜，往駐日本。聞橫濱長崎箱館各處中國商人約近萬人，既經立約，不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應再酌設總理事官分駐口岸，自理訟賦，以維國體；不特此也，泰西各國亦當特簡大臣，輪往兼駐，重其祿食，定以年限，以通情款，其在中國交涉事件，有不能議詰，或所立條約有大不便者，往與往復辯論，隨時設法商辦似於通商大局有裨，經總理衙門王大臣等議覆，奉旨報可。」但可惜同治皇帝是個「短命君王」，只活了十九歲，就在同治十三年「崩殂」了，所以「遣使駐外」一事竟要隔了咸豐同治兩個朝代纔能實現。新帝光緒即位的元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辦奏請照西洋事例遣使駐節各國，以通中外之氣，於是便派侍郎郭嵩燾道員許鈴身出使英國，候補三品京堂陳蘭彬同知容闈出使美國日國（西班牙）祕魯，此後中國駐節外洋的使館逐漸的成立起來，回想中間經過的種種的困難，真不是「非專攻外交史」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3

武克

三 補充

處於八面受敵，不斷戰鬥之中，傷亡是異常的慘重，有生力量的補充也就成爲急不容緩的要務。戰爭是一個張着巨大無比血口的惡魔，牠每一張口——戰鬥一次，就必然許多的生命爲牠所吞噬——死亡了，或者是受了創傷，還有由於畏懼而生的大量逃亡。「怎樣辦呢？兵員的數額一天天的低落下去！」這是共軍每個長官所認爲戰心驚的問題。

「不能讓這情形延續下去啊！得設法補充。否則不就要逐漸消失了嗎？」「可是，死亡，誰願意呢？」這又是橫在心口的難題。畢竟共產黨是善於運用策略的，於是在煽惑、誘騙、詐欺的主要條件之外形上，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決定了這樣兩個方略：（一）此處戰鬥，彼處招兵，（二）一面募集，一面組訓。這意思就是說，這裏傷亡過重，民衆不敢當兵，不妨到另一地區去招募，那裏的人是蒙在鼓裏不知天高地厚的，同時，縱然戰局是失利的，換一個地方大可以顛倒事實，誇張「勝利」，「在勝利」的誘惑之下，很能吸引一部

份青年作盲目的嘗試。另一方面，當募集沒有效果，到了「水窮水盡」的當兒，就現出猙獰的真面目，大演其「大虫吞小虫，一吞影無踪」的把戲。這就是前面所說過的，把地方兵團編入主力，再集中鄉鎮自衛隊（以及民兵）重編地方部隊。如此步步推移，源源不絕，在不斷的組訓，改編之中，可以有無窮無盡的兵員補充。「地方治安」，這是每個良善人民所關懷的；「保衛家鄉」，多麼美妙動聽的名目啊！而且不脫離生產，不離開家庭，又何樂而不爲呢？於是年青的農民滿足了，一方面是「偉大的勞動英雄」，同時又是「英勇的戰士」，（這些都是共軍政工人員所賜予的名號）。就一個又一個的接二連三的投入「游擊小組」「民兵大隊」。於是訓練、集中、調防、改編，一級一級的由徒手壯丁往「上」進了地方兵團，更「上」一層便「平步青雲」的「升」到了主力「正規軍」——搖身一變而成爲「戰士」。這時後悔了。家，父母，妻兒，田地，房屋，莊稼，全家的生活：

：像是烏雲塊樣的積壓在胸口。沒有光明，沒有前途，只有一團漆黑；什麼也

顧不了，一切完了。然而有什麼用呢？「准進不准出」「逃避抗戰」的罪名是死刑。

煽惑、誘騙、詐欺，這是共軍進行補充的三原則。

民兵、地方兵團、主力部隊，這是補充兵員的三部曲。

四 待遇

儘管老百姓已是斷了煙火，軍隊的生活却是無憂無慮，並且還要優待的。一般人說起來，（在宣傳的意義上）共軍的生活是如何的艱苦，實則艱苦的只是士兵，長官的享受永遠是一個謎。雖然這個謎是衆所共曉的，但也得作爲謎看。打開天窗說亮話，還不是苦的自苦，樂的自樂。

共軍的待遇，大體分爲兩類：一是糧額領薪的，除去了每日食糧二斤半，（行政人員只有二斤四兩——統以市斤計算，以小麥爲標準。其他各糧依照市價準此比例折合）油草費八兩，還有薪糧可領。團級幹部每月小麥二百市斤，營級一百六十，連級一百二十，排長及其同級八十，班長四十，戰士、通信員、勤務員、伙伕一律二十市斤。另一類是

不領薪糧只拿津貼費。說起來真「可憐」，士兵每月舊幣三元，排長及其同級四元，連級五元，營級六元，團級只有七元。可是，還有呢，還有按時的衣服，還有日用品代金，還有「實報實銷」！「實報實銷」，一切包括在內！大概領薪糧的全是「門外漢」，表門上是優待，實則是收買。拿津貼的都是「道地」的黨員，自家人心裏有數，何必在明處較量？這就是待遇的兩面，一明一暗。明處的有限，暗中的却有誰知曉呢？

但是，這還是法有明文規定，至於那些「行之有素」早經默許的貪污行爲，則另是長官們的生財之道。譬如說，空報名額、逃亡遲報，（軍隊裏概名之曰「吃空」）集攏起來大有可觀，常超出正薪三至五倍以上。還有「公糧」的變賣，更是天大的機會。現時糧價飛漲，「官」定價格是永遠趕不上的。軍隊不能把全月的糧帶了走，（共軍是每天得移動十數里乃至數十里的）也不便一天一天的提取。於是乃將應領的全份提出依市價賣出，然後再隨地照「官價」收買以供食用。這一進一出之間，由於「官價」與市價有高低之差異，這差額就進了官長們的私囊，也就是「不成文法」定的額外待遇了。然而，食糧的所有者——士兵是沒有份的。

在這裏不平等的待遇下，（黨員與非黨員明暗之分）在層層的剝削之下，（官兵之間）雖然老百姓的負擔很重，而士兵的生活却仍無法改善。他們穿的軍

服一年只有兩季，一套棉的，一套單的，沒有襯衣，沒有鞋襪。春、夏、秋、冬，永遠是一條五尺呎三尺寬的灰色夾被。到了大雪的風寒天氣，寒冷的西北風幾乎吹破了面皮，就是哨兵也得不到一件棉大衣，儘在那裏發抖，甚至於抓槍的手也失去了知覺，麻木了，凍僵了。但是老百姓是捐出了大量寒衣費的。吃的全是麵，少有見到米的時候。二斤半一天的食糧，加上油草費半斤，正好是三市斤小麥，約當二市升有餘；照理，伙食應該很好的了。也不知道是故意做作呢？還是官長對於士兵的伙食根本不關懷，那又粗又硬的麵條，半生不熟的，沒有油，沒有菜，真不知道如何嚥得下去的。尤其是「麵粥」，真是麵糊湯，淡而無味，只好瞪着兩眼向着牠想心思。於是糧是耗費了，而士兵却是營養不足。共軍有幾個不是面黃肌瘦的呢？除去了長官。但是，他們的待遇是每天二斤半又八兩的小麥作為伙食費的。然而，「抱怨」的話是不能說的，長官自有他的「理由」：「革命戰士應當刻苦，不可貪圖享受」。生活誠然應當刻苦，可是那多餘的呢？沒有誰敢這樣反問過。在刻薄的待遇下，在無以為生的情況下，那些「敢怒而不敢言」的「同志們」，就以「逃亡」的行動作為他們的抗議。「動員老兵歸隊」，是共軍受創後的哀號。「自食其果」，又怪誰去？

一 實力

有許多人以為共軍的實力是無法估計

的，共產黨人也故示神奇的這樣宣傳着。主要的原因，不是實力本身的善變而無從捉摸，還是在於共軍的善於運用他的兵力，和堅強的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漲的戰鬥情緒，因而對於他的戰鬥力就常有閃爍的錯覺，以至於視為神通廣大，莫測其高深。但如果我們從物質與精神兩方面來透視他實在的力量，研究他交織着的互為因果的關聯，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的。但要注意的，正因為物質，精神兩者是構成實力的因素，所以這兩者又是相互影響着的，尤以精神方面的思想，意識為尤甚。他能否定了物質的效用，他能廢棄物質的功；但他本身却又在客觀環境影響之下而相對的變化着。譬如說：儘管有着優良的裝備，銳利的武器，充足的糧餉，倘如士兵戰鬥情緒低落，甚至於「上無鬥志」，這一切物質上的優越條件又有什麼用？眾多的兵員又有什麼用？另一方面，思想、意識、戰鬥情緒，即所謂「鬥志」的，對於人地關係是富有敏銳的感應。劊子手對於冤屈的「人犯」尚且心慄，那末攻殺自己的同胞，僅為了攫取政權而大動干戈，普遍士兵也能興高采烈嗎？所以，作戰的原由、對手、戰區，即是非曲直與夫人事關係，是精神實力形成的客觀條件。「師以曲為志，直為壯」。這是最切當沒有的解釋。同時，物質條件的具備，也可以鼓起旺盛的士氣；卓絕的指揮以及優越的訓練同能增強戰鬥力與必勝信念。「有恃無恐」，「藝高胆大」，可藉以說明物

質所及於精神的影響。其次，我們不可迷惑於「量」而忽視了「質」。儘是「數」的龐大有什麼用呢？必須有相符的「質」那才有價值。「兵不在多而在精」，這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切數量之外，尤當對軍隊的成員予以深切的注意。這樣，我們就不難從「素質於「兵力」「裝備」的了解，和雙方的作戰地位，進而認識與判定共軍的實力。

一 素質

軍隊的質素以及他的戰鬥力，是與歷史成正比例的。經驗、訓練、都大大地改進軍隊的質素並且增強他的戰鬥力。而戰鬥力又是永遠地隨着素質的優劣而上下。軍隊是從事於戰鬥的各個兵員組成的集團，如果我們對於這些組成人員有所了解，體認出他們的政治思想、戰鬥意識、技術水準，那就很容易的可以明曉到他們的素質的優劣，戰鬥力的強弱。當然，在這方面我們要注意到歷史方面，不能把「生成」時日不同的相提並論而應加以區別的。來歷、經過、現況，這三者不可偏缺，當一一詳加檢討，方能得其究竟。

一 主力部隊

共軍的主力，八路軍與新四軍也是異樣的。當國民黨領導下的軍隊進行着五次圍剿得到勝利之後，共軍是被逼退出了贛南根據地，集結約十萬的主力，經湘、桂、黔、滇、川、康、隴右而竄抵陝北。沿途死傷過半，到達陝北時只剩下三四萬人，彙合了劉子丹的一股還不足六萬。這就是後來編成八路軍的老紅

軍部隊，也是共軍的真正主力。當紅軍主力北移時，共產黨徒仍不甘心放棄南方的地區，而且事實上忽促逃竄，一時難以全部集中，也不可能把大小囉囉一起帶走。這遺留下來的南八省——蘇、皖、閩、浙、贛、粵、湘、鄂邊山地紅色遊擊隊，在山野中東逃西竄，直到中日事變，就集中起來編成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這在當日，原是地方遊擊隊，但現在也居然「婢作夫人」，成為主力部隊了。歷史既不悠久，內部又極混雜，所以比起八路軍來，就不免「小巫見大巫」而「相形見絀」了。尤其是後來擴展的部隊，更是越去越遠，一代不代。就在八路軍本身之內，所謂老八路、新八路、土八路，出身、經歷不同，品質也就異致。

政治思想

八路軍類多身經百戰的老黨員，參加過「蘇維埃運動」，經歷過無盡數的艱難困苦。他們是忠實的老黨員，與黨同生共患難者多年。他們自己明白在黨內的地位，——他們是黨的柱石，而自己也只有在黨的出路中求出路。他們不但對共產主義的理論有深澈的認識與信仰，他們並且是實行者。在十年內戰中，在國民黨大軍包圍中，他們冒着槍林彈雨，以血肉、生命的代價來延續並擴張蘇維埃政權，在死亡的重壓下建立赤區。黨是他們創造的，黨的事業是他們的鮮血造成的，他們就是黨，黨也就是他們自己。「至死不悟」，這些「鋒鏑餘生」是到死還不忘記是一個共產黨員，是應當為黨而工作，而努

力，而犧牲的。這政治思想上的堅定與頑強，乃造成他們「有進無退」的異樣勇猛的性格。但是，「新陳代謝」，老同志還有幾多呢？十年的國共大戰，西北的三年困守，中日事變又已七個年頭，前十年，後十年，不用說戰鬥的傷亡，就是「衰老」也足以使他們感到無名的悲哀。但是，究竟還不失為優良（？）的傳統，老八路軍的「同志」在思想上的忠實於黨，仍為後來者所「望塵莫及」。

繼續不斷的戰鬥和隨伴着的死亡，以及「量」的方面有着飛躍的擴張，「舊人」差不多僅足幹部之用，廣大的層下全是新進的伙伴。這是要不得的「空虛」，也正是新四軍、八路軍在今日所同有的苦悶。事變以來，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民族戰爭」的號召之下，誘惑了成千成萬的青年加入他們的隊伍。這些青年都是由於一時的熱血衝動；他們自有自己的環境，自己的前途，和自己

的希望，他們不一定習慣於鬥爭生活，更不一定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是在「替國家出力」「救國」的興奮狀態中去投軍的，他們根本不了解「國家怎樣才得救？」更不懂得什麼政治上的出路。這一時的興奮是會得隨時間的過去而消沉下去的，刺激性的宣傳也只能見效於一時而不是永久的辦法。這一種不穩定的動搖、徬徨心理的表現，在「新八路」「土八路」以及新四軍擴編未久的部隊之中，幾成為普遍現象。當然，在嚴格的訓練中，在長時間的薰染中，這一些脆弱的地方是會得克服了的。但基於歷史久暫，來歷各別而顯現的政治思想之參差，却永遠無法使之劃一。

戰門意識 情緒的表現是依從於心理而變化的。自殺的人是不會感到死的可怖，也想不到死的痛苦，根本上對於生就沒有樂趣。同樣，當兩人決鬥的時候，他不會可憐對方，自己也不恐懼。為什麼？因為他認定對方的存在是自己

的莫大威脅，一定非加以消滅不可；而自己的呢，如果不能打倒對方，那還有什麼生存的意義呢？可是話要說回來了，不存自殺念頭的人，對死亡是戰戰兢兢的提防着，用盡所有的方法來避免一切危害。而那些心軟的人，對於殺一隻雞也要掩目不敢正視的。戰爭不能例外。從事戰鬥的雙方，他們的一切動作都時刻在心理感應之下，或是興奮，或是恐懼。雖然法令和利害關係能強迫他們「行與願違」，可是情緒的表現却無法掩飾心性的流露。

共軍中的老同志——舊紅軍，他們懂得「抗日」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凡是現有制度的維持者以及所有不信仰共產主義的都是他們的敵人。他們知道，只有推翻現政府所有的對手，他們們才能遂心所欲的「唯我獨尊」。因此，凡是與共黨或共軍有着利害衝突的，凡不是共產主義信徒的政府與軍隊，都

得毫不容情的一律加以摧毀。這都是他們的「敵人」，這都是他們戰鬥的對象，不用姑息，不容姑息，當予以致命的打擊。所以，當戰鬥展開之後，他們是失去了人性的無比的殘暴，他們是把對方的悲慘下場作為自己勝利的標的。越悲慘越「稱心滿意」，越殘忍越覺得「心滿意足」。這在十年內戰之中，共軍的大屠殺已不知反復演過多少次了。而在另一方面呢，這就是共軍戰鬥意識的具體說明。也正和政治思想相同，「新同志」因着入伍時日的淺短，這一種色彩也比例的淺淡。而新兵不及老兵戰鬥情緒的熱烈，這也是確當的說明。

技術水準 儘讀游泳法是沒有用的，不實地下水練習就只有溺死的份兒。一切的技能都得到在工作中學習，在經驗中造就。尤其是戰鬥技能更不是一紙上談兵」所能成功的。所以軍隊中最重閱歷，不但當事人談起自己親身參加的戰役要眉飛目揚，在場聽眾也無不衷心欽佩

華中煙草配給組合

上海江西路二六一弄一號

電話 一八七六六

友 文

而稱歎不置，不管結局的誰勝誰敗。共軍從產生就是打從戰鬥脫胎而出，在戰鬥中生長，在戰鬥中發展，也在戰鬥中衰敗，更後又復從戰鬥中從新抬頭，在戰鬥中擴張勢力及活動範圍。漁人的兒子一定善於游泳的，因此共軍的戰鬥技術就在戰鬥生活中鍛鍊起來了。他們很少能從外面得到接濟，必須很小心地珍惜他們僅有的彈藥，每次使用都收有預期效果而不致浪費。在優勢的兵力圍剿之下，稍一不慎就有被殲滅的危險，神速的動作乃要求具有高強的運動性能。要能攀高、爬山、游泳，並且都是些「行不由徑」的險僻所在。這就是共軍在環境中磨鍊出來的兩項特長：精確的射擊與敏捷的行動。對於手榴彈的投擲他們也是很熟練的。他們可以投得極準確，擲得很遠，而在時間上又正好一着地面就爆炸開來；隨即乘着對方在彈片飛舞下所起的紊亂，在砂石、硝煙的迷漫籠罩之下，一個衝鋒衝進了對方陣地。這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是在歷次的戰鬥中鍛鍊出來的。當然，這些技能是戰鬥經驗的果實，新兵是比老兵差得多了。

什麼？貨物多了，品質低了，還有什麼可以宣傳的呢？這不是「美人遲暮」之感，是衰敗的徵兆。

二 地方兵團

新兵在各方面都是比較差次的，一切趕不上「老幹」。地方兵團就完全是新兵。雖然幹部是從主力部隊分派下來的，但也僅是次等貨色。共軍從來即主張「精兵主義」，把最優秀的人員與精良的武器集結於主力之內，以適應他的戰鬥要求——集中運用。所以，地方兵團不但不會分發到堅強的幹部、相反的，「矮子裏面選將軍」，一些較出色的還要選拔到主力裏去的。一旦不幸而主力吃了大虧，受了重大的損傷，又是大批的補充上去；然後自己再集攏新兵湊數。這樣就形成地方兵團兵員質素的「多樣性」，有着異常的複雜與過分的參差。在運用上乃遭遇到難以補救的困難，無法作適當的支配與完全掌握。其次便限制擴展所引起的混雜問題了。為吸引、誘騙外來的部隊，為求「數」的增多，對象是如何樣的人物是不暇思索的，也是顧及不到的。凡是「入夥」來的一概歡迎，真是「求之不得」的了，還管到組成份子的如何嗎？不，「來一個好個」，「多多益善」，於是數量澎漲了，而質素却「不堪聞問」。當然，這都納入非正規軍的地方兵團之列。一則主力之內不容「外人」插足，其次也當各結以「防地」的呀！

地方兵團既「包羅萬象」，各個單位來歷不同，觀感分歧，政治立場遂不能歸於一致，思想亦趨於錯綜複雜。有的是「末路窮途」暫時投靠，但求苟安，靜以待時。有許多則野心勃勃，圖謀擴展，心目中只有本位的存在，黨的要求還在其次。還有一些「草澤英雄」，明是借條路走，照樣「我行我素」，只不過文明些罷了。至於抽來的壯丁，滿肚皮的委曲，一口的無可奈何。他們是行不由己的，一切行動是被逼着做的，何嘗有半分願意。他把所想到的是家，家裏的人，往常的生活，現在的隔離。「革命」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抗戰」只是一個動聽的名詞。自己總不明白是頑的那一套把戲，究竟是做了一些什麼事情是正當行為呢，還是罪惡？究有什麼好處呢，或者對於那一些人生了不必要的損害？這一切所行所為對於自己究竟有利還是害？自己是否被愚弄或受騙了？他們一概不明白，也沒有想起。「怕又要打仗了吧？」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家呢？「家裏現在怎樣了？」這纔是他們所最關心的，這便是日夕縈繞在他們腦海之內的，也正是他們談話、討論的中心問題。比起「正規主力部隊來，何啻天壤之別！黨的政策，黨的前途，在地方兵團內是沒有若何地位的。黨對於他們還很生疏，他們與黨員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雖然也名之曰共軍。

政治思想 由於人各異其對現實之認識及環境之各別，乃形成思想上之分野

戰鬥意識 在非必需的情況之下難望起積極作用。內心不有強烈的要求，則表現於外的是冷淡與「漠不關心。」不

內 國 中 洲 滿 本 日

行 洋 國 內

社 會 式 株 行 洋 國 內

○ ○ 三 ○ 四 話 電 ○ 四 路 德 華 西 海 上

器 衡 量 度	械 器 學 光	械 器 象 氣	械 器 量 測
品 用 務 事	品 用 圖 製	器 計 定 測	械 器 化 理

管是「野心家」「投棄者」以及抽微的壯丁，他們各自有各的打算，但求日子很順遂的過去，但願沒有波折。戰鬥，這不是他們的願望。當然上級的命令難以違拗，然而除了敷衍了事外又何必過份認真，過份賣力呢？他們不希冀戰鬥的到來，甚至於是畏懼戰鬥的。因此，只有在主力影響之下，在所謂「正規軍」的策路之下，才能起配合作用，從而生「數量」所誘導而起的「氣勢」效能。至於單獨作戰，那就「不堪一擊」的了。這不是「侮敵」，不是由於「驕傲」所生的「輕敵」，從各地的戰報與情報看來，共軍的所有地方兵團，除去東接西竄之外，從未獨自過強烈的戰鬥。他們是不經打的。原因是沒有打的必要，他們不是志願戰鬥的一羣。「同床異

夢」，「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疑念是一盆冷水，誰還能鼓起熱潮呢？

後才爆炸開來。這中間所生的時間空隙，是給予對方反擊的莫大機會。還是剛纔投擲過去的溜彈，對方的優良擲彈手能迅速的再返擲過來，在她炸之前。這在「皖南事變」和「曹甸之戰」，第三戰區上官雲相和八十九軍顧錫九部下的健兒們，他們事後常把這些傑出的動作相誇耀而輕蔑共軍技能的幼稚。演出這種醜劇的丑角，便是「初出之犢」的地方兵團「同志」們。至於重武器，他們很少見到，（當然更談不到運用了）新兵器則是從來沒有聽到說起。行軍雖說是「家常便飯」，但速度、耐力、負載量，以及動作、紀律，都還比不上主力。百里外的行程（一氣）是在限度之外，路上常得休息幾次。持續的，遙遠的，接連多日的行軍，在他們是疲乏的

痛苦的，不經常的事情。他們還不能像主力樣的在大行軍之後依然保有戰鬥力。行軍的動作遠不及主力敏捷而神速，僅集結就須耽擱一刻鐘至半小時，而事先的準備更得雙倍的時間。（主力則是說走就動脚的）尤其是行軍紀律，很難做到「肅靜」的地步，從而在「秘密」上的價值就消失了不少。這還是在通常情況之下，若是超越障礙、通過封鎖線，衝出重圍，一切臨機應變的技能，更顯得生疏而無從其手足。所以，處於危險狀態之中，地方兵團的犧牲常較主力為大。這因為攀高、爬行、游泳、避彈、逃竄……等等尚欠熟練之故。而警戒的疏忽，情報的遲鈍，在在表現出技能的低下。

本店 大阪市東區高麗橋三丁目一番地

營業種目

棉花、綿糸布、綿製品、絹、麻、人絹、人造纖維
羊毛、毛織物、雜纖維油脂、小麥、雜穀、藥材紙
類、塗料染料、顏料肥料、護膜、皮革、擬革、石
鹼、機械、其他器具岩綿、石綿、硝子製品文房具
、運動具、玩具陶磁器、刷子、食料品嗜好品、
身邊裝飾品其他一般雜貨保險代理業



東洋棉花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

電話(代表)一五四二七

取締役會長 塚田公太

取締役支店長 早川利雄

中南支 漢口、沙市、九江、南京、蚌埠、蕪湖

支店並 揚州、鎮江、無錫、蘇州、常州、杭州

出張所 臨平、嘉定、太倉、南通、海門、閔行、南橋、廣東、汕頭

上海和畜產

村上顯親

文

友

(23)

關於華中之畜產業，是和農業保持有密切之關係的，蓋中國古諺云：「五穀六畜」之稱，所以家畜，家禽之飼養早已深深的根伏於中國之農業經營中，如此而產生了農畜不可分離之狀態，然而此種農畜混合之經營，自古代以來就發達，所以無論在中國什麼地方之農村中，都飼育着牛、豬、雞、鴨、鵝等等，在華中亦是如此的。更因華中河流之暢達的關係，而有無數之支流水路，因此在華中方面水路之利用，故鴨鵝等在華中到處盛行飼養。

在華中畜產中，最著名者，厥為豬，我們從兒童的繪畫往往繪一豬，更在中國古代小說的題材及電影上亦往往必顯出一龐然蠢貌之豬，同時在中國飼養豬的地方是非常之多，而中國人對於豬肉因此亦有非常的好嗜。

關於中國飼養豬最大之原因，是由於豬之排洩物可以增進

，雞四千二百萬隻——

由上述的發表統計數字來觀，如此驚人之數目，在當時之估計，約有一億一千二百七十八萬元，如折合現在有十億乃至百億元相當之巨大損害，這最大原因，是由於科學及衛生常識未能普及，防疫的施設亦未臻健全，而使之上述之病菌潛入滋生，這種實為牲畜同志們所應負起之責任，來驅逐牲畜業的傳染病菌，實為當前中國方面最宜特別重視之問題！

上海食用豬之全部來源，是由揚子江北岸地區中，所謂江北地區，該區是包括西至泰縣，高郵，寶應之東部，包括有如皋，東台，鹽城諸地，過去時因其地治安的關係，而出口港的經路亦有所不同，在揚子江北岸的輸出港口：有新生港，張黃港，天生港等地集結，用木船裝載，而用小火輪曳引，到黃浦江的上海牲畜市場的牲畜專用碼頭登陸，後驅至上海牲畜市場之檢疫處，檢疫後運至屠場解剖分割，再分配給各市場及小肉商販賣，而始分散達至各家庭中及需要消費者手中。

在上海多數消費的豬其來源大都來自江北地區，而江北地區何以大都飼養豬，這實在是很有興味而值得討論的問題，蓋江北地區因風土氣候種種，與江南地區之相迥異，故其出產高粱，豆類，包米，麥類等雜糧甚多，而此項雜糧為飼養家畜（豬）最適合之飼料，因此種源淵關係，而致形成江北地區豬之大量生產也。

普通飼養豬並非直接飼以高粱，是以高粱釀酒以後的殘餘，普通在中國是不以高粱作食糧的，高粱的生產地以華北滿洲生產最多，而產量亦最豐，所以在高粱酒中更有名的有洋河酒，汾酒等，因此飼豬與高粱酒之釀造實有密切之關係，更有因豬之排洩物糞尿等，而對於江北地區之瘦瘠壤土一極重要之肥料，如此循環不已的密切關係，所以江北地區之養豬事業極為發達，而上海及江南的都市消費往往為之所控制。

在中國實業誌所載：「江北之土壤屬於沙質，如不加豬糞中和之，則生物不易生長……。」

所以江北地區各縣都盛行白酒之釀造，其最大之目的厥為以酒粕為供飼豬之食料，而收豬之排洩物，來增進土地肥沃，便於生物之成長也。近由於治安之不靖，高粱收穫減少而

飼育亦行銳減，這實為江北農村一大隱憂不良現象，蓋無論如何豬之飼養盛衰，實有關於該區之農作物的栽培和收穫多寡，一重大之因素存在其中。關於江北地區之豬的飼養管理狀況，今簡略述之如下：

專門業者，是以蓄殖子豬為生，在子豬出生二月—四月時，不論牝牡都割去其勢（消滅生殖機能），然後担負至市集廟會，由農民選購畜飼，飼至適當期間，再使用育肥法來促進增肥，後再賣與豬之販賣商，轉運出各埠……：在此地區之豬毛色大都為黑色，因此種頗為適應本區之氣候，風土，而對於疫病之抵抗力，亦比較強，在本區內的防疫機關尚未成立，關於育種在事變前曾有改良種（意大利、美利堅等）之輸入，更因防疫機關之不完全，所輸入之外國良種，截止現在已一無所存矣！

再就現時市場牛之來源簡單略述如下：

上海牛之來源，是由京滬與京浦兩陸路運輸最多，有蚌埠、奔牛、丹陽等大的牛市場的集結，其中黃牛有遠自河南、山東、湖北、湖南、江西、河北等，水牛是山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關於食用方面水牛

在事變前中央農業實驗所之發表，民國廿二年一年中，關於豬的虎列拉，牛的炭疽病，家畜的虎列拉，以及其他之傳染病，病死之牲畜數計：

豬有五百萬頭，牛三十萬頭

，誠為一舉而兩得的方法。

，誠為一舉而兩得的方法。

和黃牛價值是黃牛肉較昂，尤以在上海之日本人士的嗜好「斯給亞給」(スキヤキ)及西洋的牛排大都以黃牛肉為最佳，因此在市場上黃牛肉價值往往較之水牛肉價高。尚有市場所見之緬羊肉，其出產地在太湖南岸地區中，因該區中養蠶盛行地帶，有大量養蠶之蠶沙及廢殘桑葉的來作飼養食料，還有山羊和雞，這是在華中各地都有飼養的，鴨鵝出產地，以鎮江、蘇州、南京、常州、蕪湖等江南地區水路地域有多量的出產地。

上述的畜產量，中國在世界僅次於美國，而佔世界第二位，而中國自身之消費遠較美當少，其中大部份是輸出用作製點心原料，製劑原料，工業原料，等各方面的利用，除供外國之外，在中國自己酒席上所常見的加工品，有：鹽鴨蛋、皮蛋、糟蛋等等，尚有一種加工生產最多最廣的為火腿及風肉，通常江北區地產之火腿曰北腿，在浙江省金華所產之曰京腿，雲腿是雲南省所產的，上海之販賣以北腿及京腿最多，其製法在每年冬季先行初步鹵製，以次再施行加工精製

，其用途是頗與日本之鯉節魚相似，在湯中及其他料理中都可以用來增加鮮美滋味，以及作禮品互相贈送用，除此種加工品外，在禽產食品中尚有板鴨、油鴨、烤鴨，油雞等亦皆為無上之美味食品也。

總之中國之畜產，尚未進入科學技術化，今後尤以在生產上來應用科學的技術，去開發這巨大的資源，同時一方面要復興農村經濟亦為一要素，如此始能確保畜產之健全性的增大，這誠有待新政府之實施自立之畜產政策必要。

(筆者上海牲畜市場技師) 壽譯

飛機上昇最高紀錄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意大利的空军上尉瑪利亞·潘其(Marth. Peje)，在西里亞峯(Montecelio)，用加布羅尼複葉機(Coproni Hip 1)，以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三米的高度，打破了英國所保持之世界紀錄。

世界飛機上昇的最高紀錄，在現在以潘其上尉為第一，至於輕氣球的最高紀錄，則為二萬二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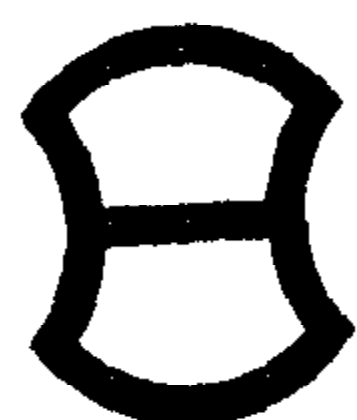
大氣的溫度，愈高則反之愈低，普通每差一百米時，約低下〇·七乃至〇·五度，然昇至一萬一千米時溫度已不再低下，保持等溫，這裡我們叫它同溫層或層圈。成層圈的空

氣很安定，無上昇氣流。並且天晴無風，最適宜於飛行。同時因成層圈空氣的密度較弱，酸素亦較少，故在成層圈飛行時空氣抵抗減小，速度和續航力增加。然因發動機係燃燒酸素發生馬力，故發動機馬力低下。並且，如無酸素吸入等特別附屬裝置，則駕駛員不能繼續駕駛。

在成層圈飛行時，聽音器不能識別其所在，探照燈的光芒亦不能到達，高射炮即使力有所及，亦難望命中，職是成層圈之隱密性，為軍用機之莫大要素，猶若空中潛艇一般。迄今為止，各國均投以莫大經費，埋首研究，雖尚無完全之成層圈飛行機製成然未來的空製或將一由成層圈來製。

本社 大阪市北區中之島二丁目一〇
資本金：二千萬元 (金額拂込濟)

營業種目
棉花·綿糸布·綿雜品·人絹糸布·生糸·屑糸·羊毛·毛織物·
米穀·雜穀·黃麻·麻製品·油脂類·一般雜貨輸出入



日綿實業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上海漢口路一〇三號

(華名 日信洋行)
支店長 田中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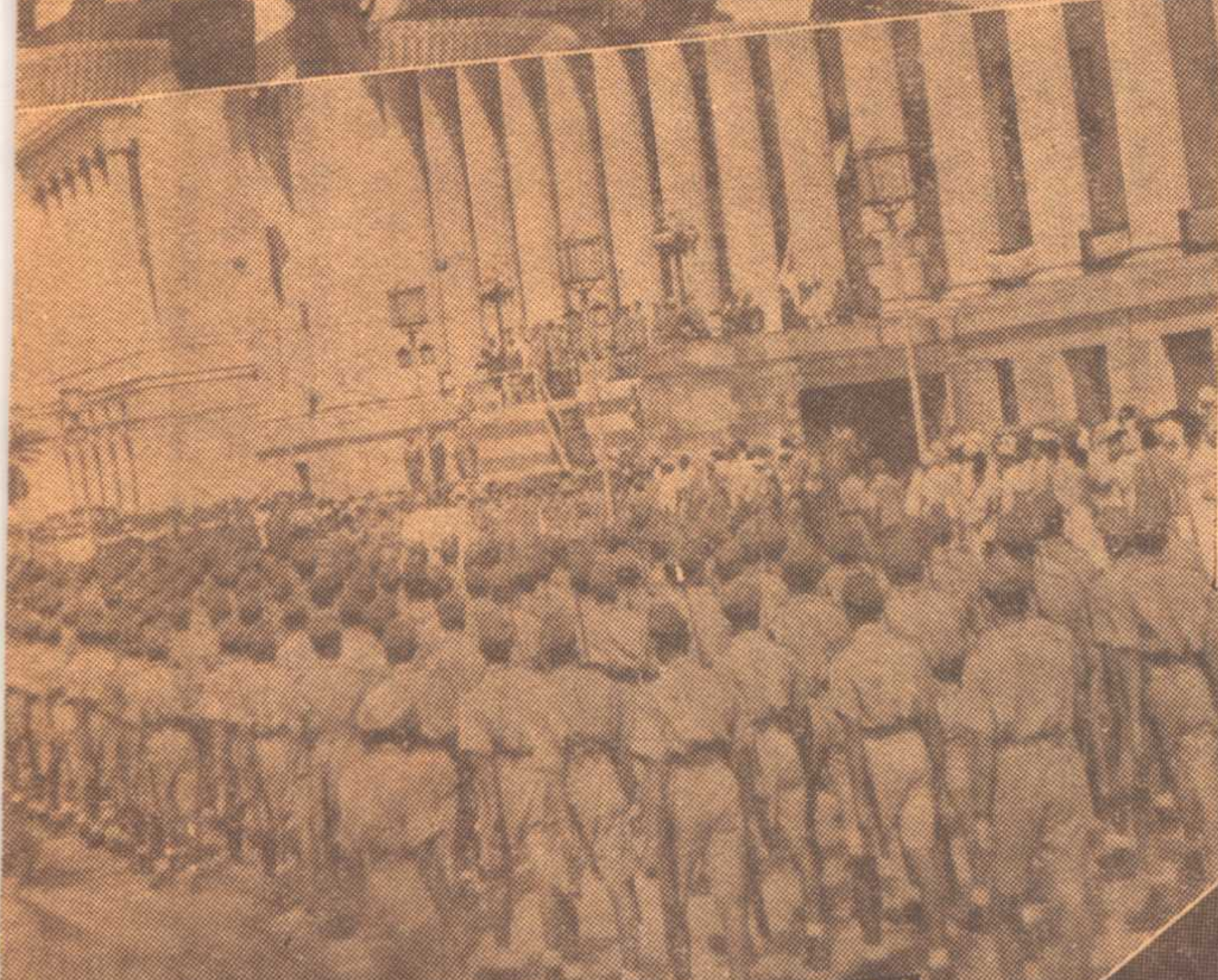
電話ニチジツNIPPON 電話代表一〇八七一

地各方南巡出相首條東日

日首相東條於六月
卅日，自東京出發
，赴南方各地視
察司政，現已
完畢，已於
七月十二
日返歸
東京



時杯乾祝互之宴歡相首條東待招本比相首泰



民國度印閱檢氏斯鮑拉特江·斯巴斯及相首條東(上)
貌全的式兵閱軍民國度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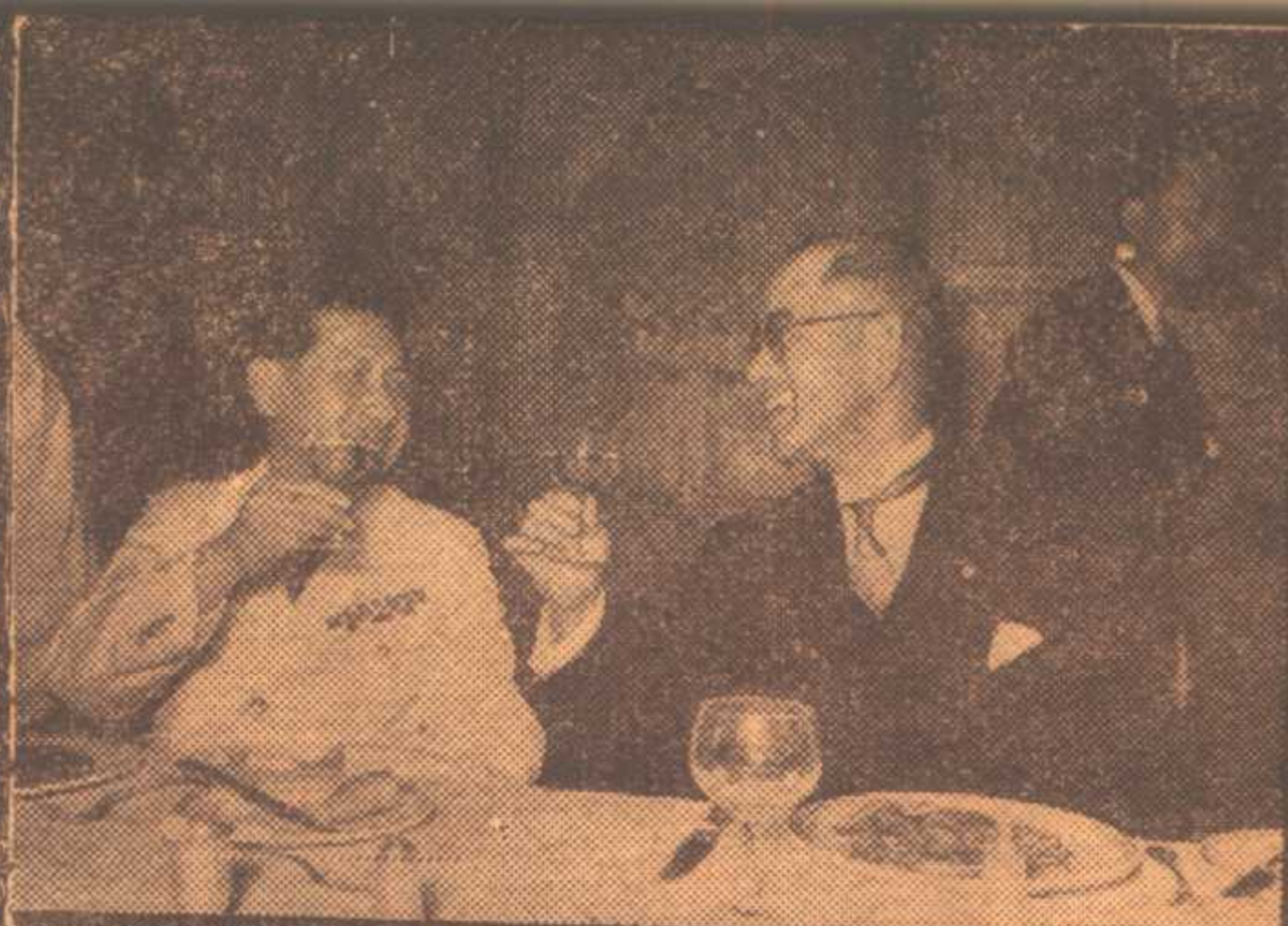
會談憲之員委備準立獨島菲和相首條東



式候同的相首條東向侯士來馬



岡崎總董與陳市長乾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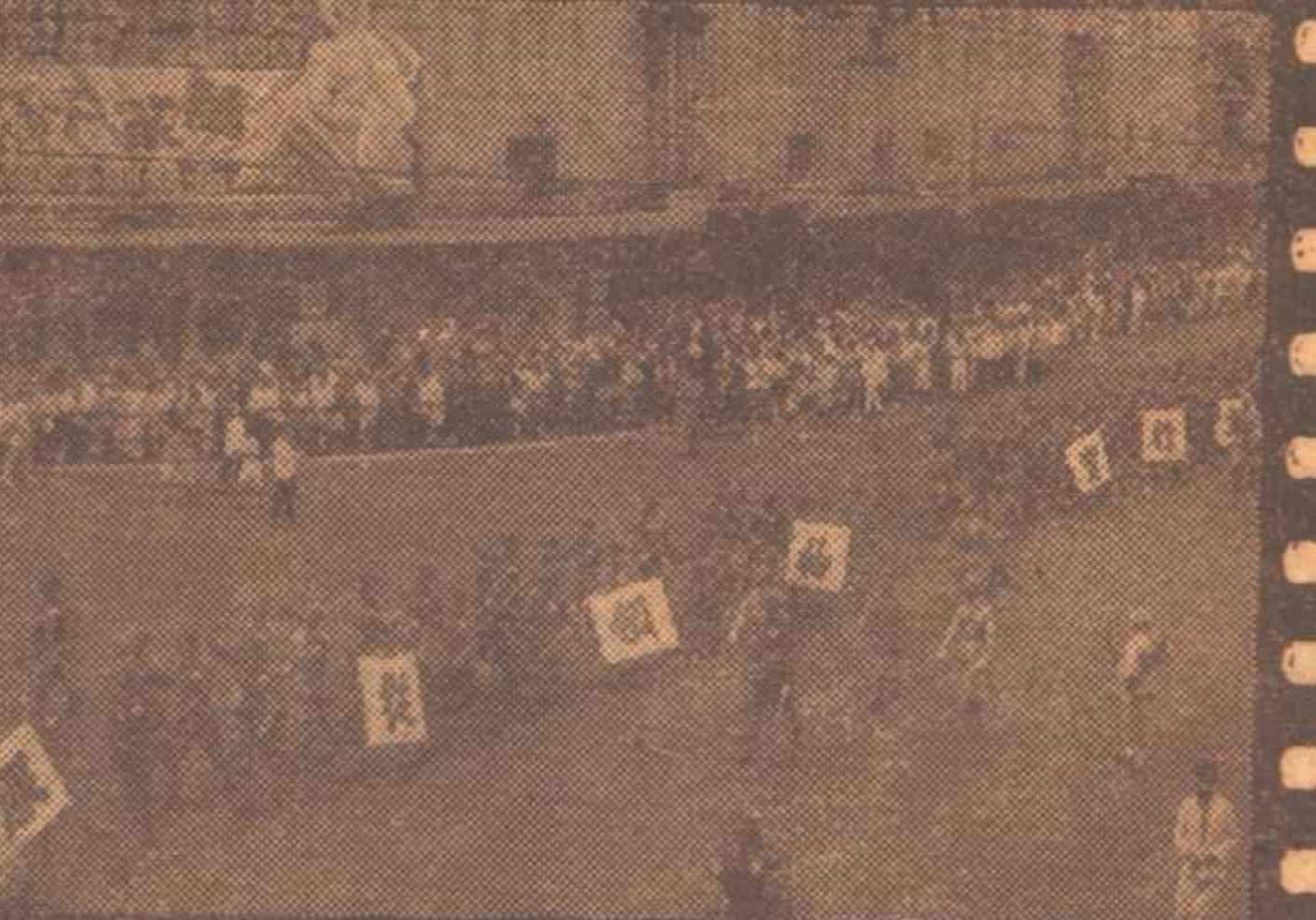
國軍與改飾國徽之舊法警察



中國青少年團之遊行



中國青少年團之遊行



跑馬廳羣星歌唱表演



慶祝人聲中獅子之舞躍



上海各界代表慶祝收回租界英美大會中



慶祝收回上海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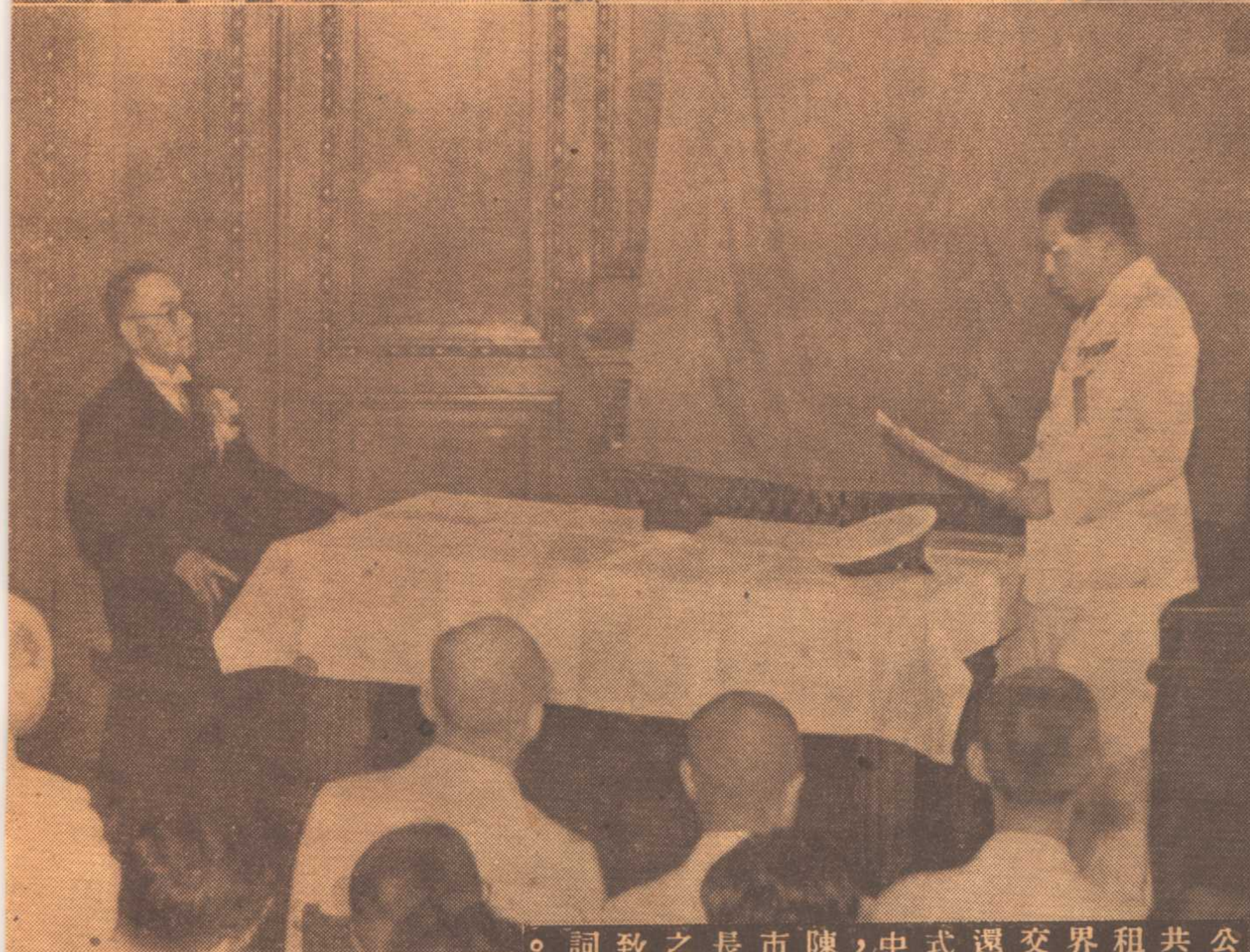
東亞旅行社

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公署

(舊法租界公董局)



。眾聽萬百與吼子獅之席



。詞致之長市陳，中式還交界租共公



之長市陳海上與氏禮傑馬領總法

。式「鑰交」



（局部丁界和共公舊）



。影攝念紀之後行舉禮典還交界租共公

養營

腸胃

素

著



十字軍考證

徐慰慈

一、前言

「十字軍」三字，已成現代口頭語，人們只知其用途，並不思及其淵源，在文學上，它常表示各種不同的見解。（甚至由紐約至菲萊特菲亞 Philadelphia 的特別快車與英國在西部沙漠中出版的報紙，也都取名「十字軍」。韋勃司忒 Webster 在他的最近增訂的字典中，解釋它爲「任何熱心虔誠的救濟事業。」因爲中世紀的十字軍，頗含有深切的宗教意味。它的結果雖然是失敗了，但當時千萬的歐洲人，爲了共同的信仰，而下決心與敵人作殊死的奮鬥，在歷史上不可說不佔一重要的地位。

一〇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國中部的克里芒 Clermont 村裏，人民麕集，形勢緊張。他們都在等待教王的來到。奧班二世 Urban 從意大利經過阿爾伯斯 Alps 至克里芒參加宗教會議。像此種重要的宗教會議，已在教會裏開過幾次了，但那一天是教皇向人民演講的日子。武士，牧師，市民，農民，都在鵝候着。最後，教皇才翩然駕臨，做了個簡單的禱告，他便開始演說。

八世紀半以前，沒有任何演說，像奧班二世一樣傾聽動人。就是考查歷史，也未見得他那樣的演說所發生的偉大效果。在今日，演說的方法雖較從前巧妙得多，我們時常在無線電播音中聆聽羅斯福，希特勒，邱吉爾的演說，然而演詞中最優美最有魄力的，我們仍須承認奧氏在克里芒的演詞，爲傑作中的傑作。下面是關於那次演說的各種記錄。

一一、歷史上最重要的演說

奧班二世用最親切的口吻開始道：「各位朋友：我們的話是爲諸君而發的，我們的消息是爲諸君而傳遞的。從耶路撒冷和君士但丁堡城裏，傳播着許多不祥的信息。那些波斯的民族，野戀的人民，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侵略基督徒的領土，用放火殺人的手段，滅絕我們的人口。君士但丁堡的帝國現在破毀了，土地現在喪失了，一個航行者，須費二個月的時間，才能經過淪陷區域。過去這個帝國是我們的壁壘，現在却成爲可怖的海峽。一般土耳其人，帶走了許多基督徒，俘虜，送到他們本國去；他們到處破壞上帝的聖殿，或用來改作自

己的教堂。在人民的情感被鼓動以前，教王接着述其慘酷的故事：

「我還有什麼話對諸君說呢？聽吧！他們用穢物擲污聖殿，並割去基督徒陰莖的包皮，以它的血注滿洗禮盆。他們把神聖的教堂，作爲養馬的地方。即使現在，土耳其人還是一樣虐待基督教徒，綁住他們的身體，用箭來放射，或者逼他們跪下，扭轉他們的頭，試驗他們的刀是否銳利：可以一擊便斬下頸項。至於他們的強姦婦女，我該怎樣來形容呢？我想還是不說好吧。

洗滌過，所以一切的東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誰見了這種慘狀能不悲傷呢？因爲他們是你們的骨肉——是同一基督的兒女，同一教會的教徒。其時聽衆憤怒激昂，一齊站起，想立刻採取行動。於是教皇又鼓勵起他們的勇氣：

「除了諸君以外，還有誰負復仇的責任呢？只有你們的勇氣，才能反抗頑強的敵人。願你們前途順利，受着上帝的領導。

忽然，羣衆歡呼着：「遵示上帝的旨意！」於是教王在出征者的胸上，加了



教皇奧班二世

記個號。他說：

「凡是願出征的人們，必須在他的頭上或胸上掛一十字證章。但老弱幼少的可以免去，女子若沒有丈夫，兄弟或保護人攜帶，也一概在禁止之例。因爲她們不能幫助什麼，反而增加了一種障礙。願有錢的人，去救濟貧困的人。

「諸君在法國，就聽得西班牙邊境的呻吟聲了。不久的將來，你們便會看見自己的妻室被姦，自己的子女被奴。想一想，那般渡海的香客。他們全身都被搜查過，甚至連腳骨裏面，也被用刀刮開來檢驗，看看有否東西藏着。他們被灌烈性的瀉藥，直待吐瀉，或爆開了肚皮——恐怕他們吞了錢幣。尤其甚者，他們的肚皮被刀剖開來，內臟也被拉出

停了一會兒，他用精神去安慰聽衆：別爲妻子兒女家庭的牽掛，阻止你們的行程。要記着聖經上所說的話：「凡是爲我的名義放棄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妻子、田地的，必能獲得百倍的報酬，且能承繼永生。然而，教王也明白人性的一斑，所以除了精神的鼓勵外，再加以物質上的安慰：

「那末，就上聖城去吧！從惡劣的種族裏面，去奪得土地，為你們自己保守起來。耶路撒冷是個出產乳酪，蜜糖水菓的地方。去，不用害怕。你們的財產可在此地獲得保障，而且在那邊所劫掠敵人的，一定比這更多。」

在中世紀時代，人們正陷於飢饉的生活中，一聽到乳酪與蜜糖，心中的愉快不言可喻。同時，為欲證實他的說話，他舉出基督在耶路撒冷所顯示的奇跡：

「在耶路撒冷，基督為我們而死；後來就葬在那邊。每年他都不斷地顯示奇跡。在黑暗的教堂裏，連一個人也沒有，却自動地點起燈來，這豈不是神的力量嗎？就是現在，也有人看見那些燈仍是神奇地發光。讓這些事實引起你們注意吧！看了如此偉大的奇跡，有誰能不動心呢？」

最後，奧班二世勸告人民勿畏地獄和痛苦：

「不要怕死，因為基督已在那兒為你們放棄生命了。如果有人平途，在陸地，在海中，或與異教徒戰鬥而喪失生命，他們的罪孽便可免除了。」

「不要怕苦，因為痛苦的所在，便是殉道者皇冠的所在。路途是短促的，鬥爭是暫時的，然而賞賜是永久的。現在我要用先知的口氣勉勵諸君：「偉大的人啊，武裝起你們自己吧！」勇敢的教徒，願你們高舉手臂，向前邁進。與其見你們人民的傷心和聖地的褻瀆，不如在沙場上捐軀。」

「去吧，有神伴着你們同行，他的幫

助你們的力量，實超過財產以上。去吧，我目送你們，領導你們，為神聖的基督而鬥爭。」

三、歐洲行軍記

這次演說的偉大成功，出於一切意料之外。當一〇九六年冬末春初之交時，十字軍便像野火一般，蔓延着歐洲大陸。當第一次十字軍出發的時候，到底有多少人，誰也不知道。好似一羣雁鳥橫過天空，誰能計算牠們的數目呢？但查其總數，約有一二十萬。

丁的集合，由一〇九七年五月起渡過海峽，確算是歷史上最神奇的戰爭——一種延長至二百年的戰爭。

四、中世紀的精神

單由羅馬教王的一次演說，怎能引起偉大的革命運動呢？這裏面是有三種原因的。

第一，中世紀的人有強烈的宗教觀念。他們的生活全受宗教的薰染。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並非是一種哲學，乃是達到得救的路。天堂地獄並非是一種寓言，乃是一種事實。聖誕節與復活節的重要，不在聖誕禮物和復活節雞蛋，乃在紀念救主的誕生和復活。

第二，中世紀的人着重武士精神。那時的精神生活受教會與宗教所支配，而社會與經濟生活，則由封建制度所定斷。中世紀的



十字軍東征的爭鬥情形

所有的軍隊，並非是整個的，乃是另

星自動加入的。其中的領袖，有木匠威靈，隱士彼得及赤貧者華爾特。他們三人未走到匈牙利，便被當地人所屈服，此外尚有二人，因在半途死於小亞細亞的沙漠中，並未見到聖地。

後來便改由若干武士領導。雖然半途會喪兵折將，但這種全歐士兵在君士坦

封建制度，這是造成個人的忠君思想：

平民忠於男爵，男爵忠於伯爵，伯爵於公爵，其餘類推。因為戰爭是一般封建君主的專有職務，所以歐洲便永遠掀動干戈，鬥爭不息。除了忠君以外，他為勇敢，體力，冒險，也是一個武士的做人規範。他們鑒於回教徒叩君士坦丁的門戶，便覺自身危在旦夕，不得不起來

運輸船舶 · 業入出輸 · 具用績紡 · 物織 · 穀雜

三 光 洋 行 株式會社

上海四川路三〇二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九七七一 · 一六九三一

出支張所店
 號五六一街長下湖蕪 · 號九一一路雀朱京南 · 號五六街河新江鎮
 號三里德樹路權民口漢 · 號八四二街中大江九 · 號八二街貨國慶安
 號六〇四街亞興昌南

三 光 洋 行 船 部

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電話四四五六八 · 四五六三六 · 一七九七七一番

自衛了。

第三，基督教與封建主義的聯絡，是由於奧班二世的單越政治頭腦。這並非他對於十字軍有什麼主張，實因回教徒蓄有奪取羅馬帝國的野心。除了宗教的動機促成奧班起義十字軍外，他的政治思想也是很明顯的。那時奧班的勢力，實超過國王以上。而且他常與英、法的國王引起紛爭，如果他能向東方出動十字軍，同時自己作了該軍的領袖，那末，即就在西方，也可以佔首要的地位了。

從事十字軍的人，都有一種共同的信念，以宗教的精神作為最高的事業。雖然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抵聖地以前，就捐棄了他們的生命——有的飢餓，有的害病，有的受傷，有的與敵人作危險的鬥爭，因而死亡者，又不知凡幾。路上坟墓與白骨，無意中給了軍士們以明顯的標誌。他們的人數是一天天的減少了。出發時所穿的是閃耀的盔甲，坐的是富麗的車子，然而，最後卻是衣衫襤褸，徒步而行，餓得半死，帶了傷痕，經過酷熱的小亞細亞沙漠。但他們始終向前邁進，達到克服聖城的目的。這種信心的力量，由於下列一事，即可獲得確實的證明：

當十字軍在數月內攻陷安第奧克 Antioch 城時，該城已成為一死城。但待他們進城三日後，大隊的莫罕默德的生力軍開抵城門，此時十字軍便被圍起來。他們什麼都沒有了。飢餓與疾病，兩相交迫，而且只剩得幾匹可以打仗的馬。

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有個年輕的法國布羅溫斯 Provencale 人，據說他會見過救主的形象，告訴他某處藏有一枝神槍。十字軍們都認為是上帝的賜物。終於解圍，並奪得大量的戰利品。

五、失敗的原因

為欲永遠爭取基督教的勝利，十字軍結果是失敗了。他們雖然失敗，可是歐洲的青年，在這二百年鬥爭的歷史中，放射出燦爛的瓊葩。他們失敗的許多理由，頗值得我們研究。

一種運動的所以成功，必須具有兩個條件：一是堅固的信心，一是強化的組織。關於前者，十字軍並不缺少。當十字軍初次出征的時候，在發現神槍的一役，足資證明他們有健全的信心。但是，時間延長下去，單有信心，還是不夠的。而況，他們的信心，已逐漸減弱了呢！他們所需要的是用嚴密的組織，來統一他們的軍力。然而，從歷史上觀察，歐洲的十字軍，殊乏統一性。因為當時歐洲包括幾千個半獨立的集團，彼此之間都懷有政治的野心，時以鉤心鬥角的姿態，和他們的鄰人相拮抗。

除了少數以外，整個的十字軍並無任何的團結和活動，不論在聖地或在歐洲。他們當中只有幾個典型的封建君主，是聰明、勇敢的，但也一樣缺少計劃，不能指揮大軍作戰。賴安煞費心機與法王在聖地交戰，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個人的野心，個人的勇敢，個人的榮耀，這是封建時代武士的本色。最不幸的事

件，莫過於西歐與君士但丁帝國間的鬥爭行為。那些國王只想從十字軍裏得到一些好處。如果他們相信可從中獲利的，那末便毫無猶豫地反抗十字軍，同時和回教徒聯絡了。

因了十字軍精神的頹唐，陣線的散漫，回教徒便乘機而起。當十字軍初次到小亞細亞的時候，近東的回教徒，正處於黨爭分裂的狀態。而且最高的領袖米里雪 Malik Shah 已於五年前逝世，他的王國也支解為各個獨立的部分。甚至在宗教方面，也分成各個黨派。這時可說是十字軍的最倖運的時機了。但待回教國王薩拉丁勃興，整個形勢為之大變。

這位在回教歷史上負有盛名的領袖，聯合近東的兩大回教宗派，趁着基督教徒的內訌，樹起他的雄厚的勢力。當時歐洲被無數的列強所盤據，薩拉丁便從埃及至小亞細亞召集所有回教徒，由他一人統率。他不但熱情於宗教，而且也是人民的政治和軍事領袖。他的仁愛和忍耐，極博得大眾的好感。相反地，十字軍領袖賴安的屠殺行為，却減弱不少人們的信仰。固然，薩拉丁死後，他的國土是暫時崩潰了，可是不到多久，回教徒就找着另一固定的立腳點。

十字軍是失敗了，他們的失敗原因，實由於缺少整個的計劃和組織。但是，十字軍雖然失敗，他們在歷史上，至今尚有相當的地位。因為百萬的歐洲人，為了共同的信心，反抗共同的敵人，而前仆後繼的犧牲，是種值得重視的事實，也是種永遠令人難忘的紀念。

商 易 貿

廠 紛 麵 江 鎮 行 洋 井 新

號一街河新江鎮場工
號十三路口漢海上所業營

號十三百路口漢海上店本
州揚·江鎮·津天·島青店支
湖蕪·州蘇·京南·鎮無



藏「書」雜記

陳柱尊

花之目。此幅書吳門十首之一，尤為晚年得意之作。

傅青主手卷

青主名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青主。一字仁仲，或別署公之它，一作公他。亦曰石道人。曰齋廬。曰隨厲。曰六持。曰舟崖翁，舟崖子。曰濁堂老人。曰青羊庵主，不夜庵主，不夜庵老人。曰傳僑山，僑山僑，黃山僑，黃老人，僑黃之人。曰未衣道人。曰酒道人，酒肉道人。或經稱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以喜苦酒，又稱老蘗禪。以受道法於龍池還陽真人，故一名真山，或署僑黃真山。又曰五峯道人。曰龍池道人。曰龍池聞道下士。曰觀化翁。曰大笑下士。太原忻州人。以上年譜

唾棄。眉得蕩陰令梁鵠方勁隳法，蓮和尙則獨得淳于長碑，而參之百石卒史孔宙，雖帶森秀，其實無一筆唐氣，雜之於其中，信足自娛，難與人言也。（集卷卅七雜記二）此乃自道心得之言。其論書精語如云：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寄到妙境，終是俗格。鍾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堵，老夫實看破他，工夫不能純至此耳，故不能得心應手；若其偶合，亦有不減古人之分釐處。及其篆隸得意，真足吁駭，覺古籀真行草隸，本無差別。（集卷卅七雜記二）又云：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習，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集卷卅五家訓）又云：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所謂篆隸八分，不但相形，全在運筆轉折活撥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賴失之。按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其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但能正入，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於射也。能正入而後變出，故學書必自正始。此言真金針度人也。（集卷卅五家訓）又云：寫字之妙，亦不過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只是古法。（集卅五家訓）又云：寫字只在不放肆，一筆一畫，平平穩穩，結構得去，有甚行不得。（廿五家訓）又云：寫字無奇巧，只有正拙，正極奇生，歸于大巧若拙已矣。（卷卅五

貫名海屋書長條

文

貫名海屋，日本孝明天皇朝人，即我國清道咸間人也。名苞，字君茂，號菘翁。寓居日本京都。業儒。書法超邁，深得晉人之骨髓；執關西書壇之牛耳者，獨推海屋。晚年雖患中風，而書體益有雅致。吾華書家方濬益特稱之曰：「余所見日本書家，特菘秀才與斯人而已。」菘秀才者，橘署覽也。工詩。語人曰：「杜子美詩，『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最得我心。」可知其人矣。海屋壯年書與圖並稱。別號甚多，弱年號海仙，後又號海客，又號林屋。四五十時稱海屋。六十以後稱海叟，或稱菘翁，或後君茂。七十後稱菘翁。此外或稱菘人，或稱菘叟，或稱方竹山人，須靜主人，三緘主人。此幀為蔣作賓舊藏。

王夢樓中堂

王文治，字禹卿，夢樓其號也。江蘇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嘗奉使流球，邀與俱往，流球寶傳其翰墨。歸舉乾隆三十五年

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後以詩鳴江浙間，與袁子才齊名。清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所書碑大喜之。嘗自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其書始學董思翁。惜抱軒集快雨堂記云：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近，無度而有度，天機開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能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尙書書快雨堂舊編，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為書自娛於其間。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其勤於書如此。又王禹卿七十壽序云：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其為當時所推重如此。兩般秋雨菴隨筆云：當朝書家劉石菴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筆宰相，淡墨探

法得二王之妙，並工繪事，遂脈理。（忻州志傳山傳）嘗自言晉中前輩書法皆以骨氣勝，故動近魯公，然多不傳。太原原習此，傳者獨吾家代代不絕；至老夫最劣，以雜臨不純故也。（霜紅龕集卷四十雜記五）此雖自謙語，然亦可以見其家學淵源矣。又云：吾家現今三世習書，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絕藝。蓮和尙能世其業矣，其秀韻又偏擅於天賦。臨王更早於吾父子也。至於漢隸一法，三世皆能造奧，每祕而不肯見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醜拙古樸也。吾幼習唐隸，稍變肥扁，又似非蔡李之類，既一宗漢法，回視昔書，真足

家訓)又云：晉自晉，六朝自六朝，唐自唐，宋自宋，元自元，好好筆法；近來被一家寫壞，晉不晉，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不宋，元不元，尚嬖媵姊妹，自以集大成。有限者一見便窺室家之好。(集卷廿五家訓，此蓋譏董文敏)又云：漢隸之不可思議處，只是硬拙，初無布置等當之意，凡偏旁左右，寬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譏。(集卅八雜記三)又云：不知篆籀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卅八)又云：三復淳于長碑，而悟篆隸楷一法。先存不得一結構配合之意，有意結構配合，心手離而字真通矣。(集卷四十雜記五)此皆論書精語。然青主書亦正多代筆。青主云：吾家爲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我始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真，其實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憤懣於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傳之祕，強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爲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筆放，滿紙極極者爲父；以墨輕筆韻，行間明燼者爲子。每聞其論，正詭癡耳。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姪仁，人輒云真我書，人但知子不知姪。(集卷四十雜記五)此卷草書杜詩五首，爲秋日阮隱居致雅三十束一首，佐還山後寄二首，示姪佐一首，空囊一首，實其得意之作。青主自言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讚，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最後寫顏魯公家廟，略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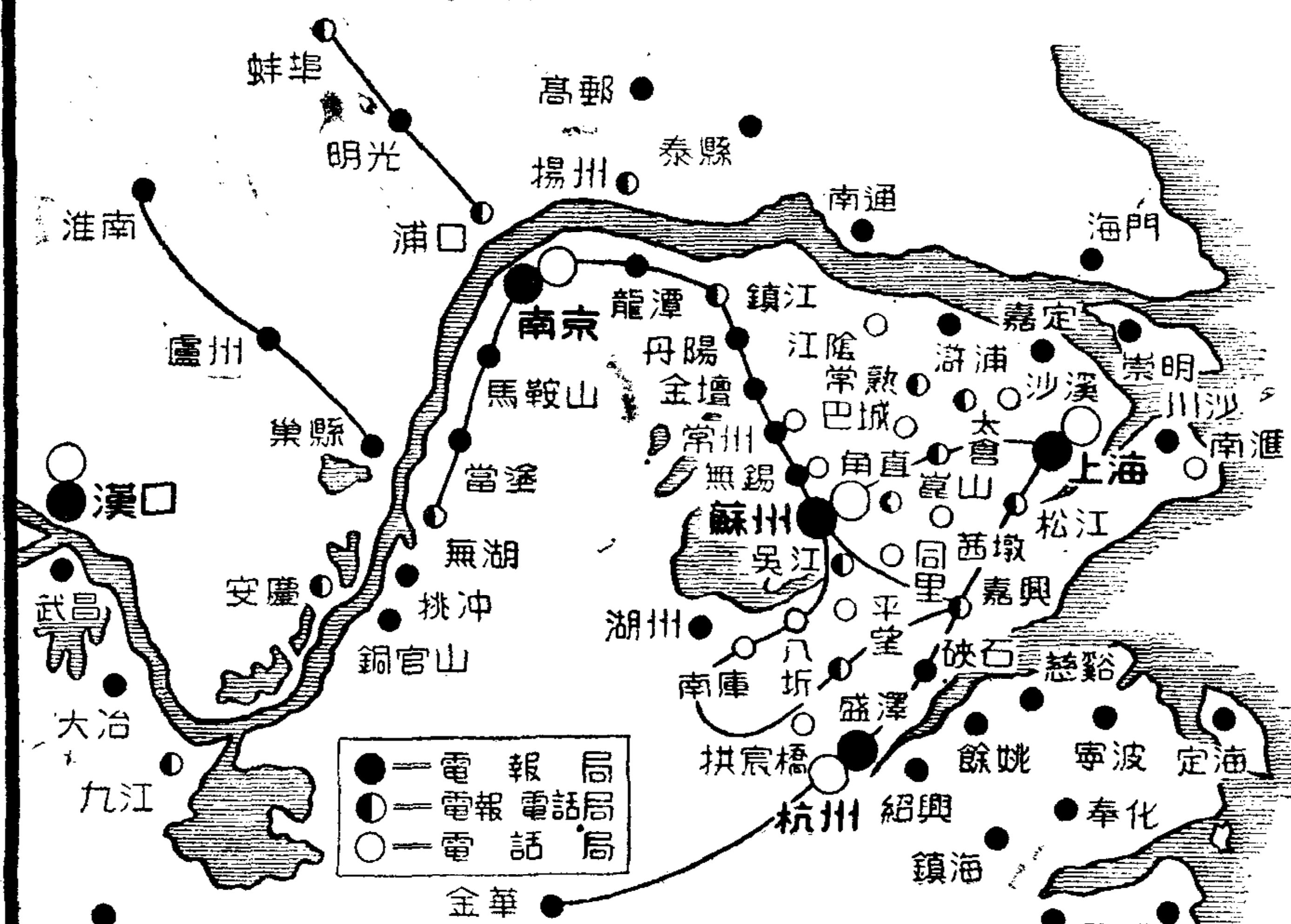
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疑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其技之大概矣。(卷廿五家訓)今觀此卷，其出入二王魯公之跡，可按而知也。青主於書無不窺。注有墨子小取及公孫龍子，在明末實爲傑出之士。

康南海草書二屏

自來著書論書法者衆矣，大抵於碑帖無大歧視，至清之包慎伯著藝舟雙楫，康南海著廣藝舟雙楫，力崇碑學，不復知有帖矣。其實此皆英雄欺人之談耳。包氏之書，得力於則天皇后昇仙太子碑，與孫氏書譜，又頗出入於王大令，蓋名爲宗碑，而實則不能外乎帖者也。康氏述學自謂始習大小歐，繼以書譜閣帖，終及南北諸碑，遂作尊碑抑帖之論，實則其得力所在，乃是王大令顏魯公，而文之以鄭文公石門銘者也。惟尙有異者，橫平豎直，純用圓筆，則又略本於石門頌耳。吾藏康氏書頗衆，此兩屏脫胎大令，殆所謂一筆書者，豈專學碑者所能爲乎？紙高六尺，每行五字，寫王右丞鹿柴五言絕句一首，每字大尺許不等。康南海書偉大無逾此者矣。頃以重值得之，日夕把玩，不勝狂喜，憶昔年謁南海於天游學院，暢論當日政治之非，及上庠講學之失。後游西湖，宿於丁家山講舍，曾錄其所撰楹帖入於詩話。乃不久而南海逝世，今屈指不過十餘年，而滄桑之變竟如此，可勝慨哉！

自來著書論書法者衆矣，大抵於碑帖無大歧視，至清之包慎伯著藝舟雙楫，康南海著廣藝舟雙楫，力崇碑學，不復知有帖矣。其實此皆英雄欺人之談耳。包氏之書，得力於則天皇后昇仙太子碑，與孫氏書譜，又頗出入於王大令，蓋名爲宗碑，而實則不能外乎帖者也。康氏述學自謂始習大小歐，繼以書譜閣帖，終及南北諸碑，遂作尊碑抑帖之論，實則其得力所在，乃是王大令顏魯公，而文之以鄭文公石門銘者也。惟尙有異者，橫平豎直，純用圓筆，則又略本於石門頌耳。吾藏康氏書頗衆，此兩屏脫胎大令，殆所謂一筆書者，豈專學碑者所能爲乎？紙高六尺，每行五字，寫王右丞鹿柴五言絕句一首，每字大尺許不等。康南海書偉大無逾此者矣。頃以重值得之，日夕把玩，不勝狂喜，憶昔年謁南海於天游學院，暢論當日政治之非，及上庠講學之失。後游西湖，宿於丁家山講舍，曾錄其所撰楹帖入於詩話。乃不久而南海逝世，今屈指不過十餘年，而滄桑之變竟如此，可勝慨哉！

東亞諸國入黎明 電波綿綿與日興



本公司專營華中電報及電話事業
 電報：通達大東亞各埠及華中各地暨歐洲南米諸國
 電話：長途電話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與日本內地各都市
 及朝鮮京城暨滿洲國(新奉、奉天、大連、甘井子)全已通達
 傳影電報：華中與日本間舉凡照相、圖案、文書等皆可傳遞(欲知詳情請向電報局或電話局接洽)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路四六一號 電話(〇二)八四五〇一

祖國的孩 明郭



細牛靜靜地坐在一個被鹽漬浸過的礁岩上，他的一雙明亮的眸子睜得大大地，他在眺望着遠處駛行着的大輪船。

「哪——」輪船曳長地嘆着氣，縷縷的黑煙在藍空中劃過一條長長的曲線。從早到晚，海浪被激怒似地，澎湃着，嘩嘩啦啦作着瘋狂的激響，連整個天與地都像被掀翻似地。

輪船邁着穩重的步子踏着洶湧的波濤愈駛愈遠，細牛的心也飄得更遠更遠了。

「那艘大船是開到中國的吧？」細牛悶悶地納罕着，他的心頭也像這激動的海波，不能變得平靜了。他幻想他現在正伏在那蠕形大動物的鐵欄杆上，那天際飛馳的白雲多麼美麗啊，他正在朝中國進行的途中。

黃昏的影子從四面躡着腳尖飄到海面上，晚霞將西天熏得通紅，海水的顏色由蔚藍轉而為蒼鬱，航船的影子祇在天際留着墨黑的一小點。

一羣海鷗振着薄翅掠過海面，細牛心頭的遐想轉了個方向，他渴望自己駕着海鷗，飛過遼闊的海洋，穿越高聳的山崗，天那邊就是廣袤無涯的中國大陸。

細牛的心爲自己單純的幻想爬滿了幼稚的歡樂，村頭廟宇裏沉重的暮鼓突然傳過，擊破他的美麗憧憬，他重覆被帶回眼前的現實世界，微微感着懊喪。

「細牛，俺戈姆啊！」（安南語吃飯。）

細牛熟習那圓潤的嗓音，那是他母親發出來的。

暮靄濃厚的黑影攫取了整個大地，眼前的海濤像匹巨獸，張着兇猛的利爪。細牛不敢多待留，他迅速轉過海灘，沿着泥徑朝回家的路走去。

細牛在這海濱荒涼的村落裏渡過了他美麗的童年，他現在正是十二歲的孩子。

孩子的思緒繁復多變，每天傍晚他踮腳在海灘邊，小小的心靈交織翻逐着希冀的火花。

他過去是愛他母親的，十歲那年爸死掉以後，母親辛辛苦苦地撫養着他，母親賢淑端莊，細牛就在母愛的溫暖中慢慢成長，變得健實起來。

但現在對於母親的感想再不能保持以往的平衡了。相反地他簡直有點恨她，從早到晚他在海灘上倒處蹣跚着，除非到夜幕深沉才拖着一雙疲乏的腳步鑽回他那寂寞似沙漠的家。媽頭上挽着的圓髻，淺黃色的印度綢袍子，以及腳上拖着的兩隻黑漆木屐，都成了細牛厭棄的對像，他時常假想：

「媽要是一個中國婦人就好了。」

但媽偏是這塊土地成長出來的，她固執地保持一切傳統的習俗，她將自己打扮得與本地婦人一樣，就連她同細牛談話，也老是離不了那生硬難聽的

土話。

「細牛態度之轉變實在也是不多日子以前的事，他爸未死前，會將他送到城裏的華僑學校裏讀書，細牛心頭的喜悅真是不可言喻的，那新鮮活潑的環境給予他太多的興奮。

地理課上，他還記得那位張先生的話：

「孩子們：祖國有着光輝悠長的歷史，祖國有着富饒的物產，祖國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美麗的國度，她需要你們，記住要好好做一個祖國善良的孩子，長大以後回到你們最親愛的祖國去。」

細牛整個血管像都沸騰起來，祖國的影子頑強地在心頭變得深厚起來，他發奮要做個祖國最好的孩子。

有機會時他將心頭潛着的意念向小伴們表示出來。

「趕明兒長大了我要回中國呢！」

他是那般天真地說着的，但他那些小伙伴們却怒瞋地衝着他說：

「哼！你也配，安南仔！」

細牛傷心地哭了，對於這話的真正意義雖然他還不會懂得，但那嘲諷的語氣他却是體會得出的。

但過後他即將這種侮辱忘得

無形無踪，雙十節那天，他懷着一顆激奮的心情在全城的惟一廣東街上穿梭着，那些大人們都興高彩烈地高視闊步走着，孩子們衣襟上綴着花，全街到處青天白日旗隨風招展着，那背後的晴空正像他故鄉海水一般蔚藍。

「美麗的象徵啊！」在每一面旗子下，他呆呆凝視着，腦筋裏充滿驚異與贊美。

不知什麼時候他從人叢中擠到會館裏，從黑越越的人頭望過去，有一個年老的長者揮動拳頭大聲講着什麼，台下時常會哄起一陣劇烈鼓掌聲。

「雜種，滾開！」

他的臉前蕩着幾隻拳頭的影子，他分辨得出這些聲音是從誰嘴裏發出的，他不敢抬頭睜，他是孤單的一個，在強者的魔爪下他不得不屈服了。

像爲誰重重擊了一下，他的臉熱燙得利害，但一個倔強的意念從他心底昇起來：

「等着吧！將來總有一天我要他們看看我細牛是怎樣的一個人！」下意識地他的小拳頭也跟着在空中揮了一揮。猛抬頭，他又瞥見那在微風飄動的旗幟，藍空還是那麼晴朗，他又偷偷地笑了。

細牛的爸故世後，他在學校

中的地位更加惡劣了，那些頑劣的大孩子簡直毫無忌憚地在每一個機會中給予他以不能忍受的難堪。

「細牛尿仔啊！」

「爸死掉媽偷漢子啊！」

細牛終於離開了那學校，他熱愛着祖國，他也熱愛那土地上所有的人們，但他所接受的却祇有侮辱與冷嘲，他是被人們鄙棄的一個。

他回到那個平靜的濱海村落裏，他將在城市裏所受到的惡毒的咒罵一古腦擲到他媽的身上。

有一天，他用着顫抖的語調偷偷問他母親：

「媽，爸爸不是中國人嗎？」

做母親的驚奇於他的問話，更訝異着他的失常的舉措。

「細牛，說傻話！爸爸當然是中國人，他是十六歲時由潮州來的。」

孩子想將他心頭的疑團翻出來，但他將飛到口頭的話又吞進去，過了半响，他却堅定地說：

「媽，我要回中國去！」

「孩子，你不要在做夢？你還這般小！」

「不，中國是我真正的祖國，我是中國人……」

他還想舉出更多理由，他的話愈來愈激昂，但做母親的將他半途截住。

「安南有什麼不好？這兒生活容易，這兒有米，有菠蘿，有芒果；孩子，你不是喜歡吃芒果嗎？」做母親的溫和地摸着孩子漲紅的臉頰。

「不嘛，」孩子傷心地哭了，淚水像珠子似地一顆一顆滴落在母親的衣襟上。

外間海濤的狂嘯是變得益發激響了，連整個屋子像也要被捲去似地。

屋裏空氣難堪地重壓着，母親的眼角上掛着兩顆晶瑩的東西。

母愛的熏拂畢竟醫愈不了孩子心頭的創傷，母子間的距離是益發變得遙遠起來了。

孩子成天徘徊在海灘上，他的胸頭起伏着茫無邊際的幻想。

是初秋的一個黃昏，沒有風，椰子樹葉靜止着，打漁人駕着輕帆，嘴裏噓着歌。

迎面走過一個戴制帽的壯年漢子，黧黑的臉，水手打扮，嘴角啣着一枝煙。

細牛再望過去，近處一艘漆成赭黃色的貨輪正冒着煙，起重機沉重地響着，和脚夫們的大聲吆喝鬧成一片。

「先生，你是從中國來的嗎？」細牛試探地問了。

那個水手將制帽朝後移了移，帶着欣賞的態度朝孩子瞥了一眼，又使勁抽了一口煙。

「先生，中國地方真好吧？」孩子的胆子大了些，他抬高了聲音。

「中國麼——」壯年漢子沉重地吐出這幾個字，沉默了半响，像在凝思什麼。

細牛的一雙眼睜得大大地，他注視着那張厚厚的遲緩的嘴唇。

「中國是好着呢，這兒什麼鬼地方，想想看，中國夠多麼大，一百個安南也抵不上！中國有山有水，有……」那傢伙並沒說下去，祇用手比擬了幾下，似乎因為話太多無從說起的那副神氣。

「帶我去吧！」細牛幾乎央求地說，臉上充滿着焦急。

「你要去那兒？」水手對於孩子魯莽的問話感着過份好奇，他故意打趣着。

「去到海那邊。」

「但祖國已瀰漫着烽火呢！」那聲音是這般憂鬱，像在惋惜着祖國的危難。

那個漢子似乎不忍叫這小孩太感掃興，他臨了拉着他的小手友愛地說：

「你還太小，下次等你長大些，我會帶你去的，乖乖地做一個好好的孩子。」

說着這話的人慢慢地走了，老遠的地方還看見他嘴角的香煙火花閃着亮。

細牛像木偶似地呆立着，他回憶着先前那人說出的話，他長了這麼大還從未會聽到過這樣美麗親愛的話語，他在那人

身上寄着無限希望。

夏夜之風

歌青春

夏夜之風，

飄來玉蘭花香陣陣。

有少年人

散步在寂靜的夜街，

默數着街燈：

一盞二盞，閃爍着

鄉間七月的夜晚，

浮沉在湖上的漁火叢叢。

少年人跌落在回憶之谷中，

沈迷於綠色的田野底夢幻；

突為高樓的琴鍵所振醒，

披亞娜流瀉藍色的多瑙河，

如泉水淙淙

漫向都市的夜空，

細牛每天坐在海灘邊，他注視着每一艘過往的輪船，他希望有一天那有着一張黧黑臉的漢子會實踐他的諾言。

季節在細牛身上翻了好幾轉，但細牛心頭的希望却從未消滅。

細牛的心頭永遠做着祖國的夢。

喚回舊夢種種——

奏「小夜曲」的人，可也在以生命底音符排遣她的黃昏

當夏夜之風，

飄來玉蘭花香陣陣。

牧者

路易士

幼稚園的女教師，

如一仁慈的牧者。

單調的風琴聲裏，

純潔的羣羊是蒙福了。

可愛的日子，

遂如一片綠色的草原。

偶爾一絲溫煦的微笑，

帶來了全人類的愛，光明，無限天國的消息啊。

風水又名爲「堪輿」，有陰陽兩種分別，一般人都是由衷地信任的，因此幾千年以來此道不衰，這大約也是我們寶貴的國粹了吧！

人類有生必有死，而不論貧富貴賤的人家，死了人必得予以棺殮而「入土爲安」，所謂「人住華屋，死葬山邱。」這是古往今來的恆例習慣了。然



邱平陽了？葬經上說：「從未葬過棺槨者爲生地，曾經葬過棺槨而遷空或年久無形者，統謂之熱地。」所以喪家爲父母營墳地，都是選擇生地爲上，而以熱地爲下，甚至有所不取。可是生地少而熱地多，古詩云：「肺腑而能語，醫師食無所；山川而能言，葬師食無所！」一般自命爲「堪輿家」，

術士揚大年，精王遁算法，又能術鑑山水之來龍去脈，鑑於陳法主重正術，相因成習，因而另闢蹊徑，創斜向說，不論陰、陽都以歪斜爲準繩，故又有「楊法」的傳世了。堪輿術趨向的變遷，大概如此。然而在晉以前，上古三代、周、秦、漢、魏、的時代，從不聞有風水生財之說，郭氏獨出心裁，創「青鳥」一經，尋山訪水，趨吉避凶，爲後世開一謀利養命生財之源，功不可沒；不過當時郭氏無非要自樹一幟，傳名後世，而後世借此一藝，往往欺世盜名，博取厚利，其中雖間有淵博碩學的真術家，但真所謂「鳳毛麟角」，求之不易了。

枯根了。如拔出草根來看，挺直而沒有鈎曲、雙丫者，就可斷定它是生地；倘若葬過男子的，那末草根必是鈎曲的；倘若葬過女人，必會生了叉頭，千試不爽，江西派術士都熟諳這秘訣，江南人知道的就少了。對於一塊地的「發」或「絕」，這裏面的奧妙，更有不可言語形容它的地方，簡括的說，大凡此地具有發旺的條件處，比如所種植着的花、卉、草木，顏色一定是青綠秀麗，枝葉也是茂盛蔥蘢，蓬蓬勃勃，充滿着朝氣，像春天裏的就更嬌艷逗人；至於像秋季裏昆蟲的鳴聲，也就發出高朗的音韻來。倘使此地呈現的條件是絕滅的呢，所生出的草木色澤終帶有枯黃憔悴的成份，掛葉禿枝，焦黑代替了翠綠，朝氣一變爲暮氣，而昆蟲鳴聲也是低澀幽怨，就是人們到這地方來，也可感覺陰森不快；其次，遙望對面或左右的景象，山必脫空，水必停滯；至於發地，走上去便會自然而然的覺得揚溢着暖稱之氣，就是四周的山水景物，也都有秀色可餐之美。這自然界的差別，本來是極不爲人注意到的，却有堪輿學上最有探索的價值蘊藏着。

關於「陽宅」，普通大家閱閱，非富即貴之輩，在購得一地而更建造大宅第時，必先要請堪輿家來相一下，然後再按圖索驥，就其指點之下動工，非此不能算正式建宅！孟子謂：「牆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勿爲焉！」一般小戶人家，茅檐土茨，又怎談得上宅第，又怎會請教那輩堪輿先生呢？

多數拾着郭璞的牙慧，一卷「青囊」，博取衣食，指東話西，登山涉水，終日孜孜覓探「牛眠」「吉壤」等佳風水，倒有一大半是欺騙門外人的說話！

然而話雖這樣說，大約站於水平線上的術家，多少得有些門徑懂得，才足被世人信服，才值得稱道，這也是必然之理；茲就筆者所知的幾種所謂「訣竅」，臚列於後：

向來民間風俗相傳，說是墳墓吉則子孫昌，不吉則子孫窮敗。堪輿家於陽宅容易看，而陰宅較難；陽宅僅是分別廳、堂、灶、房、等的方向和無地形的沖剋而已，陰宅則須分出轆頭，平陽，山坡，水澤，而轆頭要有峯嵐之氣，平陽要有泥土之異，山坡要取其坦闊，水澤又須擇取潤流之區

而五千年來，以我國衆多的人口，生者，慨河沙數，死者亦不知凡幾，年湮代遠，桑田滄海，瓦片尚有翻身時候，何況土地？劉伯溫曰：「昔日之瓊樓玉宇，今日之頽井敗垣也！」昔日有的東西，今日也許沒有了；今日的山邱，難免不爲往日的高堂大廈；而今日的高堂大廈，又怎知不是日後的山

景純（璞）創行青鳥術，著「青囊經」以來，唐、宋、元、明清幾許朝代以還都有著名的術家出現，考其源雖出自郭氏，而分流支派並不類同。迨明朝初葉，青田劉伯溫（基）著「入地眼」一卷，輾轉爲蔣大鴻所得，悉心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後世因另有「蔣法」的傳佈。迄明末清初，又有江西

景純（璞）創行青鳥術，著「青囊經」以來，唐、宋、元、明清幾許朝代以還都有著名的術家出現，考其源雖出自郭氏，而分流支派並不類同。迨明朝初葉，青田劉伯溫（基）著「入地眼」一卷，輾轉爲蔣大鴻所得，悉心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後世因另有「蔣法」的傳佈。迄明末清初，又有江西

景純（璞）創行青鳥術，著「青囊經」以來，唐、宋、元、明清幾許朝代以還都有著名的術家出現，考其源雖出自郭氏，而分流支派並不類同。迨明朝初葉，青田劉伯溫（基）著「入地眼」一卷，輾轉爲蔣大鴻所得，悉心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後世因另有「蔣法」的傳佈。迄明末清初，又有江西

景純（璞）創行青鳥術，著「青囊經」以來，唐、宋、元、明清幾許朝代以還都有著名的術家出現，考其源雖出自郭氏，而分流支派並不類同。迨明朝初葉，青田劉伯溫（基）著「入地眼」一卷，輾轉爲蔣大鴻所得，悉心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後世因另有「蔣法」的傳佈。迄明末清初，又有江西

景純（璞）創行青鳥術，著「青囊經」以來，唐、宋、元、明清幾許朝代以還都有著名的術家出現，考其源雖出自郭氏，而分流支派並不類同。迨明朝初葉，青田劉伯溫（基）著「入地眼」一卷，輾轉爲蔣大鴻所得，悉心研究，發揚而光大之，後世因另有「蔣法」的傳佈。迄明末清初，又有江西

。適行在現時的選擇葬地的目標，只是山地和平陽兩種了，這兩種却各有不同之處，同時也各有利害。鄉間片壤，大都成爲城中人士的歸宿地，積年累月，累累然一望無涯，觸目皆是土饅頭，此中實難判明風水佳劣了；因此人們尤喜山地，因爲它有許多特殊性：如乾燥，生地多，佳風水處不易改變等等。『葬經』云：『山上之龍歸於水，水裏之龍歸於山。』這是闡明山與水互相聯絡，以及互相照應的理論，只是水傍多的是濕氣，當然不宜營壙，這是很淺近的理由；何況古老相傳有言：山地易於子孫興旺，財源茂盛；平陽之地，往往被山地拔去秀氣而一時難於得力。基於上述的緣故，山地之較平陽或水傍之爲人們看重，也有其內在和外形上的遠近成因吧！

設爲權厝之計，而實不盡然；緩葬者，惑于風水之說也！……余嘗作『緩葬說』云：『杭人之死其親，以下風水者居多。而杭人之世其家，以長富貴者絕少！人亦可憬然悟其所自，而幡然改其所爲；乃且羣有詞曰：『某家乏嗣，某墓之失穴也；某氏式微，某墳之失向也。』於是待地之謀日益堅，緩葬之心日益固，地師淫營煽惑之術日益多。……富家挾重資以求善地，而地蛇山蠹百出其術以相欺，遂使尺土寸田槁壤，珍如拱璧；彼貧戶者，其有買山之資耶？……古者葬不擇地，周禮墓大夫掌邦墓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昭穆爲左右；晉有九京、漢有北邙，凡國家墓皆萃焉。後世擇地之術起，於是人卜一邱，邱卜一穴，穴卜一兩棺，雖有高陵平原，延袤數畝，而爲彼術所棄者，僅立石，樹之木，以觀美焉耳！地愈佔則愈盡，人愈亡則愈多；無怪售地之價日益昂，求地之事日益難也。……然則堪輿不足憑乎？……也！白鶴之示靈也，青鳥之集異也，烏在其不足憑也？顧不觀從來之得善地者乎？有得之神靈者焉，有得之夢寐者焉，有得之不得已而遷葬者焉。究之陰德耳

，所以致地之由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若何？曰：『生養死葬，人子事也；卜其兆，無石無水焉足矣！啓其穴，無風無蟻焉足矣！營其壙，以堅以固焉足矣！度其地，容拜容奠焉足矣！循分以盡禮，留餘以予人，竭力以安親，修德以俟命。』……這些文句中都解說得極其透切淋漓。昔司馬溫公著有『葬論』，剴切詳明，是多數人知道的；當其爲諫官時，因疾惡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曾乞奏禁天下葬書，惜當時執政莫以爲意，引爲憾事。以上兩種言論都有充實的理由，筆者更可引一事實，暴露於讀者之前，可想見其間弊病了。因了城市中人的葬地，往往在鄉野山巒，久而久之，區區方寸土勢將悉成爲土饅頭了；墳丁往往喪心貪利，遇墳主子孫衰弱，門戶式微，十載廿載，清明、寒食祭掃無人，漸漸出其挖掘手段，先以該墳之周圍餘地剝削，搬移界石，縮小範圍。或探聽其墳主後代絕滅，親戚遠遊，竟有放胆將棺槨偷掘出穴者，然後拋棄或投沉骸骨於荒烟蔓草及江河之中，再運鋤將舊窆處扒平，僞作生地，欺人以獲厚利，這種『人吳人謂之『穿山甲』，杭人

謂之『墳山老虎』！而且更有堪輿家與之聯絡一氣；必使墳主墮其術中而後已！而被騙者不知彼鬼域技倆，甘之如飴。風水一說，蓋亦有至理存乎其中，欲求好則不必靈，壞則立見顏色，故世人多講求此道；要是沒有如此玄妙作用，世間地師一道，早已消滅了！其實，堪輿家與常人無異，他們不過有一種死訣門，看陰宅則再參攷些名家的筆記；看陽宅則只須一本『金元斗臨經』，這種死書上尋得些門徑，已是自命不凡，並非真有『入地眼』能知地理之吉凶也！近世間的堪輿家只要會依樣葫蘆，照書說話，更算是郭璞再生，劉基再世了！『若要盤剝，性命交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這八個字却有見地，處在這科學昌明的廿世紀中，人類既以萬物之靈自居，人生的目的，就應該是爲社會謀福利而生

存；能夠做到軀體雖死，精神不死的偉大業績，爲後人崇拜，爲子孫效法，那末就使軀體火化乾淨，而他的影像，功勳以及遺澤，也就萬世不朽，正不必斷斷計較葬地是否吉壤，風水有利有子孫否等的謀營了。以我國地域廣大，而被墳墓佔去的土地面積，爲數可觀，無怪外人要譏笑我們，再這樣下去，將無可種糧食的田地了！這不是笑話嗎？願國民應以科學的頭腦，改革一下數千年留下的積習，對於個人既適應了潮流，對於國計民生，也更多裨益呢！

西安 且足 胡祖源

人們在窮困的時候，便會想到：要是有一筆大款子在手頭就得了！
人們在苦悶的時候，便會想到：要是有一個知心的人兒在一起就得了！
人們在失意的時候，便會想到：要是有一個勁強的背景做靠山就得了！
同樣，在寂寞、悲哀、惱怒、怨艾、……的時候，便會想到各式各樣填慾補缺的「要是」來。
其實，一切一切的「要是」，都不過是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藥物而已，如果人們能夠想到：
「要是能夠抓住每一分一秒的片刻，不管它命運也地忠實堅苦的幹我自己應幹的事」，那麼不是什麼都可「得了」嗎？

七夕風俗志

芥 君

炎暑未盡，俗稱爲「女兒節」的七夕又在目前了，據「事物紀原」一書說：「楚懷王初置七夕。」可見七夕由來已久，有着這樣久遠的歷史了。

所謂「七夕」，是指每年陰曆的七月七日那一天，我國有許多地方的人民，尤其是女孩子們，到了這一天照例都要舉行乞巧等儀式，來點綴這一年一度的節日，尤其因爲民間有着牛郎織女在這一天鵲橋相會的神話傳說，所以更加引起了人們的趣味，覺得七夕這一天可愛了。不過我國把七月六日作爲「七夕」的也不是沒有，如後面所錄兩節舊籍中的記載，就可代爲說明：

(一)「歲時記」：「京師人家左廂以七月六日乞巧，右廂以七日。」

(二)「容齋三筆」：「太平興國三年詔：七夕嘉辰，著於令中，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日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始自何時，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前者說明京師人家因左右廂

之不同，而各異他們乞巧的日期，左廂人家便都在六日乞巧。後者說明在宋太宗時曾下詔把七日爲七夕，想必當時把六日作爲七夕的一定很多，否則何必特別由當局下詔來更正日期呢？不過「日名爲七夕而用六」，究竟不是正式的，只能稱爲例外而已。

近年來江浙一帶的人民對於七夕這一個節日已不像往昔那樣的注意，除了戲院裏還要照例排定幾場「天河配」或「牛郎織女」的戲，有一部份孩子還往往要拿一盆水來浮針乞巧外，已沒有什麼其他的儀式了，並沒有端午、中秋、過年那樣地爲人所重視。可是，在華南一帶，如廣東、福建等省，婦女們對於七夕的重視仍並不遜於中秋，家家都要懸掛花燈，供奉香燭花果，隆重地來舉行乞巧的儀式的。

最近因爲閒着沒事，偶爾翻檢家中所藏舊籍，見有關於七夕的記載不少，對於這一天的風俗頗多敘述，如有許多行事和傳統，幾乎和現在還流行在我國各地民間的風俗完全相同

從這些記述裏，我們只要把現存的情形略加比較，就不難找到牠們演變的跡象了。因爲想到這對於任何民俗學研究者都有着很大的價值，所以特別選錄了一部分出來，以供有同好的人們參攷：

在七夕的行事中，最主要的當然是乞巧，乞巧的方法很多，隨着時地的不同，也各有不同的儀式，如：

「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婦女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瓜上，則以爲符應。」

「荆楚歲時記。」

「明皇與貴妃七夕宴於華清宮，列酒果於庭，求恩於牛女星，各捉蜘蛛閉小盒中，至曉以絲網稀密爲巧候，至今士女效之。」

「開元天寶遺事。」

「七夕宮中最重，市上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

「北京歲華記。」

「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以爲乞巧。」

「西京雜記。」

「七夕節物多尙果食、黃雞、及泥孩兒，號摩羅，其值不貲。」

「乾淳歲時紀。」

「七夕以油麵糖蜜造作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謂之果食將軍。」

「東京夢華錄。」

「七夕以瓜雕刻成花樣，謂之花瓜。」

「東京夢華錄。」

「七夕乞巧，造明星酒，同心膾。」

「遵生八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

「歲華紀麗譜。」

「七夕前三五日，車馬盈市，羅綺滿街，旋折未開荷花。都人善假做雙頭蓮，取玩一時，提携而歸，路人往往嗟愛。」

「東京夢華錄。」

紀事。

「七夕以黃臘鑄爲鳧雁、鴛鴦、鷄鵝、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

「東京夢華錄。」

「七夕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設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曰穀板。」

「東京夢華錄。」

關於七夕的其他習俗，則還有曝書、晒衣、祭杼、製藥物等：

「七月七日暴經書及衣裳，不蠹！」

「四民月令。」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世說新語。」

「織染署七月七日祭杼。」

「唐書百官志。」

「七月七日採慎火花苗葉五兩，鹽三兩，同搗絞汁，治熱毒並小兒痘疹不出，在皮膚內者，以此汁手蘸摩之，日再即出，丹瘡亦如此法。」

「遵生八牋。」

「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遺之。」

「淮南畢萬術。」

看了上面這些記述，我們當可知七夕度節的熱鬧情形今不如昔了。

！ 新 生 上 海

租 界 回 收 之 中 花 花 絮 絮

柳 董 天 野
黛 野
文 圖

佈起了莊嚴的哨崗汽車從東西兩方面絡繹駛來



這 幾 天 ：

這幾天，人們像瘋狂了一樣的興奮着。

街上，貼滿了引人注目的標語，迎風，各處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店家的櫺窗裏，標示了為慶祝租界收回而舉行×折大減價，通衢大道，更高紮着一座一座的綵牌坊，從早至晚，斷續着四面飛來的隱約的炮竹之聲，人像潮水一樣，捲着炙人的熱浪在湧動。

揭起了歷史上的劃時代的一頁——一聲春雷，大上海面目一新，租界收回了！

領 回 了 寄 養 的 孩 子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午前十一時，霞飛路馬浪路附近，宣佈了臨時戒嚴令。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午前九時，九江路江西路附近，宣佈了臨時戒嚴令。

這兩天，大上海在表演着一幕

千載難逢的偉大的光榮的場面：戴着鋼盔，卸着黃褐色軍服，全副武裝，約有兩大隊人數的我國國軍與法巡捕榮譽隊，消防隊，與日方軍憲在馬路兩旁佈起了莊嚴整肅的哨崗，「吏」字照會的，像黑色甲虫一樣的流線型的汽車，從各方絡繹馳來。

在法租界方面，由法總領事馬傑禮氏與我國上海市長陳公博氏辦理移交式；在公共租界方面，由岡崎總董與我上海市長陳公博氏辦理移交式。儀式簡單隆重，情緒空前熱烈。

於是這樣在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三十日那一天，在霞飛路馬浪路口大廈門前的「法公董局」的匾

額，一變而成爲「上海特別市第八區公署」了。

而在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在九江路江西路轉角大廈門前的「工部局」的匾額，一變而成爲「上海特別市第一區公署」了。

看哪！寄養在別人家的孩子，又回到母親的懷抱裏了。生活在大上海的市民們，像瘋狂了一樣的在興奮着！

暑 期 集 訓

穿着草綠色的制服，打着草綠色的綳腿，那樣活潑，矯健，整潔，他（她）們便是建設新中國的一員。

都是由各地方，各團體中推荐出來的優秀份子，六百餘名的優秀青年，便是築造新中國的堅實的柱石。

有三百多人是青少年，有二百多人是公務員。在炎炎海暑裏，他們從中國的各個方向趕來受訓，雖然爲時僅只二星期，却要備嘗舟車顛波的勞頓之苦，但爲了要達

成精神團結的目的，爲了要求其救國途徑之一致，在租界收回聲中，而偏偏在這英美遺毒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畸形發展的大上海來受訓，過一種嚴肅的團體生活，紀律生活，其意義是值得我們特別爲之記載的。

獅 子 的 怒 吼

在南京路上的高樓大廈裏，由窗口躍動着萬千的人頭。在靜安寺路上的高樓大廈裏，由窗口躍動着萬千的人頭。街上，人潮充溢得水泄不通，在一種純粹古典單純的中國風的音樂的旋律裏，一匹匹雄偉健壯的獅子在舞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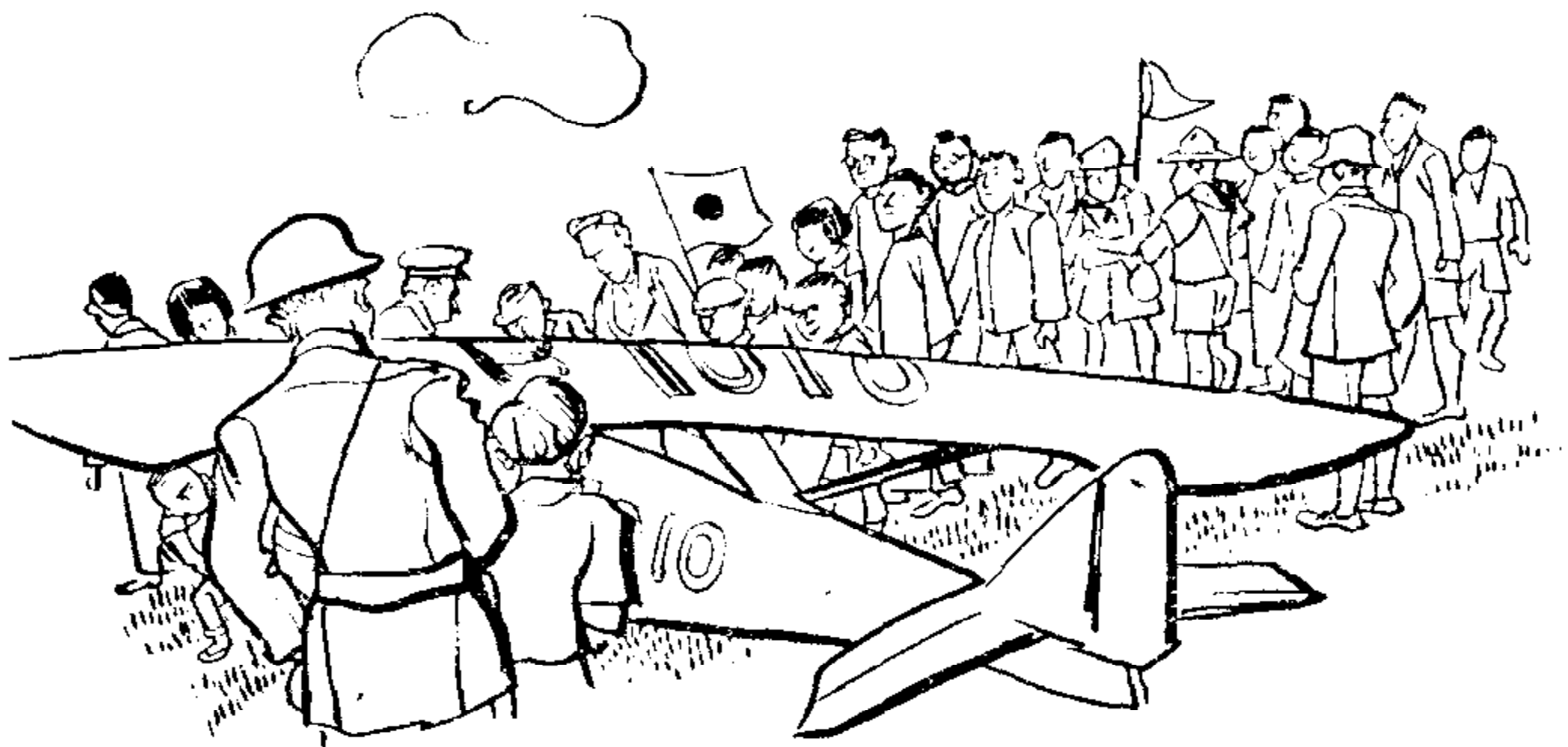


一 匹 雄 偉 健 壯 的 獅 子 在 舞 躍

這是新上海的象徵，不，這是新中國的象徵，睡着的雄獅醒來了，聽吧！牠不是正在向全世界播送着驚天動地的怒吼麼？

空中列車的表演

無論是在軍事上，或者是在交通上，今日世界的新趨勢，都是由陸上進展到海上，再進展到空中的。爲了引起中央政府下國民羣的航空熱，日本每日新聞社特於六月二十九日在首都贈呈給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三架滑翔機。萬人空巷，於是轟動了整個的白下，報紙上每天都有着關於滑翔機的熱烈的記載，吊盡上海人胃口，然而却也只有羨慕南京人的眼福而已。但是就在兩租界收回以後的第二天——八月二日，爲了慶祝起見，滑翔機居然翩然而來，在虹口公園舉行公開表演



參觀的羣衆人山人海



志鶴夫

飛機師志鶴夫

了。自然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參觀的人們「人山人海」是不在話下的，那樣翩若驚鴻，宛若游龍的優游於太空，實在使人有不勝其飄飄然，而思羽化登仙之感的

熱烈的慶祝大會

上海新聞聯合會爲了慶祝租界收回起見，特在七月二十六，七，八三日中於靜安寺路大光明大戲院舉辦了三天的名人講演大會

在兩租界收回以後，於當日的下午（八月一日），又假座大光明大戲院開催了慶祝租界收回上海市民衆代表反英美大會。而且除國府要人外交部長褚民誼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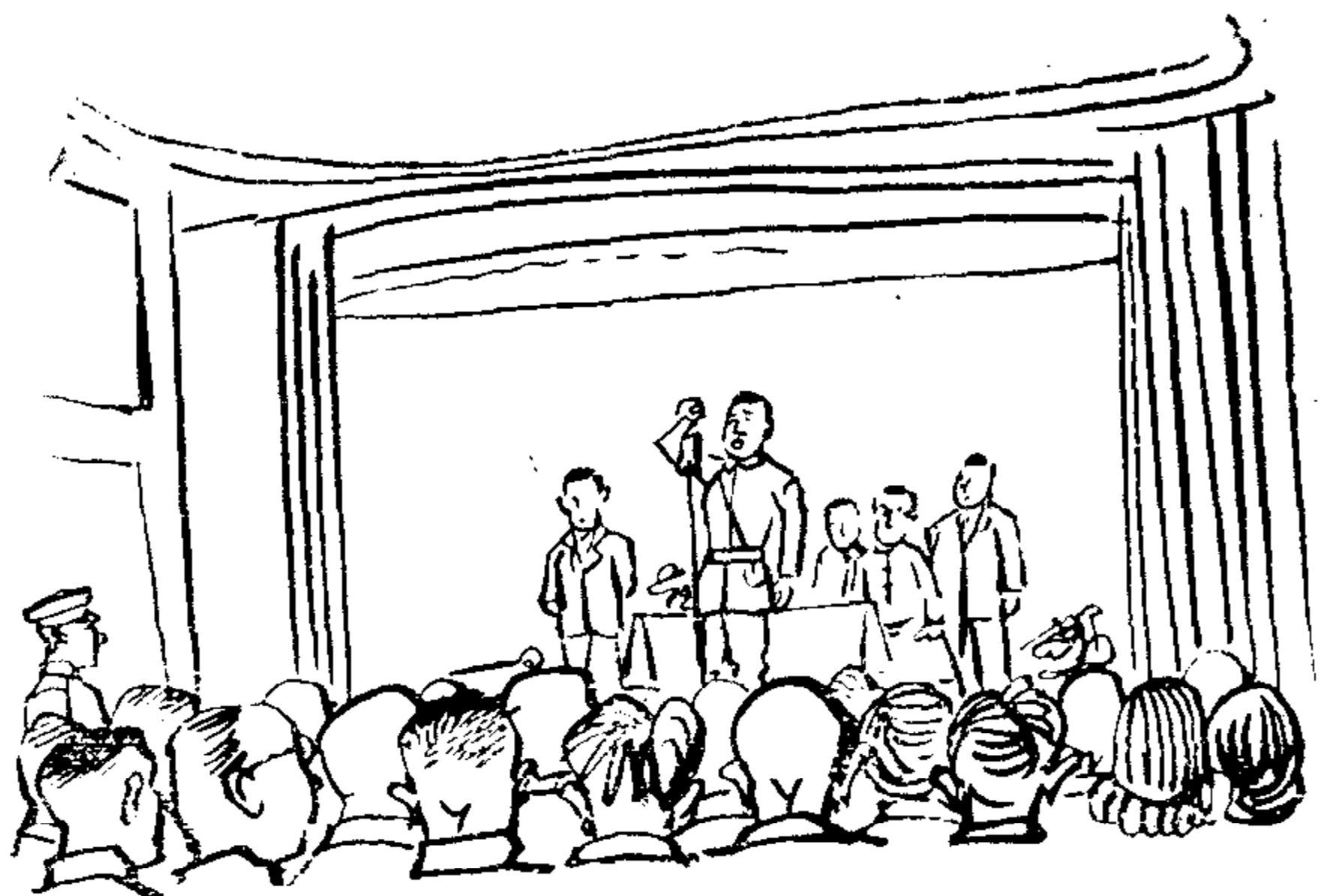
宣傳部長林柏生氏、上海市長陳公博氏、社會福利部長丁默邨氏等冠蓋雲集之外，國府汪主席並親自蒞臨。各團體各機關之代表能夠參加者，都以能恭聆主席訓詞，瞻仰主席威顏爲榮，而主席剴切愛撫的訓示詞：中國爲什麼有租界呢？上海爲什麼有租界呢？租界的存在，何以延續得這樣長久呢？那樣熱烈的責着自責自憤的話語，更使每一個國民衝動，感奮，幾乎要流下眼

淚來了。

是的，許多不合理的的事情，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現，才能存在，到今日我們仍然會看見許多看了使人不愉快的場面。如今租界接收了，在租界接收之後，我們首先要徹底掃除英美人傳留下的遺毒，但是我們却絕不希望英美人遺毒還沒有掃除淨盡之前，而却有了什麼新的變象的惡劣毒素的傳播，並且我敢相信，這不是筆者個人的要求，這當是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民衆所熱烈希望的期待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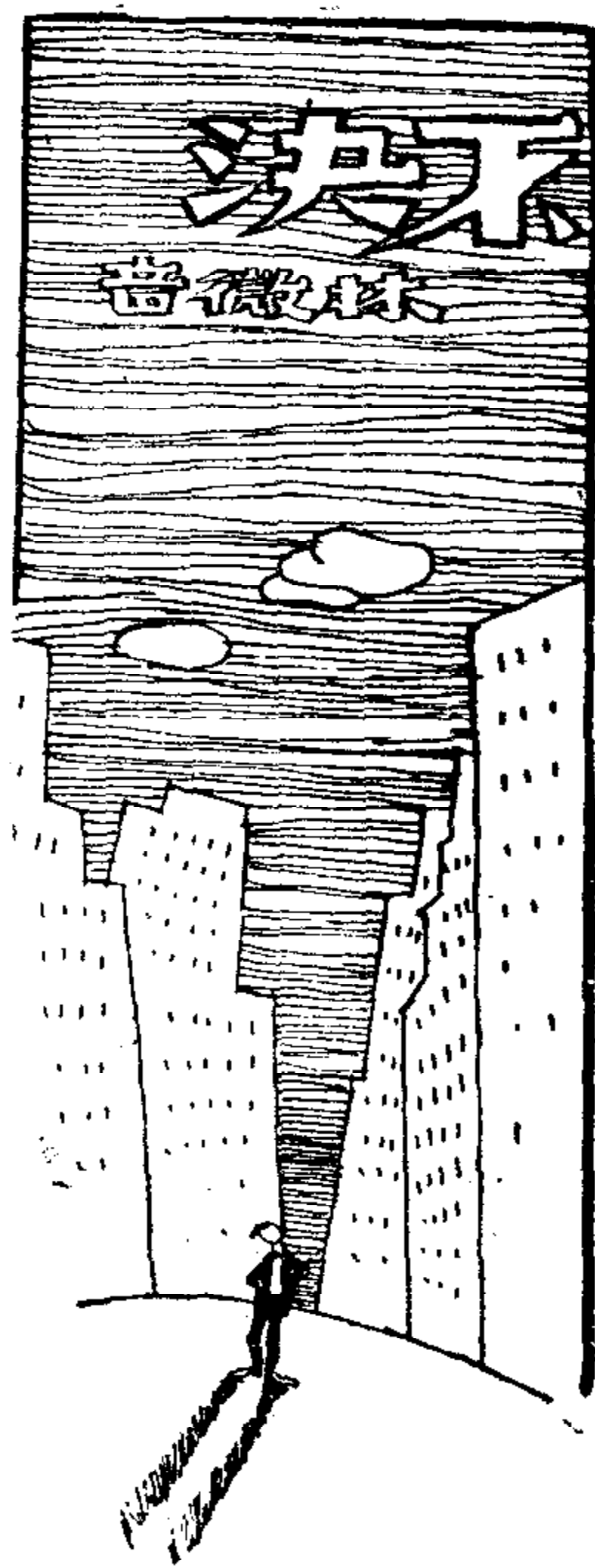
我們的話

像孩子過新年時的心情一樣，末了我們想說幾句話，並且我們想有一點很小的要求。無論多嚴厲的家長，無論多專制的家庭，但在新年裏總是比較放任一點的，雖然我們並沒有遇到太過於嚴厲的家長，和太過於專制的家庭，但是傳統的習慣如此，在新年裏說話，多是容易通過的。兩租界相繼接收了，今後當可不致一國三公，再有什麼大照會，小照會的說法，但是我們希望接收不要只接收一個名義，將過去的法租界公董局改成了上海市第八區，將過去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改成



大光明明聽主席講演

了上海市第一區就算功德圓滿，一切完成了。我們要取長捨短，使大上海的面目能夠整個一新，比方像抑平物價，消滅黑市，嚴懲囤貨商，增加食糧配給，而且這不是說說就可以馬虎過去的，這是要實地去作的。過去租界時代，因爲主權的不完整，所以無從干預調整，還可以不負責任的自圓其說，如今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了，爲了哀哀無告的百姓的期待，爲了官民一致的同甘共苦，我們是不容責任者對我們再有什麼懷柔的延宕推諉之詞的。像孩子過新年時的心情一樣，我們對於家長，就只有這樣一點小小的放肆的要求。



文

友

有着一颗永遠不安定的心的

他的身體也好像永遠不得安定。他只是在想向外面走。他想到過去蘇州，想到過去南京，想到過去北京，甚至還想到過去在現時的情狀下似乎無法去的一兩處別的地方，可是他想雖然已這樣想了不曉得怎樣長久，去却至今還是一個地方都沒有去過，即使近如只相隔一個多小時的火車路程的蘇州，雖然在蘇州的他的一兩個友人已向他們透露過他們的歡迎，甚至催促。

雖然，他的要向外面走却並不如他的友人們所在以爲的只是出去作一次小遊。他是在想整個地離開上海，既然他看到在上海這樣地不容易就下去。這種是他的過去的心境的重複，他也並不這樣地看到。而且他還看到，一到了別的地方，他接着所會有的大都是想即

時回上海的意念。而且可以說一定是這樣。可是這並不能阻止他的只是想向外面走。

至於他所得得這樣長久而至今還沒有離開過上海一步，他這還是因爲他所在想到要去的地方不止一個。這就是在顯示他實在還沒有確定一個他所真要去的地方。他只是在用這個或者那個地名試試他自己。他覺得每一個地方好像都可去，也就是每一個地方都可不去。要是他真已確定了一個要去的地方的話，他是會早已走了的，他知道他自己。苦的就在他不能有這樣的一個確定，而同時又不能把要到一个什麼地方去的意念丟棄。

「要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一定要到什麼地方去？」有時竺從田這樣詰問他自己。可是他回答不出，無論對於前者，或者後者。『起碼的感情！起碼的生活！』他終於只有這樣確認這僅

是從起碼的生活所造成的起碼的感情。

可是自嘲也並不能把那種感情消滅，所以他儘是在那這不決的情緒中徘徊着，無論在他走在街道上，坐在茶室裏，或者醒在床舖間的時候。

一

每在他自己決不定的時候，

竺從田常會有一種最好能來一個外來的決定的『聽天由命』。在像這樣不決的時候，他知道他自己，要是有一個人來要他同到一个很僻偏的地方去的話，即使像那樣的地方他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要去的，他也會不遲疑地隨同了走的。而最可能使他遇見這種外來的決定的，是在他坐在被看做他的辦公室，或者茶會，的南屋的時候。

一天，正在他一個人坐在南屋，而又在止不住想到他不能不離開上海，而要離開上海又不曉得該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看到了朱存璧。

「我想你會在這裏，你居然在這裏，」朱存璧一邊坐下來，一邊一副得意的樣子說。

「你難得來：我該說今天把你吹得來的是什麼風？」看到有一個熟人來，這至少可解除

一些寂寞，竺從田也不覺有些高興。

「東風，東風，」朱存璧也就順着回答。「你沒有同什麼人有約會嗎？」

「沒有。」

「那末我就坐在這裏了。」

「歡迎，」說着，竺從田爲朱存璧按着鈴。

侍者來了，朱存璧關照他說：

「香片——哦，不是——鐵觀音：來一壺鐵觀音。」

「從辦公室來？」

「從辦公室來。你沒有事情嗎？有人辦一張報紙，請我去當社長。你想我那裏有功夫。」

可是我答是答應了。」

茶來了，朱存璧中止了他的話語，而他自已斟了一杯茶。

接着，他拿起點心牌子看，而開始自言自語地說：

「哦，又燒包——現在又有又燒包了。不是有一陣沒有過又燒包的，是不是？」他提高聲音問竺從田。

「才從上個星期恢復。」

「哦，原來是這樣。我要一容又燒包——你不要吃什麼點心？」

「我剛已吃過，不要了。」

於是把一容又燒包叫了下去。

「鐵觀音是好，」朱存璧喝

了一口茶讚歎着說。「我說，有人辦一張報紙，請我去當社長。我答是答應了，可是我想我不能有很多的時間去。我想你橫豎空在那裏，一淘去弄弄也好。現在總編輯是有好了，一位姓但的，廣東人，名不見經傳的。我想你一淘去弄弄也好。」

「什麼報？」

「一張小型報，叫什麼『新精神日報。』名字是他們已經提好了的，我也讓它去。」

「我去做什麼呢？」

「編輯。自然編輯。你可以隨便編一版什麼。或者編兩版。事實上，四版都要你一個人負責——那總編輯不會做得長的，至多一個月，大都不到一個月，我就會使他辭職的。你暫時不必爭什麼名義；我告訴你那總編輯不到一個月一定會走的。你先負起實際的責任來。」

又燒包來了，於是朱存璧開始了吃又燒包。

接着朱存璧告訴竺從田，「新精神日報」原預備做新精神團的團報，而現在却要使它獨立出版，最後，朱存璧把那團部，也是報社的地址寫給了竺從田，而約了他明天上午十點鐘到那裏去，以備即行着手編

輯的事務，因為報紙在三四天，至多一個星期，內就要出版。

三

竺從田對於那報紙很是模糊。可是他要不接受朱存璧的邀請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那無論如何總比到一個，比如，很偏僻的地方去要好一些，他想他只有且先到那報社去看看再說。

友

而第二天在他提約在十點鐘到那報社的時候，朱存璧並沒有到。可是但總編輯得知了他是誰，即執一副熱誠的樣子招待着他，顯然朱存璧的來約他是已向他們提過過的。但總編輯還向竺從田敘述他過去在香港怎樣從事新聞事業，怎樣從事出版事業。而且在香港他還出版過一本短篇小說集，他意思要表示，他同時還是一個小說家。他還拿出了警務處所發給了他的登記證給竺從田看，說：

「在那上面寫着總編輯的姓名。」

那是但如。這個名字，正如朱存璧昨天所提到的，竺從田也覺得很是陌生。

「報紙本來預備今天出版的，」但如告訴竺從田，「現在

却因為朱先生加入了做社長，總有些要商量的地方，所以要延遲兩三天出版了。現在有竺先生來幫忙，那自然更好了。」

於是他開抽斗拿出了一張報

「我們已出過一張樣報的，」他說。「在外國，新出一張報紙，先出一份樣報，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我也先出了一份樣報——要請竺先生指教。」

這是第一版，登國內國外的重要新聞；這第二，第三兩版，登各種有趣味性的小品，預備約全上海的有名作家寫，我們已發出了很多信，想就在這兩天內要有很多的文章寄來了；這第四版，專登關於新精神團的文章。請竺先生不吝氣指教。」

竺從田還是沒有說什麼，因為就連「很好，很好」的應酬話他也說不出口。不要說內容或者版樣，他看到整張報紙都像那樣只排着短行，覺得有一種很原始的感覺。而且但如會把出樣報說得在中國那樣少有，而表示他是怎樣的先進，也顯得他很是原始的。他明白他自己是不是預備隨風回到原始的社會中去過一些日子。

四

終於來了朱存璧。

於是開所謂編務會議，出席者是朱存璧，但如，竺從田，和還有一位莫先生。

「我們現在先把四版的責任劃分清楚，」朱存璧開始說；「莫先生編第二版，竺先生編第三版，第一，四版由你負責，」說着，他指着但如。

「這樣劃分得很好，」但如讚歎着同意。「現在我們要決定各版的内容。」

「我已通盤籌畫過，」朱存璧說。「第二第三兩版還是只登文章，可是性質同朱先生所已決定的要有些兩樣：第二版登比較硬性的文章，如科學介紹，戰時常識之類；第三版，要編得越趣味性越好；最好要有一篇「電影皇后自傳」，你——他望着竺從田——能弄得到這樣的一篇嗎？」

怎麼，他嘗編過趣味性的什麼的嗎？可是竺從田想還是壓着，且等這所謂編務會議開完了再說。而現在看到朱存璧問到他，他却不能不說話了，便說：

「這——。」

「我能弄到，」但如搶着說。

「好，就歸你去弄去。我現在要問竺先生，除了這一篇連載以外，你預備有些什麼文章？」

「要「越趣味性越好」的？」

「要「越趣味性越好」的。」

「我還只才得知要有這樣的内容，所以我還得慢慢想想，」竺從田實事求是而且心平氣和地回答。

「好。我可供給你一篇，也是連載的，題目是「吃在廣東。」」

「那好極了，」但如第一個表示贊成。「朱先生，你也去過廣東？」

「沒有。我是根據別人的材料。一定要親自去過了才能寫，那末寫月球的，難道他也一定非親自去過月球不成？」

但如和莫先生都放聲笑着，顯然在表示朱存璧的話很是幽默。

「莫先生，你在你的一版裏打算用些什麼文章？」

「我打算用些關於科學的介紹，關於戰時的常識的文章，朱先生，你看好不好？」

朱存璧一時倒也好像回答不出好或者不好，而只轉向着但如說：

「你的第四版，不能是「新精神團團訊。」你應當把它改！」

「可是那是團部決定的。」

「我們現在已不必顧到團部。這是一張獨立的報紙，前天在開壁房間裏討論，不是你自已也聽到了？」

「那天只這樣提到，却沒有這樣決定。」

「一切我負責——我關照你不要有團訊就不要有團訊。」

五

報紙的内容，以及每一版歸誰負責，決定了，他們接着就討論到報酬的問題。

「你是總編輯，」朱存璧望着但如說，「我們先來從決定你的薪水着手。——你在這裏當總編輯是兼職，是不是？」

是——的，「但如囁嚅地回答。「可是我在團部裏的科長是義務職——只拿三百元的車馬費。」

「那末你的薪水似乎該全部着落在報紙上。」

「這要聽社長的決定，」但如微笑着說。

「一千二百元一個月怎樣？」

「只要社長說好就好了。」

「一千二百元似乎太少，我

們就把它暫且定為一千五百元，你看好不好？」

「這是社長的體貼，——社長要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

「這倒不是那樣說：我們還得把它拿到上頭去通過。——莫先生，你在那面是不是也是義務職？」

「他是事務員，是有薪水，但如代為回答。」

「多少錢一個月，那末？」

友

「八百塊，」莫先生羞澀似地說。

「編輯的薪水打它一千，去掉八百——二百元太少，就算它五百元。竺先生是專職，那末就定為一千元。——在這張紙頭上，還有經理，發行部主任，出版部主任，都寫着七百元，這是什麼意思？」朱存璧指點着但如所給了他的一張他所預

擬的單子問。

「那是因為，」但如囁嚅地解釋，「這三位都是團部裏的科長，也都只有三百元車馬費一個月，團長為要安定他們的生活起見，便在報紙方面各人定了七百元，以湊足一千元一個月的數目。」

「可是——這些名目——這樣吧，就把它們都改為顧問。」

但如於是照朱存璧所提出的改寫着。

接着，規定了校對，三人，和庶務，一人，的薪水。

而再下去是騰寫員。

「這騰寫員是作什麼用的？」朱存璧不明白地問。

「那裏有這樣的事情！我從沒有聽見過原稿要騰過了一遍才發印刷所的。這一項我們不要。——還有，這送稿員又是什麼？」

「就是把稿子送到印刷所去的人。」

「不是我們已有了兩個當差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怕當差去送會出毛病。」

「嘿，我說但先生，我看你的神經才有些毛病；你要這樣怕下去，我看你還該把編輯都鎖起來，否則，要是他們到臨編的時候不來怎麼辦？」

最後他們終於作出了一張收支，以日銷報紙三千份計，正相抵的預算表。而且還決定了從明天起再試報三天，而在第四天正式出版。

六

在朱存璧和竺從田從報社出來了，而一起在街道上走的時候，後者止不住問：

「報紙是不是真會出版？」

「你在問什麼？不真出版難道還會有什麼假出版？」

「你剛才去看上頭人，他怎麼說？」

「他自然表示越早出版越好。」

「可是你看錯了——他們並不顯得隨便。正相反，他們把它看得很認真，所以要我來監視但如他們。我對他們說監視不能不有名義，所以他們就叫我去做社長。而且要有名義才能去有報酬。現在他們已答應給我二千元一個月。但如顯然不會做得長久的——他們很不滿意他，所以我把他的薪水加到一千五百元，實在是預先為後繼的人打算。但如他們簡直在把辦這張報當做分贓的事情，你一千他七百的。把他們改為顧問是我暫時的敷衍——我一定要把他們統統取消的。還有，但如的硬插私人也實在硬插得太不顧體面：這樣小小的一張報，校對用到三個之多，還甚至用上騰寫員，送稿員等莫名其妙的名目。儘像這樣攪下去，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三三：七

福民醫院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說不定連顧也會出事情的。」
這所說的顧竺從用知道就是新精神團的團長。

「可是這張報的所以要出，好像就在要它做新精神團的團報，而且社址也就在團部裏，而且在出也還沒有出，却又要使它獨立——究竟誰在要出它？而且所謂獨立，又是怎樣的獨立法？」

「是上頭要出。至於所謂獨立，就是說它不屬於新精神團的意思。」

「所謂上頭，它又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它是新精神團的主管機關。所以，現在這張報紙出起來，已同新精神團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了。」

「經費已撥定？」

「這樣大的一個機關，出版這樣的一張小小的報紙，經費自然不見得會有什麼問題。我剛才已對上頭人提出，他以答應先撥出五萬元開辦費來的。答應一定在報紙正式出版以前，把那筆款子先交給我。他有錢事情就容易辦。至於以後我們自然能做到收支相抵的一步最好。我現在所在担心的，就是第二版，第三版的文章問題——你得馬上開始去拉一些人來寫。」

七

竺從用新增加了一種可研究的對象，而且他在直接對它發生關係的。可是經過了像在研究中的兩三天來，他只約略看到這好像是一張報銷的報銷報，但卻並不明白那主出者究竟是誰，而且是不是真在要出。他只覺得那僅是一種被認做正經的兒戲，或者從但如跌入了朱存璧的手中一把如意算盤。所以他無法他自己如朱存璧所向他提出的若有其事地去向人拉稿。而且所謂趣味性的刊物他也從沒有編過，就是要去拉稿他也會顯得不曉得向什麼地方去拉。所以他結果只向他日常所見到的一兩個熟人拉到了一篇短文，在他自己也寫了一篇以外。而這些，隨同朱存璧所指定要而由但如去拉來的一個女明星的自傳，朱存璧自己的「吃在廣東。」以及但如的也是有連續性的「西服，華服與和服」都已發排在第三天的試報上，這原預備就作為下一天正式出版的內容的。

可是朱存璧看到了它們却大不以為然。

「你怎麼編的？」他指責着說。「像這樣的東西怎麼能用？你看除了但先生所拉來和他自己寫的，和我的一篇以外，

在你所編的一版上不簡直是一個完全的空白？你究竟能不能編？」

「不能！」竺從用至此也壓不住地說。

「不要急！不要急！」但如急速插入勸解着。

竺從用於是覺得他在頑兒戲的集團中自己也不覺得成了兒戲的頑者。這樣覺到了，他提醒他自己至只多可做一個兒戲的觀者。所以他同意了但如的提議，他只每天供給他們兩三篇用在第二版和第三版的稿子，從英文的雜誌去譯述來的，而編輯的責任由但如一個人去負責。因為莫先生的第二版從正式出版的最初起也就沒有編。因此朱存璧每天早晨習慣的詰責都完全落在但如一個人的身上那會是——

「你究竟能不能寫文章？對你說每天寫得自成段落，你却總是上也下的！」

或者——
「這張廣告怎麼統到了那邊去？究竟是你作主呢，還是我作主？」

或者——
「這篇東西不是我已關照了你不要用的嗎？怎麼你又偷偷地用了出來？」

八

正在有人不明白但如怎麼會

每天挨着那樣近於斥罵的詰責而還是樂於做那日銷僅百把份的一張四開報的總編輯的時候，他表示了他再編了三天就要辭職。

那是在正式出報以後的第七天上。

聽到了那表示，朱存璧只是微笑着，那或者意思在說，但如的說要辭職僅是一種撒嬌或者恫嚇，那決不會形成事實，或者朱存璧早料到會有這樣的一着，所以一等但如走，他即可要那準備接手的人來。

就是竺從用對朱存璧也在以為他是在有着那兩種意思中的一種。可是他知道那準備接手的人並不是他自己，雖然在朱存璧來約他加入的最初，而對他說但如不會做得怎樣長久的時候，他以為他是在告訴他，待但如走了，總編輯這一個職位就由他來接手。可是隨即他領悟朱存璧在說這種話的時候顯然含有一種技巧，因為他只說他，竺從用，不必一時在名義上爭執，因為但如不久就要走的，却從沒明說過但如走了就是他來。至於到報紙正式出版了，就是編第三版他也只在担一個空的名義，接手做總編輯的念頭已棄絕得一些都不再存留。而現在他只不明白，要

是但如真走了的話，能忍受朱存璧的歇斯特里的發洩的究竟是誰。

而三天一忽兒就過去了。

於是在出報以後的第十天上，但如說，他從那天起不再編了，却並沒有辭職的正式的形式，而只在對所能碰到的每一個人這樣說一句。

竺從用在上午到報社的時候聽得但如那樣說，想且等到下午再看，而在他下午重去的時候，朱存璧對他說：

「我剛才已去看過上頭人：決定暫時停刊。」

「決定暫時停刊？」

「剛才我看你又不在這裏，我想還是暫停幾天也好。」

「我總會來的，而且稿子又有在那裏，就是我不來，你不是甚至只有一個人也至少可編它一天？」

「不；還是停的好。而且拿紙頭也實在拿得太吃力了！每天要拿半令把紙頭，總要等他三四個點頭。像前天昨天，星期六星期日，根本就沒有看到他人，印報的紙頭還是暫時向印刷所借了的。所以今天就是不停，怕紙頭也很不容易拿得到——而且還要還舊欠。」

「我從前在香港，」但如站着頭靠在門框上，而微笑着並

我對你的愛情，是無法表白的，而你給我的痛苦，也是無法表白的。

所以，這次你來南京，僅有的幾天裡，白天，你要出席什麼會議，宴會。夜間，還有許多友朋來望你，剩下的空暇，對於我們的見面，是多麼珍貴啊！

在我等你的時候，我就想了，我想我們這次的見面真是難得的機緣，我一定要努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愉快地盡情地和你談談，像從前的我們一樣。因為從日本的那次分別以來，匆匆的，這已是第四年了。你該記得，由於你的鼓勵，幫助，你的愛，我才離開家，自己去日本的呢！

可是，在今夜，我們又見面了，到底我自己抑制不住對你懷念的感情，我不能像我所想的一樣，來應付你。我什麼都說不出，我覺得難過極了。

我們互相沉默着的當兒，我的淚，滾滴在你的手上，你的衣服上，我又哭了。

你一邊爲我拭淚，一邊說着：

「蕾！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快別哭了，我知道你。」

××：你又說我和從前一樣，是的，在你的面前，我幾時可曾改變過？我怎麼能夠改變呢！

你雖然結婚了，而我對你的愛，並沒有因你的結婚而受到損傷，仍舊和往日一樣地愛你，摯誠地祝福你幸福。

我的愛，不能換得你的愛，這個，我知道的，因爲：「我永遠也追不上你的理想。」

我是這樣一個懦弱，寡言，而沒有勇氣的女孩子，對於你，自然是只有還給我一些感激與同情的言辭。

你說：「妳這樣的愛我，我真覺得幸福。我永久感激妳！」

啊！天哪！十二年後的今天，聽到你給我這樣的感激的話，我復何言。

× × ×
已經很晚了，這在南京城內往返開行的小火車，第末次車開來的時間快到了，我想，我該回去了。於是，毫無理由的，要求你送我到車站，你也很爽快地答應了。

深夜的春風，凜冷得和冬天一樣，看你冷得有些打抖的樣

子，我覺得非常不安，可我又捨不得你離開我，因爲，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能再會面，就無言地讓你陪我等車子。

我復憶起八年前，在北平的東車站，我同哥哥，卓表弟，三個人送你去關外的那個夜晚，你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痛苦地凝視着我，眼睛裏滾轉着淚珠，那時候，你的感情是豐富的，不願意和我們離別的情緒，我覺得我是非常明瞭的。

你母親死了不久，父親便到關外去就職，你同你的老祖父過那孤寂的日子，後來，我們結識了，正巧，我們後院的鄰居搬走，於是，你同你的祖父便搬過來。從此，我們住在一起了。哥哥，卓表弟，和我也成了你的契友，三年以來，我們的感情相處得多麼融洽呀！

你同哥哥，總是喜歡說那些半句不成的英語，藉做遊戲。說不出來的時候，你們常常哈哈大笑。還常談些怎樣吃魚肝油，才不感覺出那惡腥的味道等等，這消逝了的過去，你大概不會淡忘吧。

你第一次帶我去看電影的事，你也不會忘記吧！這個，對

於一個女孩子，在她的一生裏，恐怕永遠是美麗的甜密的記憶。

車子抵山海關時——離你去的目的地還有一半的路程，你便熱心地寄給我們明信片，告訴我們你在路上的情形。及至到達目的地後，在你數日旅途的疲乏未及休息的一刻，你就又寫信來，告訴我你抵後的情形，畫了一張圖畫，上面清楚地畫着關外房屋建築的樣式，院子里丁香花樹的位置，那時丁香花還未開放……我已經深深地爲你的離情感動了，我覺得我們相處三年間，你我的感情，已經契合，我感到莫名的幸福，我決心盡我所有的感情，來安慰你，溫暖你孤獨的旅居，使你不曾感到異地飄泊之苦。

從此以後，我們便陷在強烈的初戀裏，我的愛，我的一切，都寄託在你的身心。

我覺得我是在爲你而生活。所以，四年前，我去日本，我以爲，我努力充實我的一切，完成我的夢，是可能的。

而今，你已經結婚了。……這是怎樣地的一個謎，一場

惡夢，我簡直迷惘了。站台寂靜得很，只有我們倆個佇在那裏。

不久，車子來了。你像以往那樣，關心地叮嚀着囑咐我：「要當心，多穿衣服，珍重。」

說完，你放開我的手，扶我爬上了火車。車開後，我探出身子望你，望見你還站在那裏向我擺手。我痛苦極了。

× × ×
回到家裏，我頭忽然痛楚地暈起來，內心裏空虛得很，我覺得意外哀傷。就彷彿我又陷在初戀裏，渴望再見你的感情，復又燃燒着，「××：我不能再離開你……」

我簡直要瘋了。過後，我又非常後悔。後悔我們這次不該遇見，那麼，對你的感情便不會像今日這樣熾烈地痛苦我自己。不是麼？你，擾亂了我平靜的生活，使我這樣的不安與焦燥，我非常恨你。

所以，你走的那天，我沒去車站送你，走後，始終也沒寫信給你，你將怎樣地誤會我，我是知道的，但，又有什麼法子呢？

完了，我的愛情……一切都完了。

大東亞民族水說當選作

空 星

水烟林三作
丁佐久譯

3

一一一

巴究公園的早晨，人影寥落。坐在微帶傾斜的草地上，懷戀地望着散在各處的灌木叢的李，突然開口說：

「我想在明天由此處出發了。」

「幹麼這樣性急，馬尼刺還很熱哩！」

敏男掃興地回答，再回頭對王說：

「王君，你暫時還不走呢？」

在觀賞轟出在旁邊的松枝的王，不置可否，單回看一下李的臉。

「唔，真是想得太急了。工作方面，大體已經舒齊，老實說，我在這裏住得厭倦起來了。」

「是不是爲了清蘭的事呢？」

王稍帶一些客氣的口吻問他。

「這也有關係，還有，就是想趕快回去喝你們所欣

羨的葡萄酒，哈，哈，哈！」

笑過了的李英俊臉上，浮起了一些寂寥的陰影。

「那麼，我們都一同回去好嗎？藤田君，你以爲怎麼樣？」

「你們兩人既然說回去，我當然不會再有異議，一定快樂地奉陪。李君到馬尼刺去後，馬上回東京嗎？」

「噯，想儘可能早些回去。」

「雖然祇和李君在一起住了二三個月，却好似在一起共了幾年，真也奇怪。我這種放蕩不羈的性格，自己亦知道你們不喜歡的。可是，竟一點都沒有傷害到我們間的感情，我真感謝你們的寬大。我想將這友情一直繼續到永無休止。」

敏男異乎尋常地作了一片述懷。

三個人一時之間，都呆呆看着落在草地上的松枝的影子。

「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好意，因爲連我的事還未考慮

過，你們毫無回去的理由。」

王攔住了李將要出口的這片話，開始申述自己的理由：

「我從前幾天起，感到已從一直懷異到如今的裏面覺悟過來。時常想到所謂民族的運命。我也想回國去工作。」

敏男也不肯讓步地申述要歸國的理由：

「我具有值得自傲的民族意識。在美國遇到被無智的Yankee們用輕蔑的目光揶揄時，我就恨恨的回看他們一眼，這就是這意識的斷片的表現。可是畢竟受了自由主義波濤的沖洗太長久了，所以對你的感想乍聽起來覺得格格不入。我對任何事都輕薄隨便，便是這苦悶的表現，這要請你看明白的。總之，我也在想快些回故鄉去，受一下祖國思想的沖洗。」

一一二

兩個青年各述完了似乎理所應然的歸國理由，李微微地笑着。

「我所說的並不是那種事情，我是在說賽西利亞的事哪！」

「賽西利亞？」

同時叫了起來的兩人，不覺互相對視了一下。在兩人之間不能提起的事，突然提出來作話題了。

王和敏男是美國以來的友人，一切私事都已互相打明商量過。美國鄉間的大學裏的僅有的兩個東方人，當然是勢必如此的。滿洲事變當時，各地的中國學生都在鼓騷起來時，王和敏男的友情還是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他兩人的心，都互相知道得無微不至。祇有一個地方，直到如今，竟在兩人的心底形成了嚴厲的門。兩人都怕接近那門。那是世界上美麗的薔薇的門。可是，當那兩朵薔薇互相遇到時，其中之一就得負着枯萎的運命。

「我也在考慮着賽西利亞的事。」

王鼓足勇氣說過後，便將目光躲開了敏男。敏男閉着眼睛想了一回，突然脫下一隻皮鞋站了起來。

「啊唷！」

他用一隻倒退了二三步，立即在旁邊的松樹根上將皮鞋拍。

「大概有蟲，很厲害的咬了我一口。」

敏男背對着兩人，便將皮鞋在松樹上拍，一面看着皮鞋裏輕輕地說。他的頭腦裏已經亂七八糟。

賽西利亞，賽西利亞，——他心裏在不斷地叫着賽西利亞的名字。

對於王那種一往情深的真摯態度，賽西利亞亦不得不跑向他身邊去……可是我自己也不是很認真的嗎？我從生了以後，從未這樣老實地想過什麼。如此說來，賽西利亞就當真會離開我嗎？不，這是還得由賽西利亞自己下判斷的問題。

他看着鞋底裏，一面在想。

敏男的眼前，浮起了某天晚上，在旅館門口，賽西利亞關心着王的眼色的印象。

「啊！賽西利亞，你去罷，到王君地方去罷！」

敏男在松樹上拍着鞋子，一面像祈禱似的喘着。眼眶裏不覺滲出了無意的淚，他睜大着眼耐着。

「真是好厲害的蟲哪！」

敏男疲乏不堪，便在那地方橫了下來。

看到朋友突如其來的舉動，一時呆住了的李英峻，便開口問：

「怎麼了？倘使是毒蟲，那得要當心纔好哩！」

「不，沒有什麼關係。」

敏男憂鬱地回答。

王冷靜地跑到敏男旁邊，很緊的握住他的手。我們三個人便在明天一同出發好嗎？」

在停靠在旅館前的汽車裏，李向白髮的老人招手。

「培尼德斯先生，再會吧！要是沒有緣，我們還能再碰頭。你的話使我們非常憤慨，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事的。」

「謝謝你，李先生！」

老人簡單地回答他。

王和敏男也跟着坐進汽車。

敏男向前彎着腰，伸出手去。和站在反對面窗外的培尼德斯老人握手，同時慌張地向窗外找尋。

「呢！賽西利亞小姐在什麼地方？」

「啊，真的。不看見賽西利亞，她說馬上就來的。」

旅館的僕歐們在將行李裝上汽車時，三個青年都向相識的人招手道別，同時却都在想着一件事。車夫坐上汽車，拉上車門時，敏男已等得不耐煩而跳了下去。

「稍等一回，由我去看一看來。」

這時候，由車窗裏透出了半個身子在望着的王，突然發出歡聲，叫着賽西利亞。

在大家環視之中，全身雪白，提着黑的小皮包，向汽車走過來的賽西利亞，像一隻雪白的小羊那樣可愛。

「再會吧，賽西利亞！」

三個人同時叫。

跳躍似的將手攀住車窗的賽西利亞，擡起頑皮似的眼睛，一面稍帶喘息說：

「那裏是再會，我跟你們一同到馬尼刺。」

老人將手裏的杖在地面上厲聲地敲着說：

「賽西利亞！又說這話了嗎？我不是再三叫你在巴黎稍爲住一陣嗎？在我地方都不說起一聲，便這樣地自作主張。」

三人在擔心着老人的杖會敲斷，也許老人的腕會敲斷，被這冒失的少女呆住了，祇能旁觀着事態如何發

展。

賽西利亞對祖父的發怒似乎是看慣的，若無其事，不慌不忙，早已跑進車裏，在敏男呆然地讓給她的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去。

「祖父，過三個月我再回來吧。回頭將行李給我送來，好不好？祖父！」

培尼德斯老人知道沒有辦法了，便一面敲着杖，慢慢地由車後繞過來，靠向賽西利亞的車窗。

「可憐的祖父，可是這次我馬上回來就得了。」

一面說，賽西利亞將臉貼着老人的頰。他失望地苦笑了起來。

「你又使老人家爲難了，得早些回來纔好哪！」

二五

汽車不管大家的離別言語，已經聲息全無的從太平洋飯店的大門滑出去。

三個青年從車窗透出臉去，或者伸出手去，惋惜着和培尼德斯老人的分別。

賽西利亞向後窗外凝視着，隔着玻璃窗搖手，舉着手杖的老人的茫然若失的姿態，忽然漸漸地小起來。到稍爲曲折的路端，老人和旅館，都從他們的視線消失掉了。

賽西利亞疲乏地一坐下去，三人也都不約同回到座位上，再互相看一看臉。「哈，哈！吃驚了吧？」

「唔！」坐在賽西利亞反對方向的靠窗的李英峻，發出了不相干的嘆息聲。

「嚇了一跳，祖父不很可憐嗎？」

橫坐在前面摺椅上的敏男，再三凝視着賽西利亞，在大家的眼底，還沒有消失掉培尼德斯老人的印象。賽西利亞將眼移向窗外，望着巴黎街道將近盡頭一帶的風景。

「我，看來很任性吧？」

這是一個不容易答覆的難問題，她很認真的顏色

友

文

，使三人不能隨意便答覆她。

「我在世間最愛祖父，祖父也最疼愛我，可是，祖父無論如何不告訴我父親的事，我感覺到很苦痛。因此，時常要和祖父淘氣爲難——便是昨天，我又問起樹裏的白煙斗的事，可是祖父還是……」

賽西利亞講到這裏，便噤住了口。

三人也想起了那時培尼德斯沒有用手去動它的那個白煙斗的事。他們在各自的頭裏，對賽西利亞的父親，構造起各自的想像來。

「祖父一定比你更感到痛苦哩！」

李便冷靜地申述他的意見。

坐在賽西利亞旁邊的王，從先前起便一言不發，兩臂交錯，閉着眼睛，靠住座墊坐着。

「王君，前天早晨，你一個人在耽於冥想的崖壁，就在那邊啦！」

敏男彷彿是要打散各人的注意似的，用很大的聲音來指着那邊。王對敏男指着的方向，瞧都不瞧，便以原來的姿勢回答：

「唔，是一個發生思考的地方。在那兒會想起了不少種的事。」

「是的，這樣說來，我在那時頭腦裏也充滿了種種想像的。躺在地上，仰望着蒼穹，想着種種美麗的事。」

於是敏男便擡頭望天空。

「我也這樣，我也想過種種的事。」

賽西利亞不甘示弱，接着這樣說。

王和敏男却吃了一驚，互相將眼望着，却又馬上像被彈力彈開來似的，避過了視線。

「噯，那麼你想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敏男裝着沒有注意，向她這樣問。

纔開口說：

「我在這樣想——日本的山上長着樹木，可是爲何中國的山會是禿山。」

全身都生着耳朶似的緊張着的王和敏男，意外地碰到一個大失望。

李不覺哈哈大笑起來。

「什麼？原來是地質學的問題，中國也不見得全是些禿山。王君，你說對不對？」

敏男在候着正想開口，賽西利亞却得意地笑起來攔住了他的話頭。

「本來不是這問題！本來，是在想着這次網球比賽裏，該怎麼樣打敗約先生的後衛。我真無聊，徧巧明天起還有「Tournament」你們爲什麼這樣要緊動身。不能將我的身手獻給你們一看，真遺憾得很。」

「哈，哈！你是說要和我比一下嗎？那真多此一舉了，還是和王君那樣手軟的人配在一起打好。」

「啊，你真刻薄。王先生的網球是軟球，不像你祇會打硬球。」

「哈，看來你還沒有忘掉前次比賽時的失敗情形哩！」

「提起了就生氣啦！我打敗了蜜司派克，爭得了些分數，你却在傑克先生的一盤，又爭了回去，真叫人懊惱。」

「對你還相當客氣讓步的哩！」

「啊，真懊惱，這次我正想要報仇。」

「要是和傑克君在一起，那就永遠沒有希望了。還是和李君在一起怎樣？」

「現在還講這話，也許大家沒有再在一起打球的機會了。」

在王的話裏漂着一抹淒涼的失望。

「如果在幾年之後，又能集在一處打球，那就多麼愉快呢？」

李對離開去的菲列賓羣山，注着愛惜的眼光。

道路蜿蜒地沿着山脚伸過去，深入羣山的豁流圍繞着山，汽車在道路上一直過去，已可望見豁的對面。不時和上山來的汽車交錯而過。

「好容易在這樣的地方築起道路來。」

李似乎更覺得佩服不置。

「築了這樣的路，在這路上不斷地駕車疾駛的人，會想到建築這道路的人的事的，一百人中恐怕不會有一人吧？想起來什麼人類的工作等，都無謂得很。」

敏男一說，王便接下去說：

「這也不見得。在這道路上走的儼然視爲已有美國人，到了被驅逐出這島的時候，這道路便儼然地存在了。」

「美國人那會有被趕走的一天！」

賽西利亞似乎聽到了不可能的事，便用這句話來否定了王的假定。

二七

停靠在馬尼刺第七號碼頭的郵船〇〇丸的甲板上，因即將開船，許多人在亂跑亂走，鬧成一片。

凭着欄杆的三個青年之一，深藏着感情，握住白衣服少女的手。

「漸到了離別的時候了。」

「呃，真是淒涼得很，大家從此不再來了。」

「我一定再來。賽西利亞！可是到那時候也許已經忘掉從前的事了。」

說着敏男輕地笑了。

「那是彼此都如此吧？呵，呵。」

賽西利亞說完了也報以一個淒涼的微笑。

「再會！再會！」

李和王都向賽西利亞伸過手去。

「再會罷！李先生。代我問候清蘭小姐，還有你的妹。」

二六

賽西利亞對敏男的質問，經過一回正經的考慮後，

「噯，謝你！」
李的聲音都壯大起來了。

「代我在培尼德斯先生地方問問好！」

「噯，祖父都爲了你聖念得很哩！」

王很長久地緊握住了賽西利亞的手。

「我也相信一定還能和你碰頭，請不要忘記了，賽西利亞！」

西里亞！」

「噯，隨時都記憶着。回國後請時常通通信罷。」

王對賽西利亞的話稍有點躊躇，停一回才說：

「我寄國內的禿山的風景明信片給你。」

回過頭來又向敏男拍着肩膀說：

「你也寄一點長着茂盛樹木的山的照相來！」

「你真快樂極了，那我得將它並列在桌子上，拼命地研究二者的地質學上的關係了。呵，呵，呵！」

還有不知李先生幾時……不錯，寄蘋菓的花來，我將它挾在日記簿裏。」

賽西利亞告別的時候，表示開船的銅鑼已開始從甲板的這端敲向那端去。送行的人都趕緊跑向舷門去。

不久三人呆々地凝視着小巧的白色的後影，目送她從橋上走過去。

碼頭上的送行人們都望着船，五色的紙條拉作條々的線，三個青年凝視着混在人叢裏的白色的賽西利亞，怕會走失了看不見。緊拉住紙條一端的三人，相信這紙條的另一端，一定緊握在賽西利亞手裏。突然，嘹

唳地奏起了「螢之光」的曲子，船平靜地開始移動，和碼頭間隔忽然擴大起來。紙條相繼拉斷了落入海裏。最先是王的紙條浸入了水，次之是敏男，最後是李。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船慢々地換方向，向着港口了。

已經辨別不出是誰來，可是全部的乘客，還想在其中發見自己所親近的人來。

「你看得見嗎？」

王斷念了問敏男。

「唔，好像還看得見。」

敏男依舊在凝視着，但立即覺得疲勞而閉上眼睛。在他的網膜上，還印着賽西利亞的雪白的姿態。

「再會罷，馬尼刺！」

敏男低聲地叫。

他們再擡起頭來，遠望着移過去的港，在三人的眼前，停靠在第七號碼頭的胡佛總統號的龐然巨體，堂堂地睥睨四方而浮着。到今爲止，一直靠在它旁邊的這○○丸，在馬尼刺人的眼裏看來，一定感覺到非常貧弱吧。敏男似乎有點覺得慚愧。

海關的圓屋頂的後面，橫着馬尼刺的市街。敏男和王每夜在散步的埃斯喀爾塔街，由草地清楚地區劃着的羅耐塔公園——而敏男多年來所慣熟了的美國的氣息，漸々地遠離開去了。

「我自自由了。誘惑我的物質已經消失掉了。到現今我才覺得成了個真正的東方人。」

「你回到橫濱和東京，要不再給美國的亡靈苦悶着才好。我是先到香港，再到上海，非再爲英美的魔力吃一點苦不可。」

王可憐似的說。

「這一點，我認爲在我國裏便幸福了。」

李這樣說——可是同時心裏在抑制着不絕湧起的對清蘭的不安。

船增加了速度，已將近港口。在右方可以望見的小島，叫作克利西德爾。是美國儘着財力可能築起來的黑鐵要塞。和馬尼刺灣南岸的甲必丹軍港，同稱爲馬尼刺地方絕對不落的要害。亦從未有人對它抱過懷疑。支配這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又支配其文化的美國，從所有的電影院，咖啡館，以至報紙雜誌，家庭的廚

房，都使滲透了美國的色彩和氣味。Emilio Aguino 將軍掩旗息鼓以來，已垂四十年，在現時的這菲列賓的人裏面，想反抗這激流的人，除却我們的培尼德斯老人以外，還有幾個能數得起來。

船駛過了克利西德爾島，一路向着香港前進。

○東 雲○

二九

巴究街頭天翻地覆似的發生了大混亂。住在旅館裏的人，差不多已全部撤退到馬尼刺。在阿帕里附近登陸的日本軍，據傳正沿着卡加央河在南進。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許多人摸不着頭腦。在無線電裏聽到日美開戰的人，對於忽然已經迫近到自己身畔來的新事態，還未敢便加確定。

日本軍的飛機，開戰祇三四天，便將美國的飛機打得一架不留。也有人聽到這日本來的播音而驚慌失措。據馬尼刺的播音，却說日本的軍艦和飛機，已在各處分頭擊滅。

他們不知究竟那一面說的確實，都在議論，都在想像。總之，在呂宋島北部和南部登陸的日本兵，和在林加烟灣登陸的大部隊，已在漸々占到地步，這却已經像是事實。在他們頭上飛着的，盡是些繪着紅太陽的飛機了。

住在商店街的日本人，很早便已被監禁在日本人小學校裏。那許多人每當日本的飛機在頭上飛逐時，便叫萬歲，不要說被看守的美國兵威嚇，那許多美國兵早就逃得不知去向了。

培尼德斯老人搬動他那苦於神經痛腳，說一定要去歡迎日本兵。

「祖父，路上雜踏得很，危險的喲！日本的軍隊已將日本小學裏的人救出來了。我已經到那兒看過日本兵來了。」

由外面跑進來的賽西利亞的說話，反促動了培尼德

二八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船變了方向，所以乘客便一齊移動到望得見碼頭的一面去。送行的人已經祇看到一團小的羣集的塊了。

斯老人。

「快陪我那兒去！」

老人連動他那不自由的身體。

「那麼你扶住我的肩，塞爾蘇！你扶着那邊的臂膀。」

培尼德斯被挾在孫女和僕人之間，搬着疲軟的腿，向數年來未曾去過的大路上走。賽西利亞和塞爾蘇費了一番苦心，纔將培尼德斯老人扶上太平洋飯店的露臺。

培尼德斯老人四十年來的夢，現在便將實現了。也用自己的眼，的確地把握住了那一瞬之間的感激。在他手裏，執着今天早晨趕速製成的二面小太陽旗，擱在膝上輕々地搖着。

賽西利亞對於周圍空氣的緊張熱鬧，也頓覺興奮了起來。她在觀念上，當然和祖父同樣期待着菲列賓獨立的。那是普通知識人的常識。賽西利亞直到二三年前為止，相信着美國會給她們獨立。可是，自從她從祖父處聽到了她父親的事實以後，便從對於美國文化的憧憬，以至信仰中，逐漸在連自己都不知道的速度之中，脫離了出來。

賽西利亞，抱着和祖父同樣的心理，認為在等待日本軍到來的自己是幸福的。

二〇〇

街道上的走路人稍為斷絕時，從對面有五六輛腳踏車很快的疾駛過來。車子上坐着疲乏而塗着汗，纏着綁腿的勇糾々的日本兵，直向前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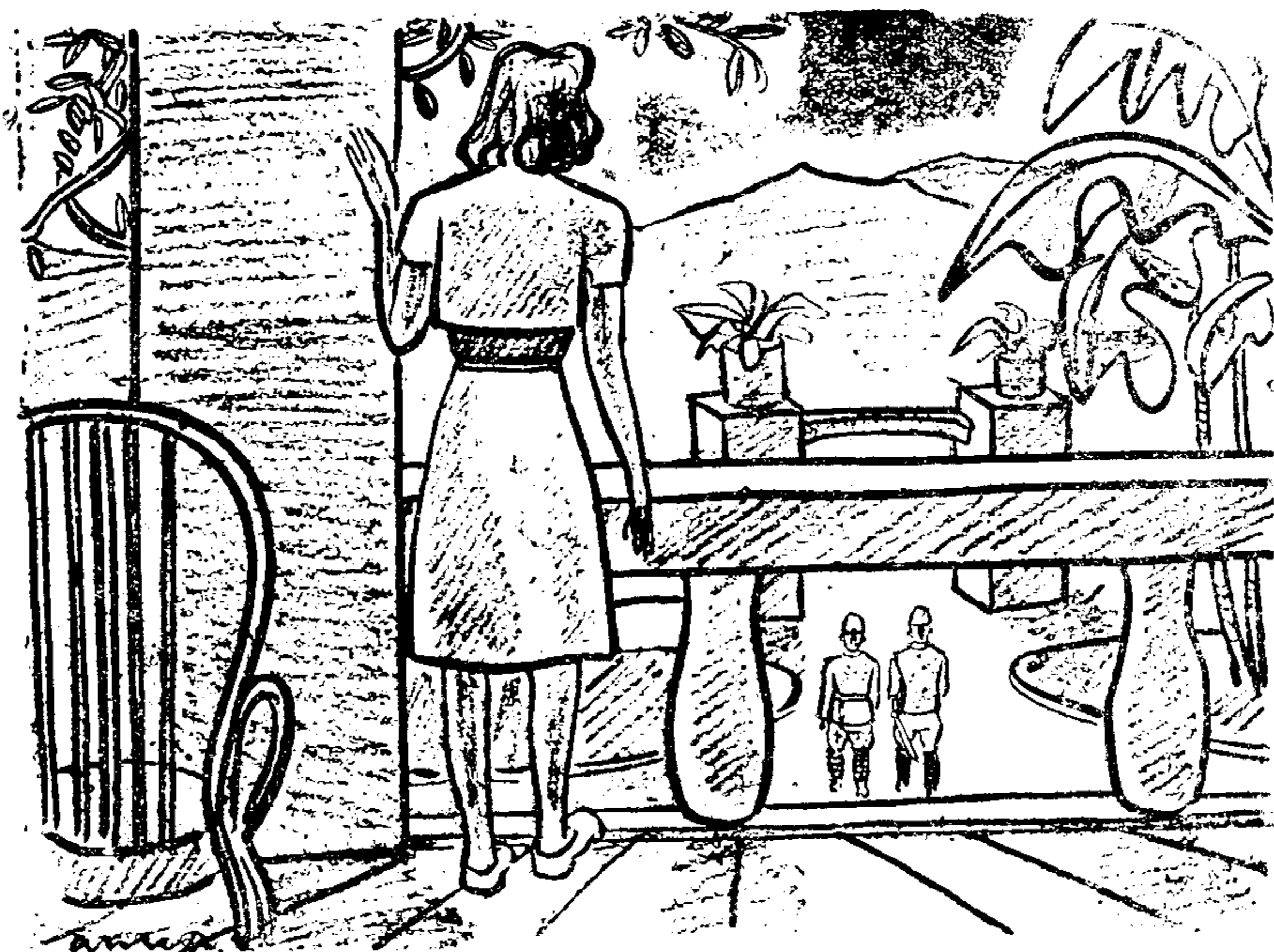
老人僅將手稍為搖動一下，舌頭硬結了發不出聲音來。賽西利亞從那日本兵的裏面，似乎發見了在巴究商店街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扼里尼達特溪畔默々地種着蔬菜，不露一句不平而築成孟格脫道路的許多日本人精神。

賽西利亞自身對於日本人抱着非常的好意，到現今

纔驚異地發現出來。

「萬歲！萬歲！」有用着生硬的日本話在叫的一羣

，又有想幫助日本軍一臂之力而集攏來的 Teorote 族的許多人。像日本人的他們，本能地清々楚々區別了自己的同伴。



五六輛汽車，悠々地放低速率駛過來。在汽車後面，是服裝整齊的軍隊，肩上擱着鎗，堂々地在夕陽之中進軍。步伐一致，巴究的大路，恐怕直到現今，還沒有聽見過這樣整齊的步伐聲音。

「萬歲！」

培尼德斯老人以堅毅的大聲叫起來，他的聲音有點嘶啞，好像連將舉起的太陽旗搖動的力氣都沒有了，便凭靠在欄干上。

賽西利亞從祖父手裏奪過小旗，便瘋狂似的搖着。一回兒便繼續着砲車和輜重。看到菲列賓的人們，他們的同胞，有的牽馬，有的肩上挑着行李，也加入在隊裏面，便自傲地挺起胸來。

一聲口令，軍隊便全體停了下來。鎗一列地架在街路中央，兵便分散在房子下面，或者草地上休息。雖然因長時間的行軍而疲倦了，可是精神却很好，有的抽着煙，也有和集攏來的小孩子們交着生硬的會話的。

據說今晚便在這兒宿營了。爲了分派住宿場所，掛着長刀的軍官，紛紛地在街上跑來跑去。

一個軍官和一個兵士，向太平洋飯店的大門跑過來。「有負責的人在嗎？」

一面瞧着洞開的大門裏面，兵士用流暢的英語叫。在賽西利亞陳舊的記憶之中，那聲音好像熟得很，非常親近，可是在記憶上却模糊得像在夢裏。她驚訝着在樓下的日本兵，宛如觸到了她什麼地方的回憶之態。

樓下的交涉大概不久便完了吧，跑出門去的軍人的壯大的聲音，傳入賽西利亞的耳朵裏。她不可思議地在等待着，希望或許能再聽到那兵士的聲音。

出乎賽西利亞的期待，兩個軍人已默々地走了開去。



光篇幅。

△本刊園地絕對公
開，毫無門戶派
別的成見。所以
無論任何一界的
文章，只要值得
發表的，都極爲
歡迎。我們竭誠
希望國內外賢達
，時賜鴻文，以

△本刊在前五六兩期對於收回上海租界
後的司法，行政，經濟，市政等等問
題，都有詳細的討論。但對於租界收
回後的文化問題，却無專文檢討過。
陳端志先生的「收回租界與文化再造
」一文，對於文化的再造，確有獨到
的見解，可供我們的參考。

△中國青年問題，是現在一個極嚴重的
問題。「中國青年問題」一文，對於
中國青年問題的嚴重性和解決對策，
都有深刻的論述，這是值得對讀者推
薦的。

△修常先生從事戲劇界有年，這次對於
電影題名的統計和研究，實在是非常
有價值的。荻崖先生精通日文，譯述
和創作都很豐富，想也早爲讀者所知
了。

△下一期，本刊將有陶晶孫先生等的隨
筆，請注意。

△堪輿之道，也許有不少人目爲迷信罷
，但是即使是迷信，也未始沒有研究
的價值；蘇奇先生寫得很有興趣，我

們相信至少可供讀者茶餘酒後的談助

△郭朋先生的文章，一向爲多數讀者所
喜讀。以南洋爲題材的作品，「祖國
的孩子」是獨樹一幟的，我們深信必
可獲得諸君的愛戴。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廣告部接洽 文友總社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本刊文字)
(嚴禁轉載)

每册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
及各大大書局
電話三四三二二三四三三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五元

半年(十二册) 二十九元

全年(二十四册) 五十七元

上海 南海 南京 路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新新公司

大新公司

全 球 百 貨 搜 羅 備 美